

泗水漁
隱題

江湖廿四俠

繪像
圖



隱



A541 212 0012 4652B

繡像
俠歷
史圖

江湖廿四俠

第十集 目錄

- | | | |
|--------|----------|----------|
| 第一百零一回 | 復仇警剖腹祭亡叔 | 急志友誠心訪舊交 |
| 第一百零二回 | 探洞庭二郎遇大刀 | 鬧河西菩提逢豹子 |
| 第一百零三回 | 波激艨艟誤友為敵 | 火焚蘭若遇舊逢親 |
| 第一百零四回 | 聚羣英孤坐悲冷月 | 議大計杯酒貫長虹 |
| 第一百零五回 | 奮雄威拔髮續弓弦 | 逞絕技飛羽射狼牙 |
| 第一百零六回 | 雪奇冤半路殺仇人 | 耐閒儻客途防小寇 |
| 第一百零七回 | 體貼姪女獨斃五虎 | 義釋師兄和好兩族 |

江湖廿四俠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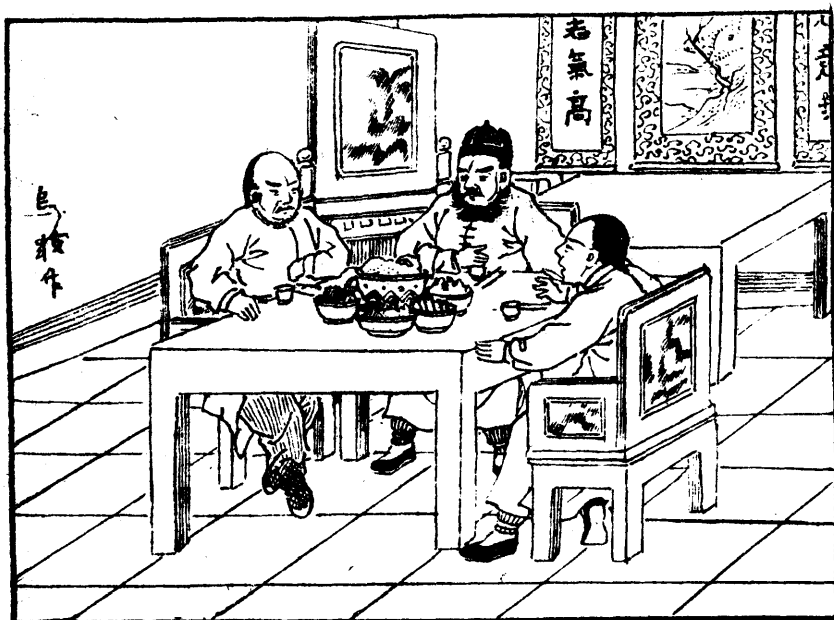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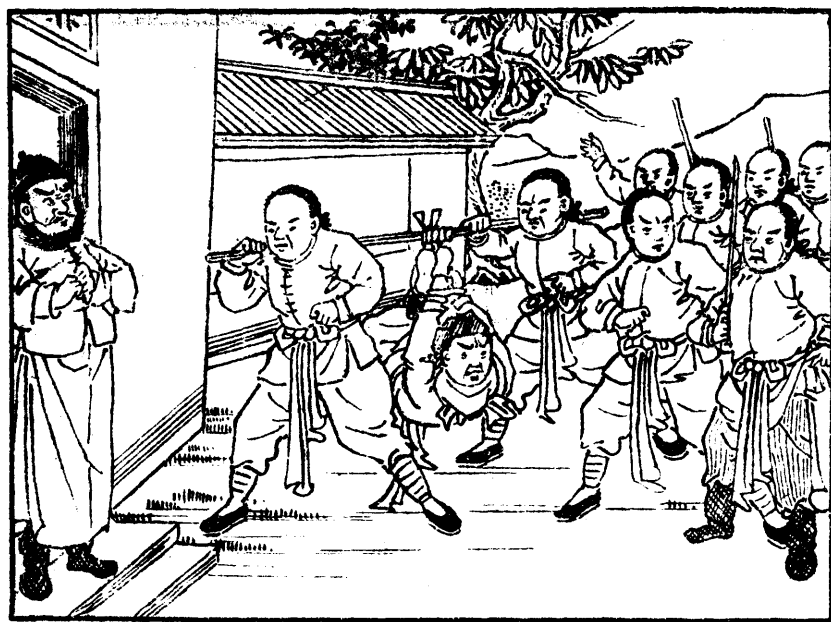
二

420 移夾



280558

江湖廿四俠 目錄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零二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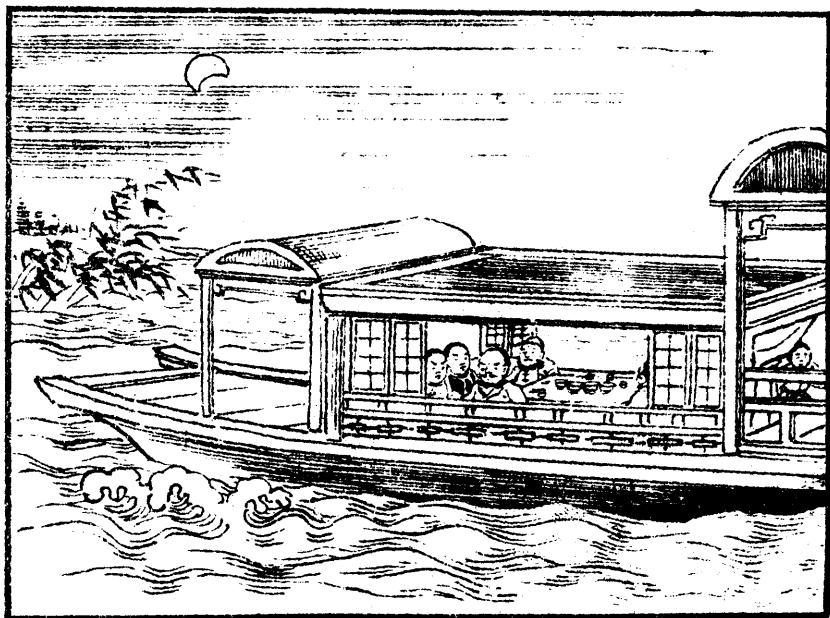


烏跋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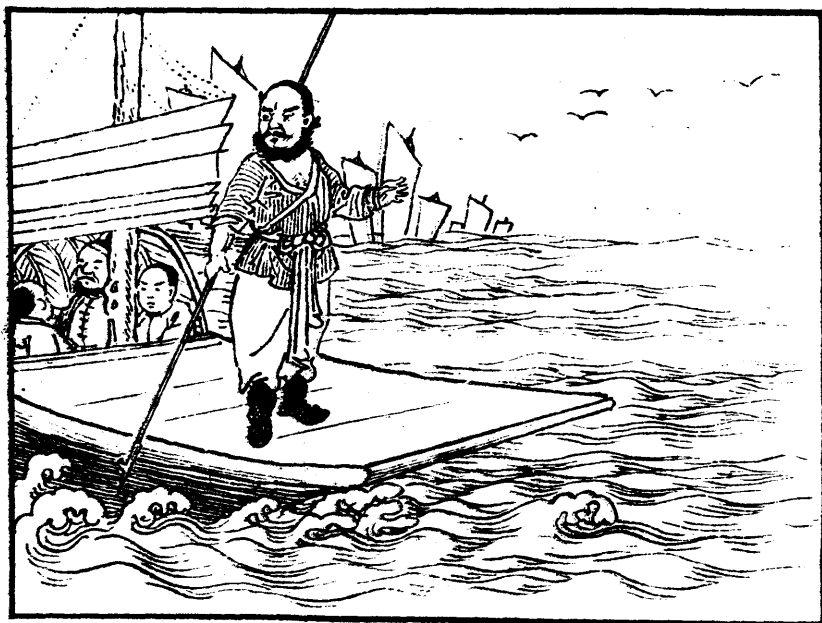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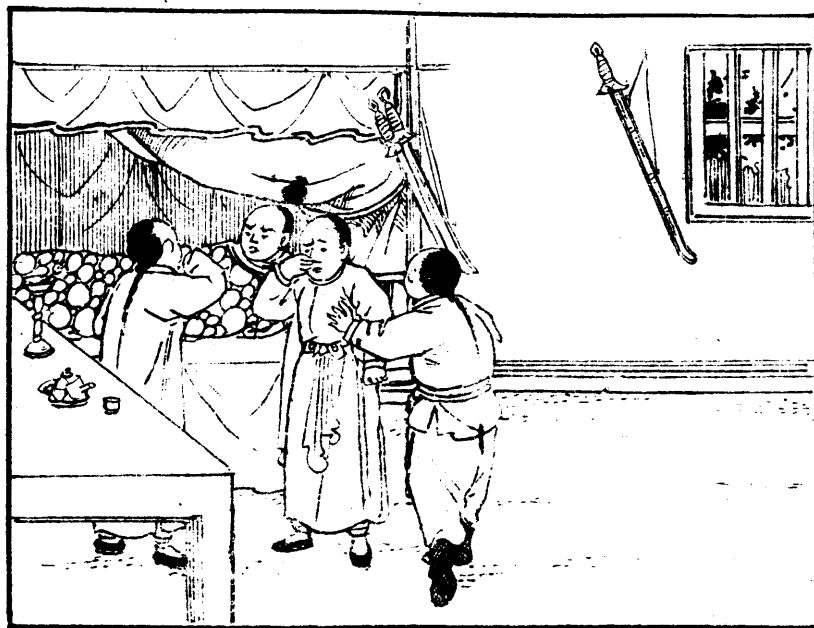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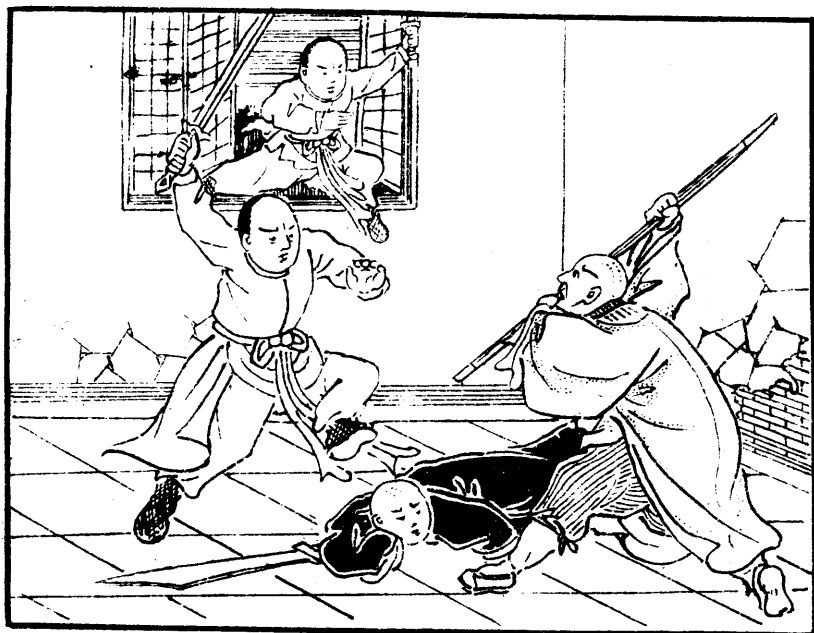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零二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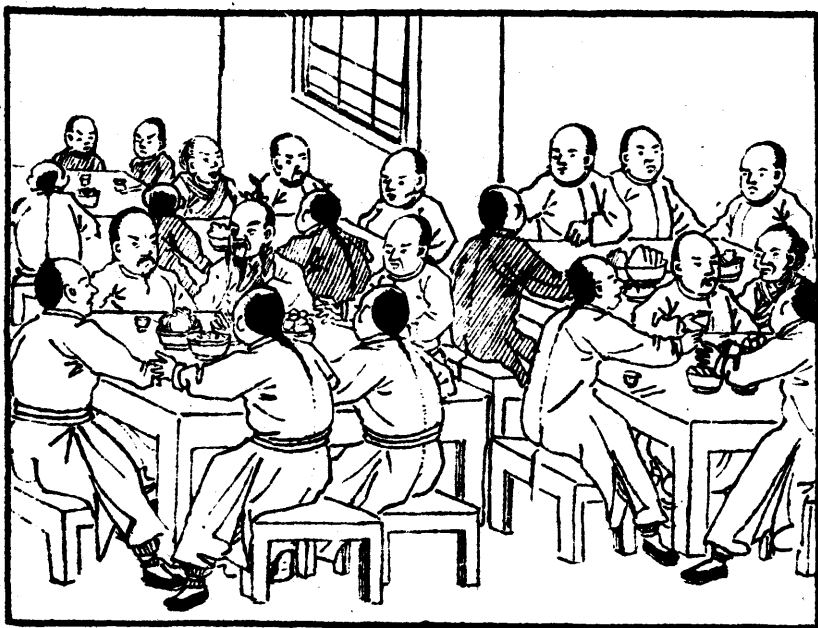
烏波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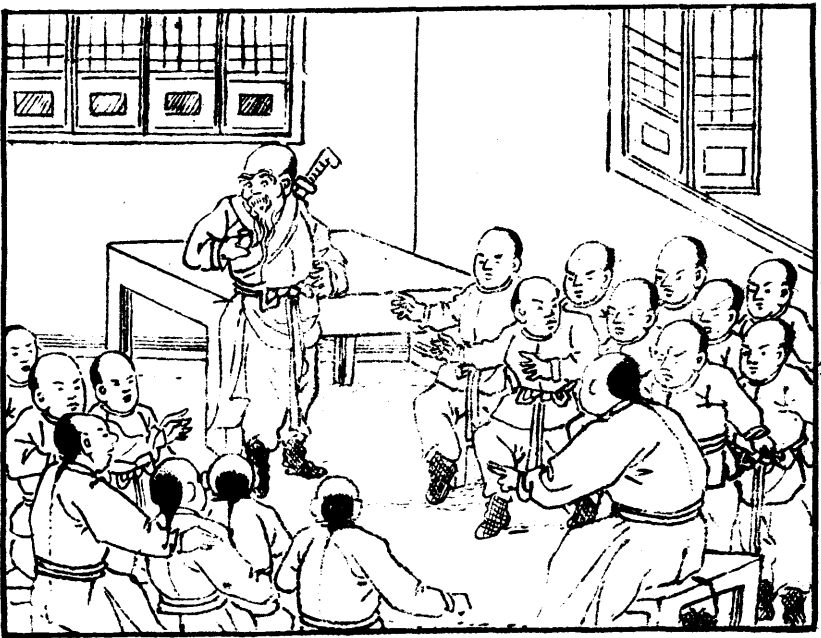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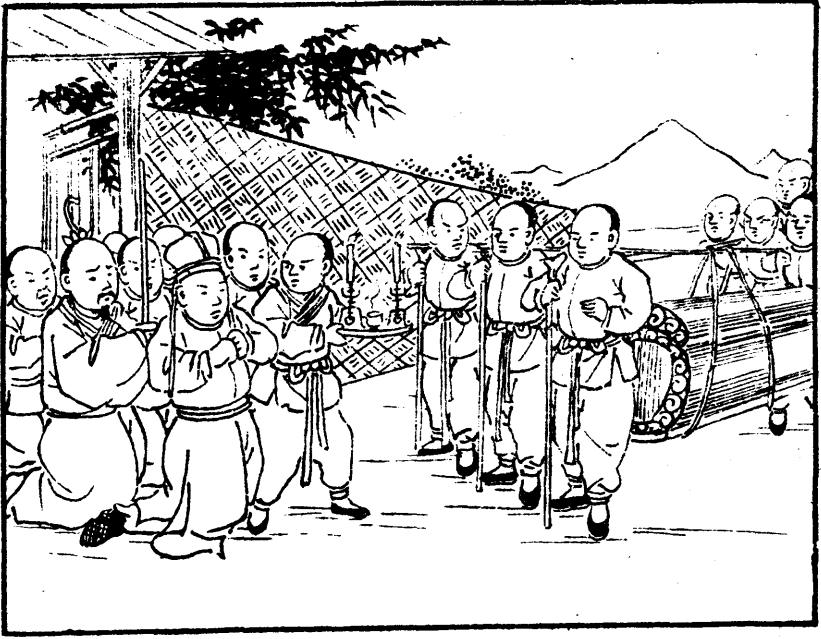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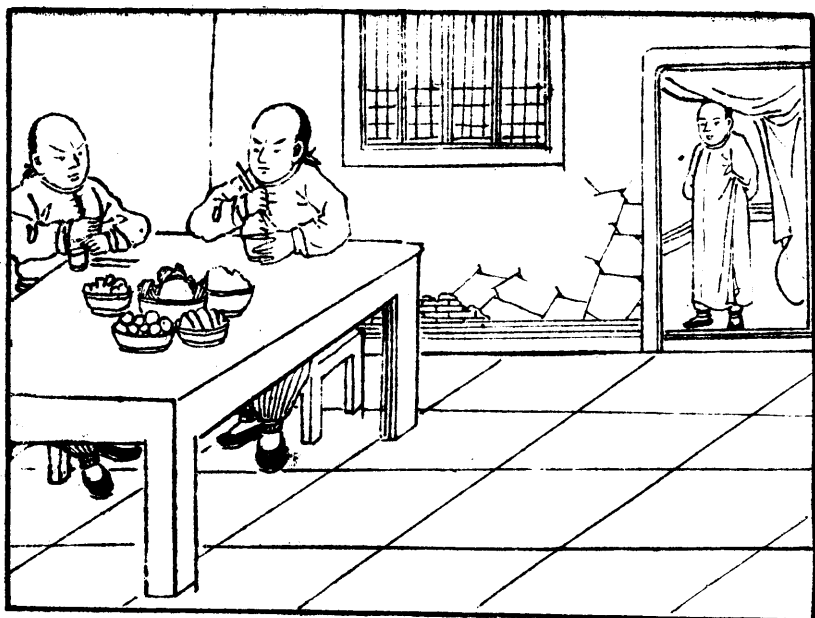
第一百零四回圖



烏·跋·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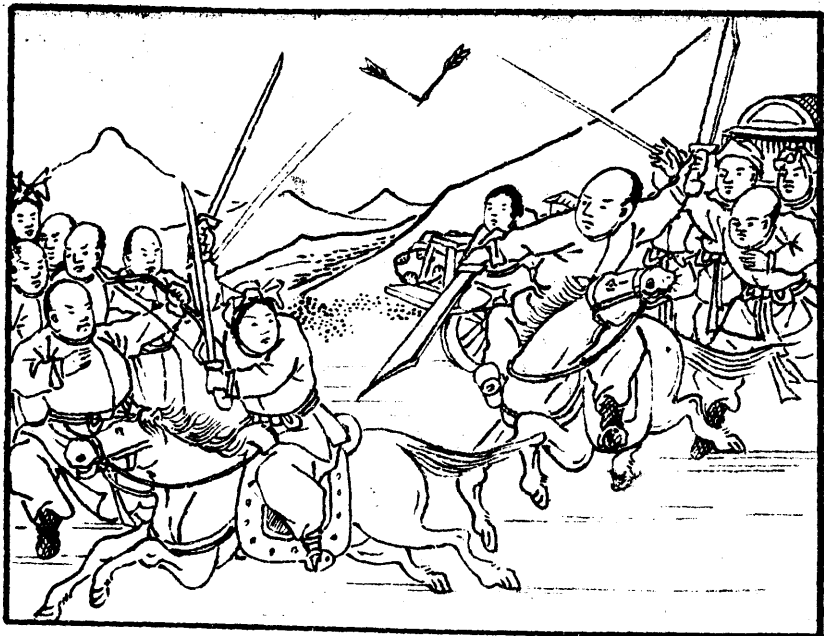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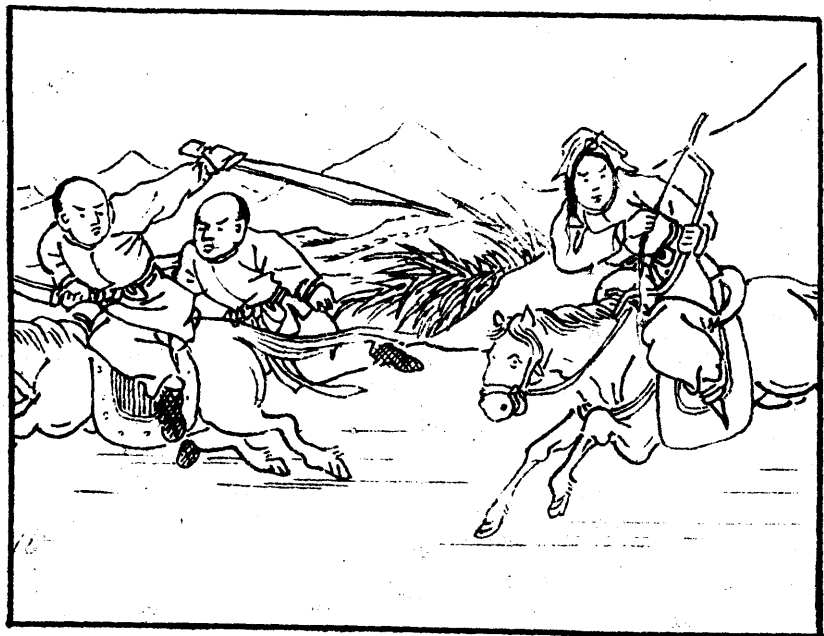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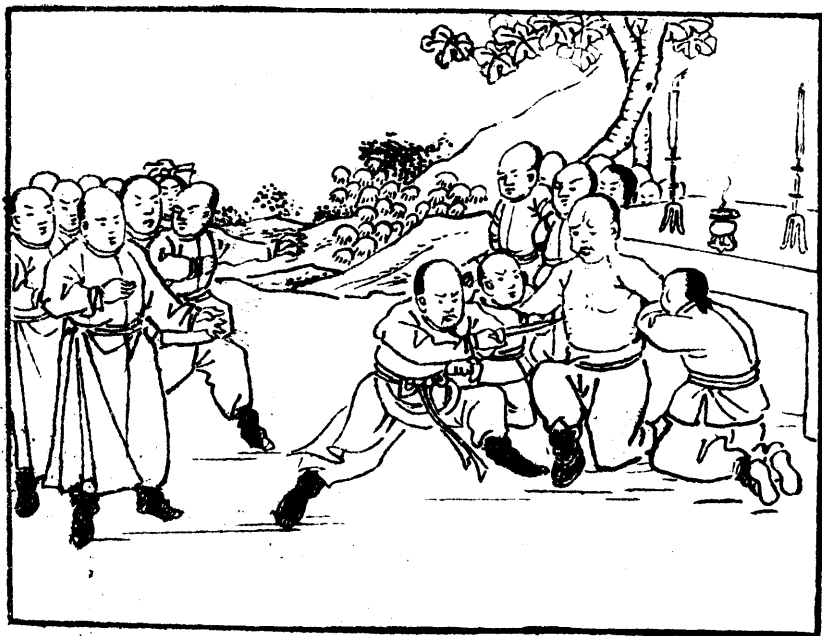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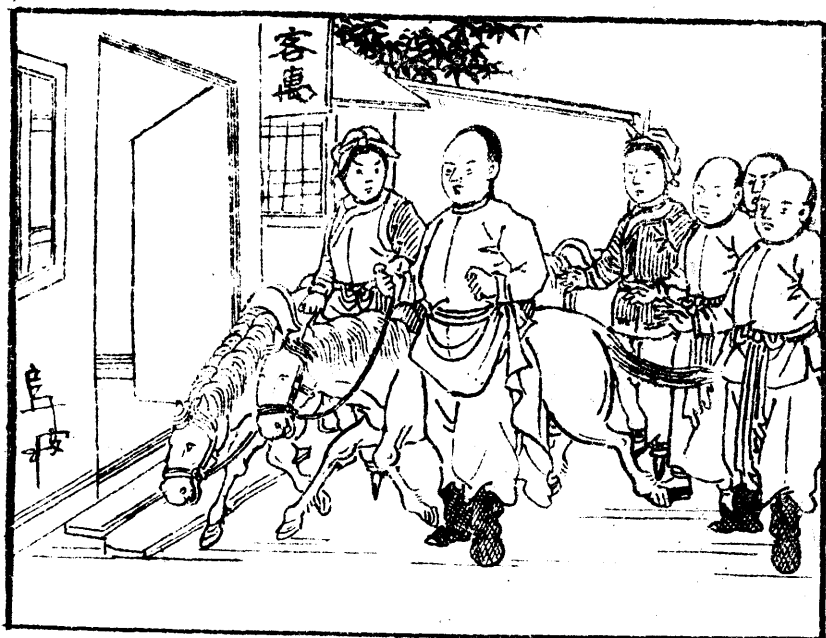
第一百零五回圖



烏波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零七回圖



烏
波
繪



江湖廿四俠

第二百零七回圖



烏波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一集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一百零一回 復仇誓剖腹祭亡叔

念志友顧心訪舊交

話說狄正祥和聞福疇在船上。盪了不少的時候。已見東方發白。正祥這時也將刀當槳。努力划去。不一時便見彼岸。將刀當槳努力划去不一時便見彼岸。岸世間武士道當奉此數語爲圭臬。聞福疇要狄正祥看好。強盜便先上岸去。一霎時引着四五個彪形大漢前來。和狄正祥招呼過。說都是朋友。便大家扛着那強盜上岸。用槓子穿着他手脚間的繩索。兩個人擡着。聞福疇陪着狄正祥跟在後面。風馳電掣般奔來。行了約一盞茶時。已到一個村莊跟前。狄正祥閃眼看那莊屋。白堊烏甍。甚是壯麗。大眾讓狄正祥先行。入了莊門。便見一個豹頭環眼。燕頷虬髯的大漢。讀者試猜此公何人。虬髯公別來無恙。變却想煞俺了。龍行虎步。走出大廳來。衆人見了。一齊止步。狄正祥也隨衆站着。祇見聞福疇上前。向那虬髯大漢鞠躬稟道。太湖水賊。不說強盜妙極。福疇懸直人亦

知恩
譚那

已經解來了。候大王發落。那虬髯大漢將頭一擺。道：押下去。快請那位少年壯士

上廳相見。

鼠輩何足瀾乃公事所關心者
少年壯士耳不愧虬髯之稱

聞福疇忙叫衆人將強盜擡往後面去。便向狄正祥

說道：這便是黑虎大王。特請您上廳相見。狄正祥祇得邁步上廳。打了一恭。黑虎大王

連忙搶上前。拉住狄正祥兩手。呵呵大笑道：好呀。這年紀竟能單身探山。霹靂子不能

專美了。壯士貴姓大名。府居何地。狄正祥聽他說霹靂子三字。心中一動。知是和他師

傅有交情的。不敢怠慢。忙躬身應道：晚生姓狄。名正祥。家住浙江杭州城內。奉了師傅

之命。前來探聽洞庭虛實的。黑虎大王問道：您師傅是誰呀。狄正祥又答道：晚生師傅

是遼東鶴萬諱之一。和霹靂子鄒諱雷兩位。黑虎大王聽了。仰天大笑。

呵呵大笑仰天大笑
寫得極有層次極有

寸道。俺道是誰家子弟。原來是兩位名師的高足。強將手下無弱兵。怪不得您有這般

能耐。這般膽量。這纔是後起之材啦。說罷又呵呵大笑。挽着狄正祥的手。便向後面走

去。狄正祥隨着他。轉過三間大廳。向右穿過一個月門。來到一個小小花園裏。驟然望

去。好像無邊無際。大得異常。仔細看時。却原來是四面綠色短牆。圍着一泓碧水。幾叢

花竹拱着一所小小書齋。

寫來如畫且不落他人窠臼讀之如入清涼境使人讀之使人之意也消○綠色圍牆故看似無邊花園設色以此爲最

黑虎大王挽

着狄正祥到書齋坐下。家人獻過茶。黑虎大王便殷殷詢問鄒雷的近况。狄正祥一一

回答。黑虎大王聽得說白眉將葬迴想。前情淒然淚下。及至聽得鄒雷葬師跳起來道。

霹靂子怎的忽然如此糊塗。如此大事。江湖上不但不會見他一紙知單。連口訊也沒

聽見傳過。難道說他能在玄化和尙跟前盡孝。便不許他人在玄化和尙跟前盡情麼。

黑虎性情懸直無秘絕無瞻徇令人愛煞令人敬煞

狄正祥連忙站起身來。答道。大王息怒。這事休怪敝老師。祇因敝

老師方在多難之時。因此止不敢因一人之喪。驚動天下英雄好漢。所以敝老師沒發

計聞知單。這事還求大王原宥。

狄正祥善於辭令黑虎之怒欲不消不可得也

黑虎大王聽了。大笑道。俺并不是怪

他怎樣。祇爲俺們這樣至交。無論怎樣。總應該寄個信兒纔是。如今好在葬期還有幾

天。俺代他邀近處的朋友去送玄化和尙落葬。并動慰他一番。太湖洞庭山的事。俺都

知道。您也不必去探了。俺們明日便同到杭州去吧。狄正祥唯唯答應。黑虎大王便叫

人發出信到各處去。一時又叫開飯。他和狄正祥聞福疇三人喫過飯。仍到書房閒坐。

聞福疇聽得狄正祥是遼東鶴的弟子。便說起前番他母親從家鄉來說。有個遼東人黎世鳳。救了一村人的性命。後來到杭州打聽。聽得說這位黎世鳳已經犯了法。官府要捉拏他。不知避到那裏去了。您是杭州人。大概總知詳晰的。狄正祥聽了。猛然想起道。這事俺曾聽得俺師傅說過。接着便將黎世鳳就是萬之一的話。和杭州避難的事說了一遍。黑虎大王和聞福疇聽了。都搖頭歎息。狄正祥便問聞福疇道。後來天台縣的事怎樣了的。您老太太可康甯麼。聞福疇答道。後來天台縣知縣夜裏接着一封插刀留書。便將望台村的百姓都開釋了。就是那右台村的案子也沒追究。俺有個小叔子因爲在縣城裏幫人做生意。不得安靜。便到徐州來尋俺。不料船過太湖。被這班狗強盜劫旁的客人的銀錢。帶着害了俺叔父的性命。因此俺纔辭了萬勝鏢行。專一到此來報仇雪恨的。俺母親現在此地。是此地莊主要俺接來待奉的。幸而託天福康健無恙。祇是黎世鳳既然是令師的假名。如今得識真佛。難道倒不去參拜麼。還望大王挈帶俺到杭州走一趟。聊表俺母子一寸窮心。黑虎大王撚鬚點頭道。這事遼東鶴是

爲大衆。并不是因與你家有甚交情。倒不必謝什麼。

可謂遠東鶴之真知己

不過您去一輪。結識英

雄。倒無不可。說罷。便邀狄正祥往莊前莊後散步一番。閒中告訴他。這莊名叫赤霞莊。莊主和黑虎大王是極要好的朋友。祇因洞庭水盜結納教匪。擾害行旅。劫掠地方。并專和玄門兄弟作對。便專人請黑虎大王前來。想邀請天下英雄。一來勦滅洞庭水盜。二來徐圖大業。各處均已去信。大約一個月內可以取齊。開個羣英大會。大家商酌各項事業。狄正祥聽了。暗想。這個會。倘師傅一定前來。俺也可以隨着到此觀盛。多識天下英雄好漢。豈不是一樁美事。想罷。滿心歡暢。隨着黑虎大王游覽一週。方纔回莊夜飯。席間談起拳棒武藝。黑虎大王聽狄正祥所論。深爲嘉獎。一時談到劍術。黑虎大王便問他道。你也學過麼。狄正祥道。兩位師傅都曾教過。黑虎大王歎道。你總算有福氣。得遇南北兩位名師。霹靂子所學是南中絕技。遼東鶴俺雖沒見過。却深知道他是北派劍俠唯一的傳人。如今外面談劍的人。大多不過學得幾路遮攔架撥。剗抹勾挑。便自誇是此道中的能手。其實他何嘗真知道劍是個什麼東西。說着。長歎一聲。滿引一

杯。狄正祥聽了。問道。晚生每覺着倆師傅傳授的法門不同。但是殊途同歸。效用竟是一樣的。不過方纔你老所說的遮攔架撥。剽抹勾挑。倆師傅都說過。這是使兵器萬不可少的八個字。不懂這八個字的家數。任什麼兵器都使不開。所以要晚生格外留心。這八個字的家數。爲什你老却鄙視這八個字咧。他這一問。引起黑虎大王的高興。揶揄番薯般五個指頭。向案上一拍。身體向前一撲。望着狄正祥聞福疇。大聲說道。你倆武藝總都算入了門徑了。可知劍這樣東西。倒是個什麼物件。聞福疇聽了。大詫。暗想。劍便是劍罷了。怎又問是什麼物件咧。可是心裏雖是如此想。嘴裏却不好說出來。祇隨着狄正祥說了聲不知道。還求大王指教。黑虎大王掀髯狂飲了數杯。纔將酒杯一頓。向二人說道。提起這劍。真是說來話長。俺且先說劍是個什麼東西。你倆須知。劍乃兵器之王。兵器之祖。開門兩語便是驚人黃帝軒轅氏破蚩尤於涿鹿。便是以劍士破的。蚩尤會妖法。興雲作霧。黃帝軒轅氏不能抵敵。敗下陣來。那時上天重憐衆生。不忍使人民受蚩尤的茶毒。便要九天玄女傳授劍法和指南車與黃帝軒轅氏。黃帝得了這兩種奇

寶纔把蚩尤打滅了。但是又有人說。這劍和指南車都是黃帝自己想出來的。方法因恐人不相信。便託言是九天玄女娘娘傳授的好。使人深信不疑。一鼓作氣。衝鋒陷陣。自從黃帝的劍士隊成了大功。世上便將這劍視爲神物。諸侯卿大夫以至庶民。都佩劍隨身。大家相信這一道。那劍術自然一天精似一天。到了春秋時候。更是格外考究。將劍看的和當時的璧是一樣的寶貴。越王勾踐蓄志伐吳復仇。便想效黃帝軒轅氏破蚩尤的方法。練一班劍士。以少擊多。以短勝長。當時他一面召匠鑄劍。後世有名的幾口劍。干將莫邪。都是這時鑄成的。一面便派人四出訪聘劍術名家。來教授劍法。忽聞得有個山中處女。深通劍法。越王勾踐便遣大臣卑辭厚幣。前往聘他來教。他初時不肯答應。後來說請他以國事爲重。他纔算點頭應允。動身入朝。不料路上遇個白猿。化作人形。自稱袁公。攔住他。要和他賽劍。那袁公拔了一枝樹枝。當作劍。向處女刺來。處女一運氣。隨手接住他的樹枝。順勢一挺。袁公祇敵不住。大叫一聲。現出原形。遁入山中去了。這位處女。便是劍俠劍仙之祖。說來恰合武士聲口妙極你想。袁公將樹枝當劍。自然是劍。

術高強。任憑什麼東西。都可拏來當劍使。處女更能手無寸鐵。片木卽以其人之劍。還刺其人之身。豈不是使劍使得出神入化了麼。這便叫做神劍合一。就是說人的神氣與劍合而爲一了。越王勾踐後來果然以劍士數千人覆滅吳國。這便是從古來用劍的奇績。講到劍這樣東西的家數。確和各種兵器不同。方纔俺說的遮攔架撥。剗抹勾挑。雖是使兵器的總訣。人人應牢記的。都不是使劍的家數。劍的使法和各種兵器截然不同。就是單劍和雙劍也。純然是兩樣。單劍的要訣是一個速字。講究的是跳躍刺擊。雙劍的要訣是一個圓字。專重掠剗劈削。這纔是使劍的家數。自唐朝以後。北派傳着唐太宗李世民留下的青龍劍法。南派傳留下少林寺的達摩劍法。雖同是單劍。祇因發源不同。運用的法則也就齊根兩樣。如今北派的青龍劍知道的更少了。差不多有絕傳之勢。所以俺說狄家大兄弟福分好。以一身而兼南北兩長。眞使人羨煞。此段直抵得一篇劍論非於此道。如此下酒物較之酸溜研究有素者不能道出說罷。又痛飲了兩杯。溜的漢書強勝百倍狄正祥聽了。站起來說道。晚生年輕學淺。未聞大道。承蒙指教。茅塞頓開。眞是三生之幸。聞福疇無意中聽得這一

大篇劍法論。更是眉飛色舞。滿心歡喜。三個講講談談。酒酣耳熱。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直飲得月色偏西。莊主夫人遣人催了兩三遍。方纔喫了飯散坐。狄正祥動問莊主。黑虎大王說。他親自去邀一位朋友去了。一兩天就回來的。大家茶罷。黑虎大王忽然想起那強盜還沒發落。便向聞福疇道。你去將那強盜押來。俺要問他的話。聞福疇答應一聲。站起身來。如飛而去。一霎時。便見他揪着那個強盜。來到書齋。黑虎大王看那強盜時。尖嘴縮頤。突額高顴。配着他那短小精幹的身軀。着實像個猢猻。黑虎大王大喝一聲。道。哇。狗強盜。你們與江浙百姓何仇。要害的他們家敗人亡。與玄們兄弟何恨。要勾結教匪。和他們作對。先公後私。問一強盜亦
有道理。不愧俠士之稱。你姓甚名誰。是在山寨裏幹什麼事的。一一說來。那強盜睜眼挺胸道。俺大爺便是黑金剛章豹。在賽李俊唐大王手下當個陸路頭領。俺們搶老百姓與你什麼相干。玄們兄弟和教友作對。俺大爺們便要殺……話還未了。聞福疇聽得滿心怒發。照定他後心。猛然一拳。打得那章豹呵呵一聲。向前踉蹌一蹙。忍不住痛。蹲將下來。黑虎大王又向他問道。你山寨裏有多少頭領。幾何

船隻湖外的眼線是那幾路。從實說來。章豹吐了一口氣。忍痛也道。俺寨裏一共六個

頭領。第一是俺大哥賽李俊。唐士熙。第二是軍師白面書生王雄。健。三是鬧海蛟李伯威。李老五。第四便是俺黑金剛章豹。五兄弟李仲威。被那玄門賊黨害了。六兄弟是神箭手閻丘丹。山寨專一招兵買馬積草屯糧。要復大明江山。殺盡韃子。滅却玄門。黑虎大王聽了。昂頭大笑。道。你們有多大力量。敢說這般大話。玄門豈是你們能夠滅却的。大明江山雖然要恢復。須知是爲要救百姓。不使他們受韃子的魚肉。所以纔要恢復大明江山。而且恢復自有恢復的道理。如果讓你們這們強盜借着這個美名。仍然胡作亂爲。洗村劫舍的害百姓。豈不是教百姓怨恨大明。不應恢復。使小民受苦。反助韃子得民心麼。卽算你們將韃子趕走了。這江山落得在你們這班強盜手裏。百姓那有一絲福享。又何必多此一舉咧。俺們爲救百姓。固然要勦滅你們。爲要恢復大明的江山。更非剷除你們不可。復國之要經革命之至理。有聲有色。有情有理。幾句話。字字在百姓身上。國民黨人人能刻刻如此存心見理。三民主義實行多時矣。說到這裏。劍眉倒豎。大喝一聲。押下去。宰了他。聞福疇聽得。連忙站起。躬身說道。求大王將這賊

給俺報了仇罷。黑虎大王聽了，點頭不語。聞福疇便拎着章豹的頸皮，拖到後面。關在平時窖菜的地窖裏，轉身出來，陪着黑虎大王和狄正祥坐了一會。方才告別去預備祭奠。回到後面，向他母親說過。就在那莊後一個曬穀坪裏，叫莊丁擡了一張桌子來，擺在當中。又取了香爐燭臺、酒醴紙箔，陳設好了。纔去房裏攙着他母親弓氏聞母姓氏至此方點出來到坪裏。弓氏怕看殺人，先祭過，便回房去了。聞福疇攙扶母親回房後，再到坪裏時，黑虎大王已領着狄正祥來到。聞福疇先謝過了黑虎大王和狄正祥，方纔帶了八個莊丁，去到地窖裏，將章豹提來。黑虎大王問過章豹，山寨裏攔江劫家，實是他管的事。細極確殺一福盜亦有殺法，蓋鼻首與活祭雖等是一死，而鼻首是罪其盜也，活祭則復仇耳，故須問明，使不致枉作犧牲。俠士之俠固有大道存焉，非僅好勇鬥狠，便可算其俠也。方叫聞福疇動手。聞福疇便到香案前，淚如雨下的上過香，奠過酒，然後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黑虎大王和狄正祥也上前行過禮。聞福疇一旁回禮，謝過，立起身來，奔到章豹跟前，伸手揪住他的頭髮，拖到香案前，攢在地下。一腳踏住章豹的脊梁，剝開他上衣服，颼的從自己衣底拔出一把牛耳尖刀，昂起頭來，望空叫了一聲叔叔呀。寫得虎虎有生，氣倘置之水滸。

傳中直如秋水長天
共一色莫能別之也

那眼淚便如斷線珍珠一般紛紛落下。哽咽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四面立住的黑虎大王狄正祥和莊丁人等都寂然無聲。一霎時忽見聞福疇圓睜彪眼倒豎劍眉緊咬牙齦罵一聲狗強盜左手一提將章豹上身提將起來。正對香案這時章豹早已面如白紙魂魄離軀說時遲那時快聞福疇右手使刀照定章豹前胸突的刺將進去。膀臂一伸手腕一翻。刀口一繳再往外一拔。祇見鮮血四濺。一顆血淋淋的人心早已迸在腔外。寫來如得親見不知作者何以知剖
心時之姿勢理想不可謂不深高矣聞福疇將那顆心割下。順勢一腿將章豹的屍身踢了開去。握着人心撲到香案前。放聲大哭起來。左右觀看的人都不覺着是凶。反而爲之下淚。黑虎大王和狄正祥二人向前共勸一番。聞福疇方纔勉強收淚。盟手黑虎大王吩咐莊丁將章豹屍身抬開去。立時收拾掩埋。一面和狄正祥陪着聞福疇到前面書齋裏。置酒澆愁。聞福疇又謝過黑虎大王許他復仇。和狄正祥助他擒盜的德意。寫聞福疇再三相謝足見其心中感激至
無可爲報戀其人受惠深時每每如此並同房裏安慰了老母一番。方纔復身來到書齋飲酒說話。這一席正是酒逢知己。壺倒盃乾。大家暢談暢飲。直到三更時分。月

影橫斜。各各都有了九分醉意。方纔分手。各自安歇。狄正祥自有莊丁給他鋪陳停當。不必細表。次日清晨。正祥起身。早有莊丁送上茶湯點心。正祥一面盥漱。一面問那莊丁。莊主姓甚名誰。那莊丁笑而不答。正祥再一追問。莊丁笑道。爺等會兒自然會知道的。正祥也笑道。那麼。你此時就告訴俺何妨。莊丁笑道。黑虎大王吩咐過。說回頭自然告訴爺的。小的們不敢亂說。我也久要問了作者却偏佈這迷局悶煞讀者可惡已極正祥方要再追問道。理。忽見聞福

疇走進房來。含笑說道。早呀。點心可曾用過。正祥忙轉身答應。招呼過。接着便問莊主姓名。并問莊丁不肯說出的道理。聞福疇笑道。這却難怪他們。因為黑虎大王吩咐過。無論何人不許對他說出莊主真姓名的。此地莊主便是支門兄弟中有名的西方朔梁玄通。原來是他久遠了因為他離家之時。房屋被仇家周秀文姊妹一把火燒了。便搬來此地居住。起先原想和太湖裏的綠林朋友結識。做番事業出來。便改名換姓。和他們來往。到後來如道他們都入了八卦教。和教匪結成一黨。胡作亂為。毫無大志。滅清復明也。不過是裝着個幌子騙人的。燒搶姦殺。纔是他們的正經。梁莊主見這情形。便改換計

策。決計要掃滅這班強盜。一面暗中佈置。廣招同道英雄。一面仍然和洞庭唐士熙。假作要好。以便安排。那寨裏祇有白面書生王雄健。極驍常前來打探真假。所以莊主急急的要動手。免被他們識破。本來梁莊主父子的力量。足夠削平洞庭西山的強盜。不料今年頭裏。有個野遊神唐天虬。帶着他兩個徒弟。一個叫天魔星金飛熊。一個叫天煞星金飛虎。原是兄弟兩個。來到這裏。幫助他們。據說這三個人的本領。都非常了得。梁莊主自知不敵。便和三個兒子親自出外去尋同道中人來幫助。一來爲民除患。二來想奪這洞庭東西兩山。作個圖大事的立足之地。對山寨裏却說是代他們去招人來降。後來便有許多女子先來。男子却祇有黑虎大王一人來到。說隨後有許多人在南京會齊了。再到此地來。梁莊主父子也到那時纔回來。免陸續前來。惹山寨裏疑惑。不好做事。此地暫由黑虎大王暗中管事。那來的女俠都作爲內眷。一步不出房門。所以沒人知道。俺和這裏少莊主梁洪是生死之交。他邀俺先來。因沒人識俺。俺便裝作莊丁。來往通信。聽說莊梁主就在這幾天內便要回來了。大概是人已邀齊了。狄正祥

聽了。滿心歡喜。想着。乘此可以認識天下許多俠士。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正想着。忽連想到黑虎大王。不知是誰。便問聞福。道。這位黑虎大王到底姓甚名誰。咧。聞福道。這却連俺也不得知。現在滿莊沒一人知他的真姓名的。平常他也不見面。看來必是個江湖上著名的大俠。所以不肯露出真姓名。恐防走風。給敵人知道。不大穩便。所以瞞得這般緊密。狄正祥聽了。便不再迫問。一時。已是早飯時候。狄正祥仍然和黑虎大王聞福。三人在一處喫過飯。黑虎大王便說。要動身到杭州去的話。聞福道。道。俺們都到杭州去了。此地交給誰。咧。這事得請你老先安排。纔好。黑虎大王笑道。一路寫黑虎大王不脫笑字而毫不損其威武。真是妙筆。妙用無往不利。這事俺早上已經交待過了。用不着煩心。就是莊主回來。也得到杭州來的。俺們不過比他早去幾天。將來好早回來幾天。先安排事體。聞福道。道。便不再言語。祇出去將船備好。黑虎大王改裝打扮。做鑣家模樣。祇帶了隨身的兵器。和一個小包裏。攜着狄正祥的手。一同步行出莊。下了河岸。來到船上。祇見一個黑大漢。手裏撐着一桿鐵篙。巍然立在船蓬旁邊。噫此何人耶。讀者試猜之。黑虎大王低頭進艙。進艙而必寫低頭蓋

因船艙門矮黑虎大王身高故也用筆處處都關。照到雖小不遺如石巖積水金盤承露一絲不漏。狄正祥和聞福疇也隨後都到艙裏。一齊坐下。

那黑大漢便也放下鐵篙。走進艙來。朝着黑虎大王唱了個喏。黑虎大王連忙起身還

禮。此之謂不驕。此之謂義氣。讓他坐下。回頭向狄正祥道。這位便是江湖上有名的醉菩提胡萬春。哥

久別了不想。他這綽號。是俺們大冢公送給他的。顧名思義。你便知他的本領了。胡萬春

不待黑虎大王說完。便向狄正祥問道。兄弟。您貴姓呀。咱們還沒見過啦。別久矣豪爽如昔令人愛煞

與狄正祥初次見面便喚兄弟。其心中已許為同道矣。快人快語。黑虎大王笑着代答道。您垂性急呀。俺自然要告訴您的。他

便是關東大俠遼東鶴萬之一和咱們的好朋友霹靂子鄒雷倆個的得意門生狄正

祥。祇為奉了他倆師傅之命。來探洞庭山的虛實。遇着聞大哥。纔和咱們相會的。胡萬

春聽了。哎喲一聲。道。您便是霹靂子的徒弟麼。黑虎大王并稱鄒萬且加以說明一為其親一為所欽且先道其欽慕之萬而後及親近之鄒極為

得體。胡大哥則祇說霹靂子俱見其胸無城府。毫不客氣。惟知說其心中所欲說之話。快極。霹靂子真好福氣。收得您這般的好徒弟。他人好

麼。現在那裏。俺常想去尋他。祇為聞大哥在鏢行裏將俺拉到這裏來。日夜要打探消

息。便抽不出功夫來。您會着您師傅。千萬要他捎個訊給俺。夾七夾八愈見情深活畫莽漢聲口

●胡萬春到此之原因及職務

借他自己口
叙出省極

狄正祥答道。俺師傅現在杭州……黑虎大王搶說道。您靈噪。咱們現在便

是到霹靂子那裏去。一兩天就能見面了。用不着捎甚麼訊的。您方纔說起打探消息。

這幾天可有什麼消息沒有。胡萬春聽說去會鄒雷。心中大喜。黑虎大王問他的消息。

他便大開話匣子了。妙極必有
一篇妙語一面又急於要會鄒雷。怕耽擱時候。便先叫水手開船。這

纔昂頭瞪眼。指手劃脚的。活向衆人說道。俺自從得了梁莊主的話。便一天也沒離開

這湖裏。就有些小小的消息。也沒功夫上岸來報。妙人
妙語想着等查得大事。再說罷。可巧

昨兒夜裏。西山寨裏管二道水閘的癩頭龜袁阿二。得了一艘子魚。歡喜得了不得。邀

俺到他舫子裏喝酒。聽得了許多話。正要來報。恰好聞大哥叫俺撐大船到杭州。說你

老親自要到杭州去。俺便候着你老下船時。說着解悶兒。黑虎大王笑道。您鬧了半天

了。到底您聽得什麼消息呀。俺還是一字不知。您快說消息罷。旁的話都要給剪了去

總好。狄聞二人聽了。不覺好笑。胡萬春仍沒覺着。祇顧說道。這是個因兒呀。消息就得

說了。您道什麼消息啦。待俺慢慢的講來。不知胡萬春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道路上險巇萬狀。江湖中詐僞百出。古來已然。於今爲烈。無怪有心人。抱天荆地棘之感。慨狄正祥初出闖世。受欺於店小二。亦爲意中事。然此種情景。實足資旅行者之借鏡。

劍爲吾國武術中兵器之祖。劍術爲吾國武術之源。吾國武術於人身。爲鍛鍊精神。強壯筋骨。絕妙之工具。於國家。爲雪恥禦侮。抗強警頑。無上之利器。當此北伐完成。建設伊始之際。亦確爲實現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建國方略之興奮劑也。本回借鄭虬之口。演述劍術之發源。劍術之功用。追本溯原。發揮殆盡。亦作者本本書創意之主旨。提倡國術。再三致意焉。

黑虎大王之名。讀者早知之矣。莊主何人。讀者固可擬想而得之矣。狄正祥到莊多日。一再探問。無敢宣告者。赤霞莊之緊守祕密。及號令森嚴。其紀律整肅。可徵一斑。

第一百零二回 探洞庭二郎遇大刀 鬧河西菩提逢豹子

話說黑虎大王上得船間起胡萬春探聽得太湖水賊的消息。胡萬春因兒不因兒的說了一大套。方纔說出正文來。道：「昨天夜裏癩頭龜喝高興了。便勸俺入夥。他說你在這太湖裏打漁。不入夥。終是喫虧的好水面沒你的份。多得了。人家便要來敲你。你瞧俺。夠多適意。愛怎樣就怎樣。人家的水面。俺要去打網。便去打網。正經主見俺去。便要撐着舢子讓開。這都是仗着山寨裏大王爺的威福纔得如此的。你本領比俺高多了。進了山寨。怕不弄把交椅坐嗎。那時俺還要來喝你一盃喜酒。託你的威風。弄個十隻八隻大船管管。做個一路的二號頭目啦。俺答他道：「你們山寨裏是威風。祇是對頭也不少。倘若對起陣來。俺們入了寨。豈不也要跟着去送死嗎。」妙語毫無忌憚非胡萬春不能道出他急啐了一口道：「利市。利市。你不知道。俺們山寨裏一日比一日興旺了。自從余大仙師余二仙師出寨去尋朋覓友。」回照第九十二回事這些時就來了許多男男女女。都是有能耐的人。還有一位劍仙。是玄門中第一把手。因為和他師兄弟不對。特來幫着咱們。此何人讀者當早知之。黑虎大王亦早知之不

知者聞狄胡三人耳。前天兩位余仙師都回來了。唐老神仙的徒弟也來了四個。都是差神使鬼的。

本領。不要說是抵敵對陣。就是要佔江山也不費吹灰之力。說得太容易。所謂小人見識也。今天早晨還

有浙江將軍差的差官。由安徽省跟尋到這裏。專誠投降唐老神仙。求他老人家馬上

就要到杭州去。替那將軍盡殺玄門兄弟。將軍便把杭州送給唐老神仙。作謝禮。唐老

神仙已答應了。明後日就要動身。咱們從此就可以奪得韃子的天下了。將軍是否韃子在所不問。一杭州

州即可算得天下。真是奇聞。市井謠言大都類此。俺聽了心裏一想。天下奪得不奪得。倒與俺無關。妙語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天真

纒纒直是羲皇上人。他去殺玄門兄弟。俺却喫一驚。這妖道的妖法。聽說很厲害。硬工夫俺們不怕。

到是那妖法俺曾喫過苦頭來。照應前文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倒不是好耍的。黑虎大王聽了望着狄正

祥說道。這話和你在杭州都統衙門所聽得的。如出一轍。唐天虬這賊道。委實有些能

耐。這事非諸位前輩英雄到來不可。俺們此時送過白眉和尚的葬。大家便都到赤霞

莊來。一則人多易於畫策應戰。二則免得散在各處。呼應不靈。遭他們暗算。狄正祥唯

唯稱是。說話時。船已行了好幾里路程。胡萬春話已說完。便推開船牕向外一望。說完話便

看船活畫一時刻不能停息的性急莽漢便嚷道。飯桶撐了半晌。還在這水渦兒裏游着玩兒。回頭對聞福疇道。聞大哥。俺倆搭一擋。早點撐到杭州去罷。聞福疇少年性心。正苦悶坐聽了這話。站起身來。應了一聲。便出艙去。胡萬春隨後來到船頭。掣起他的鐵篙。聞福疇也興高采烈的擎起一桿竹篙。一聲唿哨。兩篙齊下。祇見那湖水旋起了兩個渦兒。轉眼間那船便箭也似的離那倆水渦兒有百十丈遠近了。二人一連各自撐了二三十篙。水程已是十來里路了。胡萬春一面撐篙。一面指着那岸邊一叢茅屋。向聞福疇說道。這屋裏有個漢子。從前也是太湖裏有名的好漢。使兩桿鐵篙。混名兒叫做鐵篙吳春林。爲人極愛朋友。前月裏染病身死了。祇賸下兩個兒子。仍舊打漁爲生。俺使的這鐵篙。便是他送俺的。他家裏還有好幾桿啦。可惜他倆兒子不如他。使不動這傢伙。聞福疇聽得高興。一聲啊。一篙插下水去。肩膀一抵。兩脚一挺。不料使勁使得太猛了。咖啣一聲。那竹篙當中爆開數節。頓的一輦。聞福疇沒防着。一個踉蹌。撲向前去。胡萬春見了。急忙丟篙。回手一把抓住聞福疇的勒腰帶。將他緊緊拖住。算沒掉下河去。這時那船因爲

聞福疇撐斷了竹篙。猛然一仄。艙裏坐着的黑虎大王和狄正祥二人。被這一掀。不知何故。便連忙起身。忽聽得胡萬春大聲吆喝。二人便急忙趕到船頭上。祇見風平浪靜。波濤不驚。不解何故。再看那胡聞二人。都在狂笑。直笑得喘不過氣。說不出話來。活畫一對

莽狄正祥急了。上前拖着聞福疇。細問。聞福疇彎腰按腹。強忍住笑。半晌。方將胡萬春

談起鐵篙吳春林。撐斷了竹篙的事。細說一遍。黑虎大王等纔得知仔細。狄正祥笑道。既然竹篙不配聞大哥的手。胡大哥又說吳春林的家就在這岸邊上。家裏還有鐵篙。他兒子又不能使。俺們何不去向他再借一桿鐵篙來。給聞大哥使咧。黑虎大王道。這可不必了。聞大哥胡大哥都是鬧着玩兒的。當真還要他倆撐船送俺們到杭州去嗎。胡萬春道。俺心裏恨不得立時就撐到杭州纔好。靠他們這班水手。寒鴨兒浮水一般。慢吞吞的游去。還不知那天到得啦。沒的急煞人。倒還是狄家兄弟說的。咱們靠一靠岸。向吳家去借一桿鐵篙來。給聞大哥使着。俺倆拚着一夜不睡。至少也得趕到松江。買條鱸魚來喫早飯。胡大哥乃有此雅興俺失敬了俺久想去看吳家小哥兒倆。他家和洞庭山裏又是

有來往的去望。還許聽得些風聲啦。黑虎大王聽了，便點頭說道：「既然是如此，俺們

就靠一靠岸吧。」黑虎大王之允許靠岸，非爲篙也。爲胡萬春最後兩語耳。觀下文使知。胡大哥能將吳家哥兒倆領到船上來，咱

們大家見見麼？」黑虎大王不去見吳而叫吳來見，并非擺架子，蓋因離洞庭尚不遠，不願露而耳。胡萬春拍着胸膛道：「這准能辦到，你

們等着好了。」且慢說得嘴響，須防着打嘴。說着，便打了個手式，關照後艙上掌舵的舵工，撥轉舵，直向

岸邊駛去。恰巧遇着順風，鼓起風帆，一轉眼，船已泊在一個沙灘之上。胡萬春帶着鐵

錨，跳上沙灘，拋了錨，叫一聲：「俺去了。」便飛也似的奔上長堤，悠然不見了。祇因他這一去，引出許多妙文

來。黑虎大王和狄正祥此時已在艙裏推牕眺望水景。船一靠岸，便將對着岸那一面

的船牕關了。處處留心，黑虎大王精細已極。極作者之筆，亦精細已極。方纔轉身，便見聞福疇走進艙來，手裏擎一個小

紙包兒，笑嘻嘻的說道：「這是動身時，莊裏內室裏交出來的。說是唐裨棒預備的，送給

大王和狄爺路上喫的點心。」唐裨棒者，唐采貽也。此時想已在赤霞莊，且得知狄正祥爲鄒雷之得意門人，故推屋烏之愛而送點心。女兒心性多數如此，其用心之曲折，真令人驚

詫且服其深內，過到使此物正祥受之而不知其所以送來之故。黑虎雖知之而負一受惠之名，無從辯正，祇好任之玄妙已極。黑虎大王笑了一笑，妙絕會接過來。

打開一看，却是一包玲瓏京式麵點，像着各種生物做的。小羊、小豬、小牛、小馬、小龍、小

大王見事已鬧大了。急跳到沙灘上來想要勸住。那時那夥追來的人已沒命的回頭

亂跑。

追來的人回頭亂跑讀之失笑

胡萬春便挺着鐵篙。九頭獅子一般。連縱帶闖的追去。口裏高嚷

着。讓那穿白衣的跑掉了呀。黑虎大王忙先阻住了狄聞二人。方要去招呼那兩個

少年。祇見那堤上欸的現出一個黑影。接着那逃跑的人叢中那個穿白衣的回身反

撲過來。他還沒近胡萬春時。那黑影已早飛到胡萬春跟前。却是一個渾身着的全黑

的頎長大漢。

噫何人耶胡爲而來耶此一段作者故意佈一迷局使讀者如墮五里霧中然後如抽絲剝

種讀物真能使人得到快感乃平符藝術妙諦之「真美善」三字雖然讀者樂矣作者之用心亦苦矣良工利人而自害其此之謂乎。他撲到胡萬春跟前。胡萬春便舉

起鐵篙築去。

不曰刺而曰築形容盡致

黑衣人不慌不忙。欸扭狼腰。讓過篙頭。順手一撈。早將鐵篙抓

住。胡萬春狠命往回一抽。如同猢猻拔石柱一般。休想動得分毫。黑衣人哈哈一笑。揚

起右手的刀。耍了一個刀花。胡萬春急忙一讓。一面用盡平生氣力。狠一聲。兩手緊握

鐵篙。往後一拔。說時遲。那時快。不想黑衣人就那刀光一閃裏。左手將鐵篙一送。乘勢

一鬆。胡萬春早跌到兩丈開外去了。

一個暴跳如雷一個好整以暇相映成趣好看煞人

幸喜是個沙灘。

百忙之中不忘地點精細之至

跌下去。如同跌在層衾疊褥的牀上一般。輾滑異常。絕無苦痛。

筆不暇給之時。乃有工夫作諸語。非游刃有餘者不辦。

因此胡萬春毫無傷損。爬將起來。拾起鐵篙。復奔黑裘大尋門。黑虎大王這時已經趕

到。以上情事皆在黑虎大王急急來時眼中看出。而黑虎大王此時纔

連忙攔住胡萬春前面。向那

黑衣人拱手道。壯士請留姓名。敝友冒昧。多多得罪。但是在下來遲。却不知因何而起。

還望細道其詳。大家好憑理解說。免傷和氣。黑衣人聽了。將黑虎大王上下打量了一

番。也不答他所問。却反問道。尊駕貴姓。因何到此。這位黑大漢是尊駕何人。

黑衣人向黑虎大王問黑

大漢黑倣

一堆妙絕黑虎大王方要答言。祇見狄正祥和那兩個少年。挽着手。奔將過來。一齊大叫

道。快休鬥。都是一家人。大家回頭看時。原來胡萬春又尋着那穿白的鬥起來了。聞福

疇趕過去。將兩人分開。齊向堤邊走來。狄正祥指着一個白面少年。向黑虎大王說道。

這個便是俺的姊姊狄金兒。他說時那穿白的和那一個少年聽了。都愕然一驚。狄金

兒向正祥瞪了一眼。正祥竟沒理會。又指着那黑衣人。向黑虎大王說道。這便是俺業

師遼東鶴。又轉身向萬之一說道。這位是黑虎大王。萬之一聽了。抱拳說聲久仰。尊駕

便是江湖上爭傳名字的黑虎大王鄭虬俠士麼。失敬了。儒雅已極誰謂關東人不文鄭虬鄭虬名字至

爲狄正祥不識鄭就狄及聞福疇而言祇能謂之黑虎大王耳萬之一道破後乃用其姓名極爲得體連忙還禮道。久慕關東大俠的威名。不圖在

此相遇。真痛快極了。此地不是談話之所。都請到小舟稍坐。長談一會何如。大家齊聲說好。萬之一便回頭向那穿白的說道。李賢弟。請你去叫他們將這些受傷的人擡去。我一會兒送藥來。你隨後再到船上來吧。穿白的應了一聲。自去。他方纔轉身。那一少年忽上前向萬之一問道。請問尊駕方纔去的這位尊駕喚他李賢弟。不知他名字可是喚做李自芳。萬之一連連點頭道。正是李自芳。足下可和他相識。那少年停了一停。別沒多日便老練許多了。士子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看。信然。方答道。曾在江湖上會過。說話時。大家舉步上船。都到中艙裏。艙小人多。便團團坐下。聞福疇先向萬之一殷殷道謝。救望台村百姓的事。萬之一纔知他便是聞嫗之子。便也道欽慕之意。鄭虬首先請問那少年姓名。狄金兒代答道。他便是冲霄鵠顧緝。鄭虬聽了一驚。停了一會。方纔緩問道。顧緝是令兄麼。顧緝點頭答應。鄭虬便大笑道。狄家大姑娘和你同行。可算巧極了。狄金兒聽了。臉一紅。想要尋句

話來遮蓋。却又無話可說。正在不得主意。祇聽得鄭虬接着說道。你倆都是女扮男裝。志同道合。可是先約好了一同改扮的麼。還是你倆在那裏相遇。纔商量着這般扮的。咧。顧緝笑答道。俺看見約會的信。便單人獨自。暗地先行向此地趕來。順便想到松江去探探姑母。路過上海時。遇着狄家大姑娘。落店時。同在一店。那知那家客店正是一個黑店。俺進店時。便想着海邊上的飯店。斷乎沒有好的。狄家姑娘進店來。却大意的很。俺們同一桌喫飯。另外還有兩個絲繭客人。喝不兩杯。他們三個都醉倒了。俺原沒喝酒。也沒喫菜。見這般光景。知道不對。便也假裝醉倒。果然那飯老闆動起手來。合該他倒眉。先向俺來。俺等他到跟前時。飛起連環鴛鴦腿。將他手中刀踢下。接着翻身站起。瞧着他那麼個大漢。真不中用。給俺一掌便打的躺下了。好在那店裏沒幾個人。一連被俺宰了五六個狗男女。便再不見個人影兒了。俺隨卽將俺帶着的還魂丹給被那強盜迷倒的三個人救醒。說明原故。那兩個客商嚇的直抖擻。狄家大姑娘齧牙切齒的罵了一陣。隨着俺前後搜了一番。銀錢珠寶却不少。可沒見有什麼人肉作坊。細

姑娘亦愛讀武俠小說耶。可惜不曾讀江湖廿四俠。

俺倆揀輕便的帶了些。又開發了那兩個絲繭客人。一把火把店

燒了。俺倆便結伴而行。成了知己了。路上閒談起來。他倒也坦白。將行藏却告訴俺。俺

知道了他是霹靂子的門徒。便也告訴他。俺們是一家。俺也是到太湖去的。說得高興。

俺也不到松江去了。

隨手抹倒不露痕跡

一同沿着吳淞江走來。可是俺一直沒知道他是個女孩

兒。這一段話不知怎樣讀去。總覺得是一個初經世道的女孩兒。聲口足見作者之筆神阿堵。

狄金兒笑着屨說道。俺又何曾知道您是女孩

兒啦。說罷。衆人都大笑起來。萬之一笑定了。便向鄭虬說道。俺們的來歷。都易明白。慢

慢的再談罷。現在且問問他們爲什麼打起來的。這裏面我有個大講究啦。且候問明

白了。再告訴大家。鄭虬便向胡萬春道。正是俺見來了這許多好朋友。心裏一樂。倒忘

記問你了。你不是去借鐵篙的嗎。怎的和人家打起來的咧。胡萬春聽了。瞪着眼發愕。

一言不發。停一會。鄭虬又催道。怎麼了。說呀。大夥兒全是自家好朋友。這時還有什麼

不好說咧。胡萬春被這一逼。纔直着眼睛。答道。俺也不知道爲什麼打起來的。

絕倒其妙處不讓梁

山黑旋風且賽過開封趙四爺

衆人聽了。忍不住。一齊哈哈大笑起來。這當兒。李自芳邁步上船。衆人纔

止住笑。起身相迎入艙。大家通問畢。坐定了。李自芳便問什麼事。這般好笑。萬之一將前話說了。李自芳聽了。笑道。說起這樁事。真不知爲什麼打起來的。還得問胡大哥。纔得明白。非胡大哥妙人決不能闢此妙事。亦非胡大哥妙人不能說此妙事。胡萬春急道。俺去借鐵篙。吳二哥兒倆已經答應。鐵

篙也給俺了。他們倒追來打俺。俺自然要抵當。俺怎知爲什麼打起來的咧。李自芳笑道。原來胡大哥真的沒明白。現在大家都是家人了。不妨當笑話說着解悶兒。胡大

哥可委見怪。此地名叫河西坤。屬無錫縣管。所有住戶祇有吳沈二姓。各有三幾千丁。

胡大哥去借鐵篙的。這一家人家。他老的就叫鐵篙吳春林。是個小米販子。專門確了

米。送給城裏主顧。爲人心腸極善。常時白送米給人家喫。祇要這人是正經人。他再不

會逼債的。所以他做了一輩子米生意。不但沒賺錢。反將老本蝕去了。現在社會裏何處去覓此等人。嗟乎滿口

說互助者實在一毛不拔。倘讀此當以吳春林三字如刺膚花者刺之胸前。則其口頭禪或有實現之一日。因此到老來。便帶着撐船打漁爲業。他天生

一身膂力。百十人不得近他身。但凡有強盜黑船經過時。他必要打個抱不平。因此黑

船都不敢打這吳淞江河西坤的水面上駛過。陸地上的強盜更不敢驚動河西坤的

一草一木。太湖裏養李俊。唐士熙幾次邀他入夥。情願請他坐第二把交椅。他笑道。唐頭領真有心奪天下。俺吳春林決不毀壞山寨裏一隻舢舨。但是要俺效勞。須得奪地攻城和韃子交鋒時。俺再來。這時要俺幫着去打劫百姓。却不能遵命。

浩氣凜然光明磊落驚天而泣鬼神

後來唐士熙的嘍囉。到河西坤來借糧。被吳春林捉住了兩個。割下他的耳朵。叫他回山去。對唐士熙說。洞庭東西兩山。一共有三百來里地面。唐頭領如果要創大業。有這根基。儘夠屯兵墾田培植勢力的了。似這般沒出大門。便害百姓。還不如韃子佔着百姓。還得安靜睡一覺。

佔地盤剝百姓者聽之

以後再要撞在俺吳春林手裏。休想走得一個。連你們

那窠巢。也要給擣掉。因此唐士熙將他恨入骨髓。便遣一個親戚。名叫龔琴薰的。來害吳春林。這龔琴薰便是天台縣右台村惡霸龔翰丞和他嫡親女兒菊兒通姦養的。被他父親龔仲輔將菊兒和小孩一齊網了。拋在江裏。唐士熙手下在那地方做眼線。開黑店人見了。救了起來。送給唐士熙做壓寨夫人。那小孩龔琴薰在山寨裏長大讀書。今年已十八九歲了。不務正業。專一貪玩。聽說還是唐士熙的龍陽君啦。面子上却說

是妻弟……牛鬼蛇神作者雖抱燃犀鑄鼎之心難道不怕污筆麼然而劣紳之內幕下場從此可見武斷鄉曲者讀此亦當知所悔惕矣聞福疇聽到這裏努目

恨聲摩拳擦掌道。龔翰丞這賊還有這亂倫孽種嗎。俺不除却他誓不爲人。李自芳詫道。聞大哥知道龔翰丞麼。聞福疇方要答言。萬之一早攔住道。聞大哥且休岔斷了話

頭。先讓李大哥說完。我們再談罷。聞福疇便不言語。李自芳接着道。龔琴薰奉了唐士熙之命。裝作個落難的讀書人。到河西坤來。待夜裏倒在吳春林門前哭泣。吳春林聽得。便開門問他仔細。他謊說是到南京去趕考的。遇着強盜劫去了行李。無法可設。想要投河。故而哭泣。君子可欺以其方。吳春林存心真慈善。非沽名非善棍。安得而不上當。雖欲不死其可得耶。吳春林雖是個不大識字的人。

却最敬重讀書人。信了他的謊話。將他接到家裏。好意款待。那知這賊住了一日。他看見吳春林愛吸旱煙。便乘空將巴豆粉麝在旱煙絲裏面。可憐吳春林做夢也想不到他是來害他的。第二天還仗助了些他銀兩衣被。送那賊走後。便覺腹痛頭昏。一會兒便腹瀉。一面還吸旱煙。越吸越痛。不到兩天。這真正善良的吳春林便嗚呼哀哉了。他有個姪兒名叫吳望。好習拳棒。有一身莽力。俺從前闖江湖時。打此地經過。也曾指點

過他。吳春林死後一個月。俺恰好閒游到此。那時他們一族全都知道吳春林是唐士熙差龔琴薰來害死的。個個齧牙切齒的要報仇雪恨。強留俺住下。替他們作主。今日飯後無事。俺正在教吳望的獠拳。忽見吳望的族叔跑來。向吳望說道。又有洞庭山的強盜到了鐵篙吳家。吳二這東西還和他講交情。真把俺氣死了。他們全趕着打去了。你會兩手。棍請師傅同去幫忙罷。俺想這時此地祇俺一人在此。倒不便驚動那夥強盜。并不是俺怕他們。祇恐雙拳難敵衆手。不能保住吳家這老少幾千人。但是這時的情形。已動了全村公憤。斷不是言語勸得住的。俺便同吳望到村集上來。想見機行事。纔到吳家塘。便撞着吳二。急匆匆的奔來。頂頭看見了俺。便嚷道。正要來請師傅幫着去壓制他們。俺家的事。你老知道麼。俺點頭答說。約略知道些兒。到底詳細還不會明白。吳二道。俺爸爸生時。有個朋友。姓胡。原是個闖江湖的。從前也在俺家歇過脚。今日他來借一桿鐵篙。俺想這傢伙。俺爸爸死了。沒人使得動。摺在家裏也無甚用處。并且俺爸爸也給過這姓胡一桿。如今他再要一桿。又打甚緊。就是這鐵篙能得四使他的主兒總比扔着強這又不

是值得多少錢的東西。俺哥兒倆便答應了他。給了他一桿鐵篙。不料隔壁沈家有人認識這姓胡的。說他是洞庭山寨裏的人。常和魚行經紀癩頭龜在一處。便邀了村裏團練。要做他。你老知道的。這團練本是俺爸爸興起來的。聽說代俺爸爸報仇。個個爭先。一窩蜂趕了去。俺想害俺爸爸的祇是唐士熙。與旁人何干。姓胡的就算是山寨裏的人。他到這裏來。又沒打劫。怎好去捉人家咧。存心忠厚 饒有父風俺勸他們罷休。他們反罵俺哥兒倆沒用。不孝。給爸爸丟臉。俺沒法。特趕來請你老去開導他們。他們最相信你老。這事非你老勞駕不可。姓胡的本領雖好。怎敵得過許多人咧。就是俺們的人。也怕被他傷了。人命關天。請你老快些去罷。他一面說。一面拉着俺跑。到得堤上。便見胡大哥從堤的北頭。被團練隊趕了過來。俺連忙要吳二和吳望不要走開。飛身趕去。攔在胡大哥前面。向衆人大聲說道。這人是吳春林的好朋友。不要傷他。不料一句話未完。胡大哥從俺後面趕來。打俺一個耳光。接着攔腰就是一鐵篙。妙人妙事 真似牛暴俺閃身讓過。忍住氣。向胡大哥說道。俺是來勸和的。你這人怎這般的不講道理。胡大哥真太不講情理了。

不聽俺說的話。一味的破口大罵。還說這村裏沒一個好雜種。絕倒雜種尙有好歹之分此等不能道出。非殺絕不可。俺氣的笑說。笑的笑。是神恭灌不繙的氣。到這點萬分無奈時之情事。你能有能耐殺的網嗎。那知

這話更觸怒了胡大哥了。罵也不罵了。祇照定俺一人打來。俺祇得抽刀抵敵。衆人也團將上來。俺想將胡大哥引到鬆空些的所在。再仔細的勸他。便越過堤。到沙灘上來。一面向衆人說道。俺一個人足夠對向他的了。各位守好堤上。防他有餘黨。保村要緊。衆人經俺這般一說。便祇分一小股人跟來。其餘的都在堤上守着。俺方要停鬥相勸。不料顧狄兩位趕來。又要鬥起來。俺見兩邊都沒傷人。想就此結局。便詐敗退走。胡大哥見這時連來了兩批幫手。謂聞福疇狄正祥又加入戰鬥也精神愈足。反趕過來要捉俺。以後你們各位都在場看見的。不必再說了。這便是這場錯鬥的因果。狄金兒聽了。說道。原來如此。俺和顧世叔……。啞。錯了……。顧家小姐。走此路過。聽得喊殺之聲。便到堤上觀望。祇見你們許多人鬥一個人。顧小姐說。鄉下的團練最可惡。總是受富家的象養欺貧。家面上說保鄉衛村。實在祇是富家的看家狗。常常的私設公堂。擅殺百姓。數語將古今鄉勇保衛團之爲

害袂露無隱言人所不敢言痛快已極董狐之筆誅奸
鋤佞此書豈無聊之文丐乞錢小說所可同日語者

你看他們。這不是仗着人衆欺壓孤身麼。俺

們怎能抽手旁觀咧。後來聽得胡壯士大罵。不念從前交情的狗強盜。俺倆更不能耐。所以挺身出來。打個抱不平。再不料兩邊都是自己一家人。祇因沒鬧明白。險些弄出個大不好看來。鄭虬道。這事祇怪胡大哥太鹵莽了。人家趕來。固然沒法。祇好抵敵。但是李大哥來勸。你怎也亂打咧。胡萬春笑道。俺恐他是用計啦。妙極莽人還怕人家用計自己未嘗不以爲是聰明處

說着。衆人都又笑起來。鄭虬又向狄金兒道。方纔你稱什麼顧小姐。俺想這些稱呼。不像是俺們江湖上人說的。以後俺們江湖論輩。不分男女。俺從此也祇稱你兄弟。你說照你師父的交情。算世誼。還是稱大叔的好。什麼世不世的臭官氣。俺們也都免了。好不好。痛快已極虬髯不
愧是英雄子孫大家齊聲應是。萬之一待鄭虬說完。方開言道。大家都說完了一

定要問我怎樣到這裏來的了。不勞動。讓我自己說罷。各人補敘章法各異
作者胸中邱壑無限指着狄金兒道。我來祇爲金兒。自從正祥走時。沒見金兒起牀送他。我和霹靂子便疑他要好勝偷走。却不敢使他母親知道。一來怕他聽了擔心着急。二來怕他給孩子嘔氣。拘束太緊。

因此祇向他父親說了。要他留心。休放金兒出來。連夜也不要他巡。他父親還說金兒氣憤不過。埋頭睡去了。不會走的。不料他父親因他沒喫飯。夜深時。便到後房去喚他。喫些點心。進房一看時。金兒已經蹤影全無。祇有脫下的衣服和一張字條兒說三日便回。各位想想。杭州到蘇州多少路程。豈是三日能趕回的。祇此一端。便足見他不識輕重了。他母親聽得。頓時急得走頭無路。對他父親唱起埋怨歌來。此歌必然好聽。凡是樂聽得不少。不過輪到自己身上。便無暇細嚼其平民歌曲之藝術美耳。我和霹靂子一商量。非追尋不可。因為金兒是爭勝而來。

必然想和兄弟賽勁。初出世的孩子。不知輕重。偷或貪功誤事。一來我們對不起他父母。二來救助也費事。霹靂子便要親自來趕。他父親也要同行。經我苦勸住霹靂子喪事要緊。他父親同行。脚步慢。反倒累贅。不如我飛一程。便趕上了。他門爲着我快。纔應允了。當夜我便儘力飛到松江。到天明時。四處打聽。沒得消息。又怕趕過了頭。便一面步行。一面細細訪問。在家時。便知他穿了正祥身上脫下的衣服。改扮男裝走的。過了南翔。方在一家飯店裏問得。說有着這般衣服的一個少年人。同着一個年紀和他相

做的白面書生住了一宿。向蘇州大道去了。我想。難道他姊弟兩人已經在路上撞見了麼。金兒脚下本來比正祥快。或許追的着。便又飛了一程。再行訪問。說的都是一樣。便一直緊趕。今日午牌時分到此。因為離洞庭近了。便乘便探聽洞庭山寨的景況。方和店小二閒談。忽聽得一陣鑼響。那店裏的小老闆。提一條扑刀。飛奔而去。與五卅慘案發生甘爲帝國主義走狗幫同外兵守衛向捕同胞強壓民衆與巡捕同時開槍之天生奴性之上海口商團口口隊中的無數中國大商家之小老闆一爲比較其急公好義爲如何壯哉小飯店之小老闆悲哉亡國賊子資本家產兒洋奴乎狗彘不食爾肉矣一會兒。便有人到店裏來說。吳二無用極了。老子給洞庭強盜害死了。洞庭強盜來了。他還將老子用的兵器送給他。他老子的本領沒學着。單學做爛好人。既好以又爛天下。因有此種懦弱人所謂好好先生者。非此實無以名之。我便仔細一問。那人一說。就是方纔李大哥所說。吳春林被害的那番話。還添了許多氣話在內。我自然應幫着他們。捉住這個洞庭強盜。必曰洞庭強盜者他處之強盜萬師傅或無暇管閒事也纔是道理。立時給了飯錢。便照着那吶喊聲音跑去。趕到近前。看見胡大哥那般驍勇。地下又躺着幾個受傷的。我恐怕村裏人要喫大虧。纔挺身而出。得罪了胡大哥了。您休怪我鹵莽。這事是金兒蠱心不好。那時你幫着胡大哥。你改了裝。我

一時大意。祇顧救人心急。沒看得出。難道你也不認識我了麼。那時你喊一聲。豈不大家都少鬧許多笑話。正祥也是一般的糊塗。你們如此的不當心。將來還要闖大禍啦。正祥笑道。那時姊姊祇顧看見了俺。又想打退那一夥人。俺又一心要救胡爺。加上不容易有這麼相打的機會。心裏一喜。便大意了。

活畫一初闖世好勇的青年。此一段會話各人來歷一一補出而語氣無一雷同。狄金兒之私

逃及途中經過祇就顧細萬之一兩人口中敝出省極且是文章變化處

說罷。衆人大笑。鄭虬道。如今俺是去送白眉和尚的葬的。

萬大哥既已追着了金兒。金兒現在也不必再趕到洞庭去探察了。大約都可以和俺們同到杭州去的。李顧兩位。原是特意爲對待太湖的。如今俺們人尙未齊……顧細搶說道。俺也要到杭州去。霹靂子葬師傅。俺們豈有得着訊不趕去之理。李自芳也道。這話極是。俺也是這般意思。并且方纔俺和萬大哥撞見時。便已得了訊。就要前往的。村裏俺已說過了。如今會着各位。正好同行。鄭虬道。既如此。俺們就開船罷。今日離白眉和尚葬期祇有三天了。還不知趕得到麼。快休再耽擱。胡萬春聞福疇二人聽了。站起身來便走。狄正祥笑道。聞大哥休再撐斷篙子。又弄出事來。耽擱時候。聞福疇笑道。

有了鐵篙了。保不會弄斷。胡萬春也笑道。休說閒話罷。咱們到了杭州再鬧着玩兒去。這時可裏再揆了。俺倆使一把勁。保管趕的着送葬。說罷。二人都到船頭。各自提起一桿鐵篙。沿着船舷。撐將起來。果然那船快如奔馬。祇見兩岸樹木飛也似的打船邊奔過。絕妙寫法衆人都讚胡聞二人力大。鄭虬乘這時無事。又在江中。不怕人竊聽。便將探得洞庭兩山的情形。向衆人敘說一番。并說現在祇候衆俠到齊。便準備大破洞庭。赤霞莊已有二三百名莊丁。都練得一可當百。還有一百來艘魚船。五隻大船。進攻時不愁不夠用。祇是山內峯巒太多。兼之唐天虬等很有能耐。又會妖法。所以不得不候人齊。商議一萬全之策。免得貽笑於人。祇可惜白眉和尚圓寂了。我輩中失却一個棟樑。不但破洞庭時少了一員健將。將來恢復基業。也更艱難了。說罷。一聲長歎。虎目中迸出淚來。黑虎之哭白眉既為私交。復為大局此之謂傷心淚。衆人聽了。都愀然不樂。萬之一見大家如此。便把話岔開道。我先說明胡大哥爲何打起的。有個大講究在內。這時正好說一說。看大家意思如何。我到河西坤時。便會着李大哥的。我闖世時。原和他相識。不料在此相遇。却又因爲

追尋金兒要緊。便祇和他略談幾句。連他留飯。都固辭了。告別出來。再到飯店裏去喫飯。以免耽擱時候。可是雖然是略談。却得了一個好消息。這河西坤吳沈二姓。既和洞庭兩山作對。豈不是我們一個好幫手。聽李大哥說。他們兩姓合計有四千多人。口壯丁有一千多名。并且設有團練。我們將來攻洞庭時。這河西坤和赤霞莊可以互爲犄角。兩相呼應。豈不是好。萬之一處處留心。且謀定心敏。真是將才。所以我問胡大哥怎樣打起來的。祇要不是私仇舊恨。就好辦了。河西坤情勢不由李白芳說。而由萬之。一道出靈變。已極。足見作者力避呆板。鄭虬等聽了。一齊拍掌喝采。道。好極了。萬大哥真想的到。李自芳道。這事俺保辦到。這坤裏沈吳二姓。沒一個不佩服吳春林的。卽是無一個不和洞庭作對的。而且深懷國仇。又因團練。練了許久。這千來個壯丁。驍勇異常。真可算得是極好的軍伍。俺想。不但是破洞庭時用得着。就是將來創業爭城。也是一大隊好兵馬。比那臨時去招募的。強得多了。衆人聽了。益發歡喜。齊聲稱妙。說話時。已是黃昏。天空蕩悠悠的起了一陣風。船頂上扯起滿帆。祇聽得船邊水響。那船箭一般駛去。聞胡二人便停篙進艙。船夫開上晚飯來。衆人英雄相遇。暢快淋漓。

高談痛飲了一番。喫完飯。已是二更天氣。乘着一輪明月。離十五日祇有三天故寫夜月時令日朝一一關照細極連夜

行船。衆人酒後貪涼。是四月便推開船牕。倚舷賞月。一面暢談。此真人生樂不可常得者祇見月色映

着微波。恍如無數萬道劍光。驟馳飛駛。確是武士眼中之水月仰望天際。薄雲浮空。緩緩蕩過。不覺

胸襟爽然。諸俠士辛苦一生。粟六無暇。此種清福誠非易得。嗟乎憂國者苦身令人惋然這時衆人也有默然不語的。也有頓喉長嘯

的。也有扣舷高歌的。獨胡萬春一人酒喝醉了。倚着船牕。打呼。絕一會兒。月被雲遮。衆

人纔悄然歸座。寫舟中夜聚之文士者極多。寫月夜舟中之武士聚會賞月者。可謂絕無僅有。蓋以其難於着筆。更難得出色討好也。作者特犯難而爲之。却寫得有聲有色。良非易易陡然

聽得後艙上舵工大叫一聲。不好了。衆人大驚。各抽兵器。胡萬春從夢中驚醒。便向船

頭奔去。不知是何事故。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回寫諸俠小聚。而借一鐵笛引出大門一段。波譎雲奇。令讀者滿心疑惑。眼光繚亂。而後一一解說。近理近情。毫無牽強。真極文章之能事矣。

本書將告結束矣。而廿四俠方散在四方。必使其集合一次。以成章法。作者故於此回先聚數人。藉此可知其佈局之妙。一無痕跡。信乎名手畢竟不凡。

第一百零三回

波激艨艟誤友爲敵

火焚蘭若遇舊逢親

話說鄭虬等衆人正在船中倚舷賞月。陡然聽得後艙上舵工怪叫一聲。衆人一齊掣出兵器。胡萬春從夢中被這一聲怪叫驚了醒來。一納頭。便闖出艙門。奔到船頭上。睜眼向前一望。祇見煙波浩渺。銀蛇亂舞。不但水面上沒絲毫動靜。就是那眼光能及的河涯。也不見一點孤帆黑影。便喝道。你們半夜三更擣什麼鬼。無情無事。叫些什麼。正說間。便轉身要進艙。向衆人說明無事。那知不轉身便罷。一轉身時。直把這慧英雄嚇得酒醒神情。絕倒此亦醒酒之時。別妙法也。奇峯突起。令讀者目眩神迷。五上公謂生平不肯作一句庸凡之文。此書有焉。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矣。原來那船後河面上。帆影蔽月。處處不非月色。筆法直似耐庵。鷓首映波。亂湧將來。接着便聽得唢哨亂鳴。這時鄭虬已率領李自芳。狄正祥。聞福。疇等來到船頭上。萬之一率顧緝狄金兒等轉到後艙。注眼一望。來的却是三艘艨艟巨艦。衝波逐浪而來。百忙之中。處處關照。到波與月以見。月夜行舟。波光益隱。人目理想高極。遠望處。船頭上各立着三五個人。似乎還都拿着雪亮的兵器。反映着月光。如鏡照日。反射過來。月下奇景。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得來。胡萬春聞福。疇二人在船頭上。望見這般情景。料想不妙。便不待鄭

虬號令各自綽起一桿鐵篙刺向水中。猛力撐去。果然他倆的莽力大。轉眼間離那後面大船便遠了許多。鄭虬等乘此都甩了長衣。各抱兵器。并將暗器端正好。準備後面的船倘若洞庭兩山的強盜船趕來時。便和他拚鬥一場。但是鄭虬心裏想着。俺們動身時。人不知。鬼不覺的。況且俺到這裏來。也沒人知曉。沿途也沒露一點痕跡。他們怎會知道趕來的咧。要說爲擒殺黑金剛章豹的事。他們也不能料到是俺們做的呀。即使他知道了。也祇能知道赤霞莊。怎會追到這裏來咧。正在細想。忽見後面三艘大船上。一聲吆喝。呼呼。一齊扯起前後兩道小篷來。這種三道桅的大船。扯滿了三道篷。兜着順風。真是比千里駒還快。頓時流星般駛來。愈逼愈近。這裏衆人也都各自抽篙。幫着亂撐。但是終不及那大船快。看看將要趕上。突然聽得本船舵工打個唿哨。接着喊了一聲不好了。船歪了。果然那船不向前走。反掉轉頭。橫衝過去。那大船上的人看見了。一齊拍手吆喝。萬之一滿心大怒。料定是這舵工做鬼。可是他生長北地。不會駕船。便高叫一聲聞大哥。你會掌舵麼。聞福疇應了一聲。便搶到後艙來。萬之一這時

也不暇細說。便手起劍落。將那舵工劈成個叉桿兒腦袋。撲嗵一聲。掉下水去了。聞福
疇急接過舵把來。使勁一攥。不料那舵把輕如彎麵。險些連人撲下水去。連忙立定脚
跟。再將舵把擺了一擺。纔知底下的舵。此時已被人拔去了。那船便如有人託着一般。
直向大船奔去。胡萬春見了。大叫一聲。不好。有水鬼。撲嗵一聲。跳下水去。一霎時。那船
旋了兩個旋轉。接着水面上起了兩個渦兒。向上一翻。冒出兩個死人。順水一躺。便流
下去了。忽的水面上一個浪花。嘩啦一響。胡萬春已到船上。一面擋身上的水。一面嘴
裏嚷道。兩個水鬼。閉着眼睛。推咱們的船。被俺宰了。這時。那大船相離祇有十多丈遠
了。看看便要趕到。兩邊除人的面貌外。都看得分明。鄭虬便連忙掏出三支金鑣。照定
當頭那艘大船頭道桅索。颼的一鑣。隨即聽得喇的一聲。那大船頭道風篷。欵的落下。
船也歪了幾歪。鄭虬方要放第二支鑣時。那大船的第二道第三道兩扇風篷。已經接
連落下。忙回頭看去。却是顧緝見鄭虬取出金鑣。恍然觸起。也掏鑣接打那最高的中
帆和後面小帆。故意變換力淋呆板
作者每抱此種精神那邊大船經這一連三下。早昂頭偏身的傾仄起來。這

裏衆人見來船勢兇。便各自綽起篙來。撐着飛駛。聞福疇便將鐵篙在後撐着當舵。正個方向。一面喝左喝右。指揮衆人撐篙。衆人雖都沒撐過船。但是大敵當前。在這衆人都不能展佈的水面上。便都留心聽着聞福疇的喝號。兼之衆人都是有能耐的。心頭鎮定。不慌。因此并沒大亂。正在和那大船鬧龍舟競渡一般的鬧着。忽聽得那斷了帆索的大船上。有人高聲喝問道。那小船上可是有鄭虎鄭大王在內。奇絕怪絕如風蕩春雲變幻乃無窮極真奇觀也

一連嚷了幾遍。這艘大船這時已經落後。

斷索故也精細已極

聲音不大聽得清白。祇有顧縑

耳尖聽得一字不差。

女兒家分外聰明

便向鄭虬道。那邊來船上有人叫着你的名號。問你啦。鄭

虬仔細一聽。果然是喚着鄭大王。便高聲應道。黑虎在此。方說得一句。那邊大船上早有人喊道。衆位休動手。咱們都是一家人。鄭虬這時仍恐有詐。暗叫衆人謹慎防備。自己也手橫寶劍。矗立船頭。待得兩船相近。相隔祇四五丈遠近。鄭虬纔看清。對面第一艘大船上。當先一個便是鐵掌真人黃玄子。後面立的是紅孩兒董玉寶。俠猿袁振華。第二艘船上。抱劍當先的是雲中鶴殷玄珠。兩旁站着赤纓女鄧元姑。賽木蘭孫志雄。

傻大姐黃岫雲。小玉女盧多兒。玉面虎郭玉瓊。銀槍印瑞芬等六位女英雄。第三艘船上。當中一位英雄。紮靠緊密。倒提一柄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大刀。背插一口鏤金嵌玉

盤絲點翠寶劍。

劍之形曰鞘也。蓋插在背上。必連劍鞘。劍未得見。故云於此。可見着字之精。非俗筆。腰佩一口青虹劍之悖於理也。

却是穿雲燕方農。領着

鐵羅漢邱大福。穿山甲邱大壽。

三艘加上破法參。差各別靈活已極。

這些人中。也有認識鄭虬的。也有不識

鄭虬的。但是都聞名已久。兩船既近。拋纜聯住。這時纔知真是一家人。各自去了戒備。黃玄子便請鄭虬等過船相會。鄭虬便同萬之一率領李自芳顧湘等一千人。依次躍上黃玄子船上。殷玄珠方農等也都過船來相見。黃玄子便叫將大小四艘船拋錨。停在江心。大家進到廳艙裏。一齊落坐。各自通問。認識的便暢敘別情。不識的更互致傾慕。列位讀者。黃玄子等怎會齊到這裏來的。咧。其中却有原故。原來黃玄子也因聞得洞庭水盜專和玄門兄弟作對。八卦教巨魁餘孽都奔向太湖。便邀同殷玄珠。帶了俠猿袁振華。和幾個弟子到曹州去會黃岫雲。這時黃岫雲恰巧在惡狗村印家莊上。於是帶了一班女弟子。又覓着邱氏兄弟。一齊奔太湖來。他們爲要沿途尋朋覓友。便

取道安徽浙江而來。到了松江府。聽得崇明外島有個盜窠。是洞庭的附庸。衆人便決定先剪了他的羽翼。并且奪個立足地。好相機進攻。於是輕裝入島。那島裏祇有幾個毛賊。怎抵得衆俠來臨。殺了兩個頭領。其餘的二三百人都願投降。黃玄子等因爲島裏有五艘大船。六十餘號漁船。糧米充足。便暫時存身。作爲打洞庭的屯兵之地。後來洞庭唐士熙得了訊。也曾來尋鬧數次。祇因唐天虬未到。余飛熊兄弟出外報仇未回。唐士熙等衆。不是黃玄子等的對手。因此不敢再來。但是黃玄子却防備洞庭來襲。時常駕艦出巡。又將島中存着的金銀。除按月每一僕僮給銀二兩外。散佈許多銀錢。買通遠近的漁夫船戶。打探消息。鄭虬等所乘的船。原是赤霞莊以漁行爲名製辦的。這是三號漁船。還有兩號最大的。泊在太湖收魚。這第三號船和一艘同樣的四號船。都是用來往來太湖運魚的。船上舵工水手。都是在本地雇的。雇來時。都經查考過。確與洞庭兩山的強盜沒干連的纔收用。原是爲他們熟於太湖水道。祇要不是賊黨。即可作爲將來掃滅洞庭之用。梁玄通平日也曾切實教導過他們。要行正學好。却是因爲

自己預備未週。離洞庭地近。不敢對他們明說。是和洞庭作對。怕他們走露風聲。誤了大事。那知他們這些撐船的。都是十孔通了九孔的。

此吾鄉滑稽譏人之諺語。蓋十孔通了九孔。反言之。卽一孔不通也。

看見莊主這般排場。遠地初來。便釘了兩艘巨艦。兩艘艙船。幾十號漁船。平時買賣魚蝦的行情。又比別人格外寬鬆。領船打漁的。也不認真逼繳魚租。水面上也沒人和他

作對。

或謂此語不近情理。梁玄通如此鋪排。而不向洞庭山盜納欸投降。則若輩未有不與之作對。豈殊不知

梁玄通既能與周氏惡霸結鄰。於前則其疏財結納及睦鄰敦里之手段。自是高人一等。此日之對洞庭作對。而謂作者失言者。其思想亦舵工水手之流亞耳。便疑莊主和洞庭大王一定有來往。甚至說

赤霞莊就是洞庭山的分寨。那三號船上的舵工。便是疑心最重。謠得最甚的一個人。

有「疑心最重謠得最甚」八個字之惡病。則死有餘辜矣。萬之一手起劍落一點兒不差。此等人留之無益。反足爲害。他本姓符。人都叫他做老妖狐。原籍常

州。曾在崇明落業。因此認識得許多不三不四的崇明人。黃玄子買人打探洞庭。便有他的朋友舉薦了他。暗領了一份口糧。那日鄭虬叫備船到杭州去。胡萬春是大小船艘的總管。因爲鄭虬吩咐過不許說出他的真姓名來。便也祇叫黑虎大王。到了三號船上。便大王長。大王短的。吆喝叫喚。老妖狐聽了。便起疑心。及見鄭虬的模樣打扮。上

船的排場。便不疑心了。奇絕之筆。苟不讀下文。將疑有說字及讀下文。不禁啞然。料定了這人。必是洞庭山上的大王。用

不着再猜慮了。定是夜裏過湖。到赤霞來換艘船。遮人耳目。假說到杭州去。不知真果

到那裏去。說不定。是到崇明外島去。暗地報仇。俺如果將這事報到崇島去。豈不是

奇功一件。怕不弄一把交椅坐坐麼。如此會猜。一想情願。真不愧老妖狐之稱。弄一把交椅坐坐。吾人讀之。便覺是無聊小賊。羨慕大盜。應有之思想。但作者非小賊。

不知如何體會得來。描寫處。榮心甚者。真入木三分。妙絕。恰巧這時有崇島哨船。假作打漁。來探消息。洞庭山賊四面是敵。如

鸞弓而弋。此時猶不嚴。為戒備其敗也。宜矣。老妖狐便貪功造謊。添油添醬。託來船代報道。洞庭山寨大王已到

赤霞莊。坐着俺的船。帶着許多武士來攻崇島。報仇洩恨。還有大幫船在後。大王親自

當先。暗地到崇島行刺。這是千真萬確。親目所見的人。現在俺船上。非寫老妖狐善謊。蓋非此不能動黃玄子也。

這事老哥得幫兩句忙。至少要給個雙份兒。賞個四兩頭纔好。可憐說了半晌。用盡心機。最後的希望。却祇是個四兩頭。

那來船上的探子聽了。便飛也似的回去報說。黃玄子得訊。便傳令開出三號大船。大

家分乘着。分頭攔截。恰好這夜哨探報說。太湖船將近到了。何以知是太湖船。咧。怎能識之。於千萬船艘中。咧。不讀下文。鮮有不

識作者。脫大者。便三船會哨。迎將去。一霎時。已是黃昏月上。又有哨船來報說。那船上的強盜

在河西坤上岸劫殺。傷了許多人。道聽塗說其誤有如此人生每誤於傳言大將每誤於偵探作者寫此蓋有深意存焉普天下錦繡才子其加意讀之幸勿囫圇讀過致

負作者苦心也黃玄子久已探知河西坤也是和洞庭兩山作對的。聽了此言。信以為實。更平

添一番替河西坤報仇的義憤。此非黃玄子之處忽易欺實事實巧合以致誤傳而如確有其情遂不由人不加以深信所謂君子可欺以方也●作者為欲聚會衆俠故設

種種方法而使之相遇又不肯稍落平凡致讀者索然無味故特佈一絕奇之局令玄門中人鬥而後相見此等難題設為之一思殊非易易甚或無法可寫得圓滿完善蓋俠也者皆精明強幹者也豈有同道被給而相鬥之理迺作者運其錦繡思想燦花手筆構此一段事實揆之情理毫無破綻而奇局於是乎成嗟乎盛名豈易得者哉●令武士自相鬥爭易分劍俠自相鬥爭難其事理完密此為僅見如此設想如此行文令人五體投地便

駕船飛駛趕去。不料趕的橫過了河面。隔河望見一艘紅頭大船。便有船上水手指道。

這便是赤霞莊的船。殷玄珠即令坐船搶先過河。遠遠望見船尾舵樓底板上。一個大

『赤』字。白底紅字。分外顯明。此所以容易探得也作者不明言妙絕●或謂赤霞莊事事秘密何以於船

船頭船尾之記號則當時經紀漁船之通例其應雜記可資考證蓋所以招徠非如軍事作用也此等時代性之敘述本書最富且最確

殷玄珠便叫加緊趕上。老妖狐望見知道崇島兵來。便打唿哨。殷玄珠船上的賽木蘭孫志雄。見那赤霞莊的船趁風

載又輕。鷓子聞雲一般的駛去。回望本船。不易趕上。暗想船上全仗舵工。俺不如將舵

工射殺了。即使他再有人接替。也就慢了一步了。原來孫志雄不知道這事就是舵工

報的信。因此他走到鷓首上。將銀鎗擱在船頭。卸下彈弓。掏出鐵彈。拍的一彈。正對前船舵樓打去。那老妖狐肩頭上早中了一彈。他心中有愧。懷着鬼胎。忽來一彈。直向他打來。滿心起慌。同時痛也忍不住了。便怪叫了一聲。殷玄珠見孫志雄打彈。便傳令放箭。船上衆人聽了。一齊卸弓扣弦。這時黃玄子的船恰好趕到。忙叫道。且慢。俺看那來船有些蹊蹺。洞庭賊船也曾來過數次。從沒孤舟獨進的。而且那船上方在高論鬪笑。不似來行暗事的光景。黃玄子聰明已極。不愧俠士作者之筆。變幻已極。不愧文士。俺們不可造次。且趕到近前再說。俺們有這些人。就是那船上。真是洞庭山全山頭領都來了。也不懼他。衆人聽了。便重行收起弓箭。各挺兵器。這時。陡然呼的一聲。鏢到索斷。風帆卸下。那鏢彼帆布裹着。掉在船面上。接着後面兩道帆先後卸下。重敘一遍。不覺其煩。文章已入化境。殷玄珠毫不驚惶。祇叫掌穩了舵。便俯身拾起鏢來。在月光之下一看。月字餘波。百忙之中。仍不忘月。且照應前文。見鏢上鑄着「黑虎鄭虬」四個字。這時方農已差令兩個水鬼下水。去拔舵移舟。殷玄珠連忙止住方農。休再冒昧。便高聲喝問。來船可有鄭虬在內。因此纔得相逢。大家團聚。說起這番差錯。都拊掌大笑。

黃玄子便邀鄭虬等到崇島歇息。鄭虬便將白眉和尚的事說了。說不能耽擱。黃玄子殷玄珠聽了不禁痛泣。方農等也灑下淚來。那俠猿袁振華更啾啾而鳴。悲號不已。邱大福兄弟幾番竭力相勸。大家方止住悲聲。便都要到杭州去送葬。黃玄子便邀鄭虬等便道到崇島。待處理些事務。再取道陸路前往。好趕葬期。鄭虬等都答應了。當時便四船齊開。向崇島進發。大家却都聚在黃玄子坐的大船上。暢談。祇因黃玄子等這次乘船出島。原爲叠接探報。離島來要擒洞庭王的。故而出來很遠。預備截到半路。出其不意。將他捉住。現在會着許多同道。逆風歸島。竟努力行了一日一夜。方纔到了島邊。衆人一齊捨舟登陸。成羣結隊的從沙灘上走來。鄭虬等縱目一望。祇見陡壁懸崖。祇有一條羊腸小道。盤旋上去。纔是一坦平陽。四顧無垠的平原之地。萬之一贊道。好一個所在。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黃玄子道。這是捷徑。前面還有條馬道。直通海灘的。咱們由這樹林穿過去。便是那大路了。說着。已到了一大叢樹林跟前。却是參天古木。濃陰匝地。上面枝柯交結。露出一條八尺來寬的甬道。仰望不見天日。直望却有半里。

來遠。那頭如一個月洞一般。

奇景匪夷所思

從林中穿出。却是一條鵝卵石砌成的康莊大道。

一眼望去。約有三三里之遙。橫在樹林前面。衆人隨着黃玄子殷玄珠等。向右轉上大路。

那大路的盡頭。竟發連縣。巍然一所大莊院。牆垣高聳。氣象森嚴。衆人走到跟前。纔

知是一座大廟。便先後邁步進門。那門闊足有三尺來闊。

不寫牆垣堅厚而寫門闊寬闊襯託妙極

進門便是大

殿。由左邊月宮門進去。却是一所大花園。衆人由花園中葡萄藤架下穿過。再跨過池

塘石橋。方是一所一連五間的大廳。入內坐定。當有島中小頭目上來回話。黃玄子聽

了。沒甚大事。便點頭道。知道了。你傳令照前巡查吧。回頭傳叫從人擺酒。霎時間。從人

在大廳上調開桌椅。開上四桌酒飯。衆人也不謙讓。依次落座。放懷暢談。直到天黑方

纔散席。一夜無話。次日。黃玄子將島中事務料理清楚。叮囑小頭目。不許搶劫。并留下

邱家弟兄。和俠猿袁振華守島。黃昏時候。鐵掌真人黃玄子。雲中鶴殷玄珠。黑虎大王

鄭虬。遼東鶴萬之一。穿雲燕方農。傻大姐黃岫雲。小豹子李自芳。冲霄鶴顧緝。紅孩兒

董玉寶。赤纓女鄧元姑。小玉女盧多兒。玉面虎郭玉瓊。銀鎗印瑞芬。賽木蘭孫志雄。雲

中龍狄金兒。二郎神狄正祥。及胡萬春。聞福疇等一齊下島。渡過水面。邱氏兄弟和袁振華殷勤送別。乘原船回島。衆人約定了杭州相會之處。便各展本能。直奔杭州而去。且說鄒雷在棲霞嶺。自從萬之一起身去追狄金兒之後。狄葆興夫婦雖無半句怨言。却是念女想姪。苦臉愁眉。鄒雷便細加解勸一番。他二人方稍稍安心。那日夜間。鄒雷獨自坐在房中。異常悶苦。久與友朋相處忽然索居確是苦悶作者以此引起下文近情近理忽然想起遼東鶴去探都統衙門。得着許多消息。不知他們請的妖賊唐天虬可曾來了沒有。俺何不再去探望一番……忽又想道。那都統衙門不過如此。俺何不到巡撫衙門去暗探一遭。如果探得些對俺們的聲息。也好設法對他呀。想罷。便甩下長衣。身上緊了一緊。縱到天井裏穿檐而出。進了城。便在屋瓦上飛走。祇望撫臺衙門的梳桿奔去。絕妙目標約走了半個時辰。聽得遠遠的更鑼聲響。便伏在瓦上。寫老於夜行者門閭極精蓋清時衙署先起更民間街坊更夫方始接聲而起鄒雷聽得遠遠的鑼響即衙署起更也故伏而待街坊更夫之果然不一時。底下街上也有更夫敲鑼走過。鄒雷便悄悄立起。方要舉步。忽見對面瓦上一道白光。歛的飛過。不覺一驚。心中暗想。杭州又有同道中人到來了。但是這道

光根基還淺。

好利銳的眼光

不似俺們一輩的英雄。但是後起有人。吾道不孤。也是美事。想到

這裏。便要追去看看。是個怎麼樣個人。便照那方纔白光所奔的方向。縱起劍光。加緊

追去。一時間。已見那白光在前面不遠。鄒雷更加急追。看看趕上。那白光似是還沒覺

着。祇一味向前。

此所謂根基尚淺故也

到了一所大房屋之上。忽然不見了。鄒雷追到那屋頂上。見

有兩個鰲頭。一個五節胡蘆。嵌在瓦脊上。便知是座廟宇。週圍一望。委實不小。前後空

地也多。便立定了脚。暗想。方外人中。同道的本多。却不知方纔這人是誰的傳授。不料

這杭州囂塵之中的廟宇裏。還藏着這般的俠士。想罷。便要下去詢問。忽一轉念。這人

要是在此寄跡。不曾露相的。決不肯認。那時俺露夜越牆。反有不是。想罷。剛要舉步。忽

聽更鑼響了一次。接着噹噹連響幾聲。便不再響了。

前寫更鑼乃是楔子楔出此處的更鑼方是正文

又聽得房

後對面房裏。似有男女笑聲。心頭一驚。暗道。這裏也不是個好所在。忙將寶劍掣出。輕

輕一躍。早到對面檐際。反轉身來。向前一撲。脚尖掛住屋檐。向下窺探。那知房牕密掩。

燈火全無。一點也看不見。到是那檐下一道走廊。東面盡頭之處。有兩團黑影。似是兩

個人在那裏廝打。却又都不動彈。嗚嗚。還在說話。妙絕確是黑夜遠望之情景便翻身上屋。聳身

跳去。直奔走廊盡頭。近前一望。却原來是一個夜行打扮的少年。將一個更夫按在地

下。更鑼和鑼槌都扔在一旁。此所以一見便知其爲更夫也文章靈細之極那少年一手按着更夫的頸。一手揚着

一把明晃晃的蓼葉單刀。問那更夫的話。鄒雷跳去時。那少年正手起刀落。要殺那更

夫。鄒雷連忙趕到。將劍一格。格住了那少年的刀。輕輕說道。朋友。不可傷他性命。那少

年因鄒雷來得太快。并沒覺着。此時單刀被格。纔見是個中年的夜行人。立在面前。小

子已中年矣歲月不居人壽幾何令人讀之驚然不覺一怔。方要問時。鄒雷早向他說道。朋友。他們作更夫的都是

無衣無食。無法可想的人。也就是天下最苦的人。你今將他一刀殺死。他有何罪。咧。卽

使這屋子裏的主人翁。萬惡滔天。也與更夫無干。他當個更夫。既不能助主爲惡。也沒

力勸主爲善。祇把辛苦二字。換碗殘飯而已。可憐。何曾敢向主人說半句話。朋友。你殺

他。豈不是冤枉。俺們江湖上。講究的鋤強扶弱。他正是個弱的。望老兄刀下留人。寬他

一死。顧全江湖好漢的聲名罷。吾每怪武俠說部中之更夫一逢俠士便如豬狗殺之曾無一人爲之呼冤此誠令人不能不懷疑方俠客之殘忍而不得其解者作者

獨具隻眼寫此一段爲更夫大聲疾呼伸其不平之氣讀之爲浮一大白那少年聽了腕兒一輦刀兒早已撇下將刀尖撐在地上

向鄒雷道足下何來可能將姓名告訴俺鄒雷笑道大丈夫姓名本來是要人知道的不但告訴你連這更夫俺也不必瞞他俺姓鄒名雷綽號霹靂子的便是祇是朋友你咧那少年道俺姓莊名金仞綽號小花榮鄒雷又道足下且將更夫安排了俺們還有話談莊金仞道俺祇爲沒法安排他故而要殺却的鄒雷笑道這個容易說着便將更

夫提起這時他已嚇得魂飛魄散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了補此數句妙極否則二人已問答多時更夫豈有不聲不動者鄒

雷便在百寶囊中掏出牛筋索此舉夜行人備以擒縛敵人者今以縛更夫割雞用牛刀大器小用矣將更夫反剪了順手割下

他一塊衣襟將來分開一半塞在他嘴內一半扯作兩團塞住他的兩耳再解了他的

袴帶縛了他的兩足吾讀上文深怪小虎子何不卽以其人之袴帶還縛其人之身讀此乃恍然記起猶有兩足須縛其手較爲緊要故以牛筋索縛之而以袴帶爲縛足之用作者之心思真細

密如髮提起來扔到走廊那一頭方轉身回來何以不扔在這一頭而二人到那一頭去談話豈不省

可知爲求談話之安故非扔到那一頭然後回來談話不可問莊金仞道足下的劍法何人所授莊金仞答道俺不會劍法

鄒雷笑道不必相瞞俺祇爲追蹤足下纔到此間來的早已就領教過了莊金仞聽了

滿面懷漸道。如此說來。您想必是同道中人了。既被窺破。說也無妨。俺學劍法的師父。是不平頭陀。祇因師父曾說過。不許向人道出。故此欺瞞足下。并非俺好說謊話。劍俠第一

此說故莊金切於此特鄭重聲明

鄒雷聽了。想起不平頭陀這名字。曾聽萬之一說過。知道是個有名的

大俠。便問道。令師在杭州麼。莊金切道。俺祇爲久要來潞州尋師。前兩個月接着師傅來信。說要俺這時到杭州來。雖不一定能相見。却有好機會可以遇着。然則不平頭陀竟是劍仙矣因

此俺便辭別了俺叔。帶了俺兩個兄弟奔杭州來會師的。不料到了杭州。師傅竟沒尋得。前天閒逛。却遇着俺的拳棒師傅兄弟倆。便同在杭州暫住。今日午牌時分。在城隍山。遇着這廟裏的賊禿松濤。見他蹤窺婦女。便料到他不是個好東西。暗地裏和師傅師叔幾個人跟在他後面。留心他。直跟到這裏。便想探他的底細。隨着進寺來。那知賊禿已經覺着。便讓俺們進寺隨喜。俺們也想乘此窺探他的內容。進寺後。他便讓俺們到內禪室落坐。賊禿叫小禿驢送茶。俺師叔一時大意。以爲這堂堂省城熱鬧之地。難道還有那小說上的蒙汗藥敢謀財害命嗎。因此喝了一口茶。俺師傅和俺倆那時

不渴。便沒喝。俺師叔雖喝了。當時也沒怎樣。不料回到店裏。便腹痛腹瀉。呻吟疼痛。請了兩三個醫生。也看不出病源來。俺師傅急了。奔到這寺裏。要向賊禿講道理。不料來了半天。直到天黑。也沒見轉來。俺師叔這時病勢稍鬆。記罣着他哥哥。叫俺來探望。因此俺便來此。方纔詢問更夫。已知賊禿就住在這房裏。說時將手指着鄒雷。先前窺探的那間房裏。鄒雷聽了他這番話。心裏如有所觸。此其天性所關歟便向莊金仞道。您休着急。您

師傅一定在這寺裏。但是看這情形。還沒傷性命。一則這時候還早。二則看這動靜

不似纔殺過人的景况。閱歷深湛故獨能見且說理透澈您且說您師叔姓名。誰。俺既來此。終歸幫您

辦了這件事便了。熱心快腸急難好義不愧大俠之稱小虎子此等處非普通所可及莊金仞拱手相謝道。足下的美意。同在江

湖。不說客套。祇有感激的份兒。俺這師叔說起來。與足下同姓。綽號紛面狼。單名一個瑛字。原本是豹子山多寶林中的……鄒雷聽了。心中大震。不待他說畢。便搶言道。俺

知道了。他是俺的胞兄。莊金仞聽了。驚喜道。怪道面龐兒一般無二。俺初見師叔。您

改稱師叔此古時人之守禮處便有些兒心……鄒雷攔道。閒話休說。俺們救人要緊。你隨俺來罷。說罷。時即

掄起寶劍，挺着向那黑暗牕前走去。莊金仞便舉刀跟隨。鄒雷悄道：俺們先拏住賊，自能救出俺們的人來。說罷，揚起寶劍，照定牕樞，嘯的一劍。那牕樞早嘩啦一聲，向屋裏倒下。鄒雷便從牕口躡將進出。莊金仞方到牕前，便見房裏一個胖大和尚，掄一條鐵扇擔。鄒雷與松清戰鬥不實寫偏從莊金仞眼中看出是文章變化處亦文章寶主法蓋此一段為莊金仞正傳故處處以莊為主其餘皆寶也和尙掄鐵扇擔而不用鐵禪杖是作者力避他人窠臼處。和鄒雷鬥在一處，仔細看去，正是日間在城隍山所見的賊禿松清。他兩人鬥了三五個回合，牀後忽然闖出一個瘦條條的年輕小和尚，挺條扑刀，向鄒雷猛砍。鄒雷不慌不忙，順手一劍擋住了刀。接着，一個掃堂腿，將那小和尚掃的扔刀仰面跌倒。松清乘這空兒，將扁擔橫掃過來。鄒雷不及招架，便聳身一躍，頭抵天花板，讓過扁擔。松清掃了個空，因為使猛了勁。其意以為鄒雷無可閃避必被打倒矣故傾全力以為之不知反受此累世間事每每如此作者於此蓋有深意存焉一時收不住，將扁擔掃在牆邊的半桌上。將前面兩條桌腿齊齊打拆，噹啷啷，碗盞物件砸了一地。讀者讀至此祇以為作者描寫細膩顧及房中一切及兵器使空之情形刻畫入微殊不知莊金仞見了這般情景，說時慢，那時快，他到牕前，祇一霎工夫，屋裏已是如此。他那肯再怠慢，便乘鄒雷還未

落地。松清正在踉蹌的這一瞥時候。兵器使空故向前踉蹌縱身而起。足纔蹬住牕框。照定松清背

上手起刀落。屠戶分豬般。從脊柱將他分成兩半。妙文哎喲也沒叫得一聲。便撲地死

了。此一段事迅如閃電讀者須一氣讀下方知其妙這時那小和尚方纔爬起來。忽見松清這般形狀。嚇的吡叭。依

舊癱跌在地。鄒雷上前一把將他拾起。喝問道。你這廟裏陷害了多少人。可有婦女在

內。日間來的一個中年男子那裏去了。先公後私此之謂俠但矯情爲之而非出於至誠者則又近於奸矣賢不肖之判祇在一誠一僞之間耳小和

尙顛兢兢的答道。俺來此纔……一……一年……年……事都……不……知道……那中年……漢

子……在後面黑房……裏……裏。半吞半吐小孩彼嚇之情況如畫莊金仞便喝叫他帶路前往。鄒雷擒着他。

拔下門門。便出門來。莊金仞靠着小和尚右邊同走。方下臺階。突然瞥見對面廳裏一

團白氣裹着個黑影。滾將過來。寫得陰森可畏接着便見一條爛銀梅花雀舌鎗。好麗的鎗名直奔

莊金仞的胸前。莊金仞忙側身向左一讓。記清向左一讓更靠近小和尚了飛起刀來。先向小和尚腿上

刷了一刀。使他不能逃跑。果然他哎喲一聲。能叫一聲哎喲總算比松清強些便倒在地下。鄒雷閃眼看

時。來者是個虎面狼頭的道人。頭挽雙髻。滿身紮束。身材高大。滿嘴長髯。甚是凶惡。此即

上文嗆哪一聲所驚動的作者不明寫彌覺有味

方要上前迎敵。這時莊金仞怎肯讓人。騰的一步。闖將過去。一縮

身。讓過鎗頭。揮刀便向道人膝蓋砍去。道人掣轉鎗。使一個青龍豎尾。將鎗一撥。退了

兩步。莊金仞那裏肯捨。將刀向鎗桿上虛砍一刀。迴身一躡。便向道人左肩砍來。道人

順勢一讓。方要回刺。鄒雷早攔腰一劍。揮將過來。道人忙將鎗桿抵住。着一忙字道人已有不敵之勢莊

金仞急於想砍倒他。乘這時。一翻腕。使了個刀花。向道人眼前一亮。接着左手使了個

葉底偷桃。放出一支金鏢。向道人咽喉打去。道人一矮身軀。一面架住鄒雷的寶劍。不

寫接鏢而先寫架劍可見秩序從容不逼一面張開血盆大口。啣住莊金仞的金鏢。莊金仞見了。心裏一驚。大喝

一聲。好妖道。不給你些厲害。你也不知你少爺的能耐。莊金仞尚不脫世家子弟罵人口吻緊一緊手中刀。

上三下四。風車般砍去。鄒雷也將劍使的如一輪明月。奇警從未經人道過而確有此情景上下翻飛。三人

戰了有二百餘個回合。莊金仞心中大急。想着打不翻這個妖道。怎救得俺師叔。而且

兩個人還鬥不過他。豈不可恥。想着心如油煎。自古道人急智生。莊金仞這般一急。陡

然激出一個方法來。乘鄒雷酣鬥不歇之際。閃一個空。暗藏兩支金鏢在手。依舊虛掩

一刀。欵的一鏢向老道臉上打去。道人仍然一偏頭。一口齧住。莊金仞見了。心花怒放。接着照頭一刀。道人將鎗一架。鄒雷一劍同時刺來。道人將身一偏。莊金仞乘他手口不空。身子偏讓。鎗被裏住。無可躲閃之時。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剎那間。莊金仞早向那道人鎖喉一鏢。紮個正着。祇見一股鮮血衝湧而出。咕咚一聲。向後便倒。噲哪。銀鎗滾地。人已嗚呼了。莊金仞還將刀照他胸膛劈了一刀。方回頭向鄒雷道。師叔。咱們去救人罷。

讀此語可以想見莊金仞當時之得意。少年好勝之心。盡如斯。即小虎子當年亦何莫不然。乃至中年。則涵養深而火氣退矣。但今世之激烈學說者。流謂人至中年。即無所用。祇青年可以革命。雖中年不免有些微之暮氣。而古今中外之名將學者及政治家。其成也。大多數在中年時。代則激烈者。不亦太激烈乎。少年固可貴。中年人之閱歷經驗。終較少年人優勝也。

鄒雷微笑。此之謂中年。代之小虎子。

提起小和尚。令他領到後面黑屋中去。小和尚怕死。祇得一瘤一拐。領着二人前往。

一面走着。鄒雷一面問他。寺裏有多少僧衆。殺死的兩個是什麼人。其一人莊金仞已知爲松清。而鄒雷不知也。應

得細問。小和尚答道。那和尚是俺師傅。賽八戒。王松清。好個綽號。無怪要分豬般劈開矣。原是個書吏。因爲

犯賊。逃走在江湖上出家。遇着立門弟子李玄真。學得功夫。後來投入八卦教。來這寺裏掛單。這寺裏老和尚被他謀死了。他便佔了這清涼寺。逐去僧衆。廣收教徒。這寺裏

祇有他和那死的老道白額虎田書林和俺三個。還有一個火工老道。另有八個在家徒弟。都住在大雄寶殿前面走廊外街房裏面。這裏除俺四人之外。便是師婆師太等六七個娘兒們。我佛慈悲這閻黎如此作惡殺却始能救衆故慈悲佛祖假手莊金鄒雷忙問道。娘兒們在那裏。小和尚道。也在黑房裏。師傅和田道長要使喚時。方喚出來。鄒雷問道。那田書林是個甚等樣人。小和尚道。他是八卦教主余太元手下三龍七虎的頭一個。因爲余教主說杭州山明水秀。可以立都做皇帝。所以叫他來幫助俺師傅在杭州傳教。莊金切問道。你咧。從前是幹什麼的呢。小和尚道。俺本是南京天孫錦綢緞店的學生。祇因老闆打的難受。逃來此處出家的。俺師傅見俺伶俐。便教俺練功夫。專供叫喚傳信的差事。莊金切笑道。如此說來。你也不是個好東西。不然怎和師傅睡在一處咧。小和尚道。不是睡在一處。師傅要俺去勸那捉住的男子從他。俺勸他不轉。想着不如要師傅自己去勸。師傅不肯。方在教俺的話。要俺再去。你們便進來了。俺聽得牕子一倒。嚇得躲到牀後去的。三人且行且說。也不知越過多少殿閣廳堂。都是塵封蛛網。如同

古廟破剝一般。莊金仞問道。有多遠啦。怎的還沒到呢。小和尚道。要是走夾壁縫裏闖過來。便近了許多。如今打正路走。須得轉過那邊羅漢堂。後面纔是的。鄒雷見這小和尚天真爛漫。說話爽直。由此便有心要救他。口中却沒說出一霎時。已轉過羅漢堂。月光之下。月字餘波如祇見兩扇黑門。門上掛着一把牛尾大鎖。門額上大書『清涼寺倉

庫』五個大字。絕倒此中盡元寶無怪要稱倉庫小和尚忽然驚道。哦。這面正門是鎖着的。忘了帶鑰匙

來。待俺去取去。說着回身一邁步。忽然眉頭一皺。覺着腿上傷創痛的厲害。鄒雷輕輕拉住他。輕輕二字即上文有心要救他之意。聊着此兩字便覺文章妙絕道。不必去取了。說着持手中劍。照定那鎖。從下向上

一削。那鐵鷹嘴兒已是兩斷。噹啷一聲。鎖已掉在地下。鄒雷就此一腿將門踢開。向裏一望。黑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莊金仞大怒。抓住小和尚。揚起刀來。喝道。你怎敢騙俺。極寫莊金仞少年氣盛以襯鄒雷老成練達跳脫已極小和尚嚇得抖擻擻道。休休急。還有一一層層層啦。鄒雷在百

寶囊中掏出火鑱石來。俯身拾了些柴草。敲着石。燒着了柴草。映在後面。細極蓋夜行執火在前則不能望見前面必須火在人後方能遠視也走進門去。果然是中間一條甬道。兩邊各有一扇板門。都反扣着。加了

鎖。莊金叻心中急要見他師叔。再不能待了。放了小和尚。趕前一步。向左邊門上。噹的一腿。跨喇一聲。那門豁然而開。鄒雷拉着小和尚。跟着莊金叻。走將進去。祇見黑魃魃的一大間房子。那面靠牆跟前。有一張牀。牀上有個人。正翻身立起。鄒雷心中大震。天性那得不震。吾兄弟羈旅東西。讀此不覺黯然而魂銷腸斷。奔上前一望。果然是他久未相逢的姊姊。粉面狼狽。那鄒瑛

猛然見了鄒雷。不覺大恠。二人相對無言。莊金叻上前叫聲師叔。二人都沒聽見。過了

一會。姊弟二人方抱頭痛哭起來。莊金叻大急。嚷道。師傳師叔。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

方。儘着哭。怎麼是好咧。上文極寫鄒雷比莊金叻精細十倍。而此處獨寫鄒雷脫大莊金叻着急。一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是至情天性之亂。人心意寫來如彈入樹深。刻已極。一

鄒聽了。方纔覺着身在清涼寺裏。憂患餘生之至親骨肉。驀地相逢。確有此情景。吾兄弟久不相逢矣。欲求如此。尚不知何日。書至此。悲從中來。淚浸紙背。作者想亦此中。

過來人故能言之。如是其親切也。忙止住啼聲。拭却淚痕。相對無語。此種描寫。入木三分。余祇有拜服。不復能贊一辭。小和尚見了。一

旁發怔。絕妙。小和尚一筆不肯漏却。不解其故。百忙中尚補寫一旁之。還是莊金叻開言問鄒瑛道。師傳。您怎麼被困

在這裏的呢。鄒瑛聽了。方轉動雙眸。上文不言二人注視。而此處云轉動雙眸。此暗襯法也。其寫情刻劃入微。咽了口氣。答道。俺到

這寺裏尋那賊禿。本想和他評理洩憤。或者暫不和他爭執。討些解藥回去。救了您師

叔再說。不料那賊禿存心不良。他已知俺們是和八卦教作對的。俺進門時。他便向俺殷勤招呼。俺和他評理。他詐作驚訝道。斷無此事。斷無此事。俺和檀越往日無冤。近日無仇。害施主則甚。這一定是天時不歪。感冒了。或是檀越在別處喫差了東西。故此生出貴恙來。俺這裏有吏都翁大人施送的正氣丸。待俺取來奉贈。喫了下去。一定就可好的。俺一時大意。沒防着他。那知他起身時。後面突的有個道人。將俺捉住。賊禿便上前幫着。將俺綁了。問俺你是鳳陽人。一定和那鄒雷是一家。同來害俺們的。打量俺們不知道麼。今日在城隍山上。你那賊頭賊腦。俺早就看破了。故此引你來受死。俺這時既已上當。便祇待死。也不屑和他爭辯。後來他將俺送到這裏。這個小和尚便來勸俺。依從咧。答應咧。不知說些什麼。妙絕小和尚無知無識。依樣葫蘆之憨態如畫。俺也沒理他。鄒瑛說着反問莊金叻道。你師叔怎樣了。好了些麼。刻刻不忘手足情重已極必。富於天性者始可學劍信然。莊金叻道。好了些了。祇急着師傅沒回去。故教俺來探聽的。鄒瑛又問過鄒雷和莊金叻相逢的事。鄒雷便道。俺們不必耽擱。救了那邊的娘兒們就走罷。說罷。便叫莊金叻陪着鄒瑛去救那些婦女。救婦女鄒瑛去調度。

當自己却領着小和尚去尋那王松清田書林的金銀。小和尚領着鄒雷等向甬道裏來。這時小和尚的腿已縛紮了。沒先前那般痛。到了甬道。便指道。娘兒們全在這屋的。又指道。鄒爺。俺倆打這裏進去。近的多啦。說罷。引着鄒雷。到甬道盡處。一方板壁之前。小和尚將手向左邊一推。那板壁便轉開了。小和尚招手要鄒雷跨進壁縫。就着一推。板壁大翻身。人已在裏面了。大轉舞臺但是比那機關佈景諸名角新排三四十本的連臺新戲好看多了再穿過兩重板壁。已到了王松清死的房裏。小和尚指點鄒雷。搜得許多金銀珠寶。還有一大包巴豆。一半研了。一半沒研。鄒雷心中恍然大悟。鄒珏一定中了這巴豆毒了。所以腹瀉。想着。既得病源。便好治了。心中大喜。方要回頭問小和尚。鄒珏喫的究竟是否此物。忽見他嘆噓一聲。不顧腿痛。極細雙膝跪地。鄒雷不待他開口。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攙他起來。道。你不必如此。俺都知道了。你便隨俺去便了。祇你姓什麼。叫什麼呢。小和尚叩了個頭。謝了。纔立起身來。道。俺也姓鄒。名叫華兒。鄒雷便叫華兒。將六十兩銀子去放那更夫。并開發火工。向他們說明白原委。每人給銀三十兩。要他遠走謀生。倘要多嘴。任他逃到那裏。

都要殺却的。鄒華兒去了。一時回來復命。鄒雷方領着他從大雄寶殿後門起。每層門都掀起階石頂了個結實。再到後面將銀兩交鄒瑛。把娘兒們釋放。都千恩萬謝領銀而去。原來那些婦女都是王松清花錢在蘇揚等地買來取樂的。這時將他們放出。無異開籠縱雀。鄒雷又取了十兩銀子向鄒華兒說道。你黃昏時可到岳王墳上去候俺。這銀子拏去買衣服罷。鄒華兒聽了大怔。鄒雷笑向他說道。你休多慮。俺生平不欺騙人的。鄒華兒聽了方接過銀子。拜別先走。鄒雷這纔和鄒瑛莊金仞三人尋了些引火之物。敲石取火。分三處放起火來。眼見黑煙亂湧。三人方凌空而去。這時纔是四更過後。鄒雷因這時候城樓上正掌號。不便爬城。便同鄒瑛向客寓裏來。莊金仞越牆先進去。歇一會。鄒瑛和鄒雷敲門而入。鄒瑛是日間明出莊金仞是夜間暗出故分途歸店寫來一絲不苟店小二連忙一面預備茶水。找油壺添燈油。一面向鄒瑛笑道。爺。逛清和坊麼。清和坊杭州娼妓聚處也想必恭喜遇着樂意的姐兒了。鄒瑛不大懂得他所說的意思。便含糊答應。和鄒雷去叩鄒瑛的房門。莊金仞連忙開門迎接。又接過店小二送來的茶水燈油。一面和鄒雷假作久別初會之狀。滿

口寒暄。鄒瑛便吩咐店小二道。沒甚事了。你去睡罷。店小二去後。莊金仞門上房門。鄒瑛一見鄒雷。早忘了病苦。抓住鄒雷雙手。哽哽咽咽。痛哭起來。鄒雷也拭淚暗悲。鄒瑛在旁吞聲飲泣。莊金仞三面苦勸。好不容易。纔將三人勸住了。彼此慰藉。訴說離情。原來鄒瑛鄒瑛先年因爲要到北地尋師。離了豹子林。取道北行。在河南道上。遇着一個小客商。被響馬一簍油謝標圍困住了。一時路見不平。救了那客商。并兩面勸和。在山上住了一日。那客商便邀他倆同行。情願一路供養。二鄒便護送他到了山東。被他抵死堅留。住了半個多月。那莊廷鏞這時在這客商家裏坐館。又佃他房屋居住。那客商請他來陪二鄒。三人言語投機。傾心吐膽。說起來。歷二鄒知是史案受屈的志士。深爲惋惜。後來談起鄒雷也相認識。莊廷鏞便誠意懇求。將他兩子莊金人。莊金傑。和姪兒莊金仞分拜在鄒瑛鄒瑛門下。學習武藝。以爲報仇之備。鄒瑛姊妹可憐他家的沉寃慘遇。便一口答應了。攜帶莊家小兄弟三個同行。教授技藝。莊廷鏞絕無顧慮。也不留戀。後來二鄒尋師不遇。回到豹子山。鄒瑛收了莊金仞做門徒。莊金人莊金傑便拜鄒瑛

爲師。他三人聰明有種。學業孟晉。不多時便學成了十八般武藝。二鄒便叫他三個回家省親。莊金叵後來又遇不平頭陀練成劍術。莊金人兄弟尙在練習。還未成功。所以他們三個接了不平頭陀的訊。便到杭州來。想要會師請益。不平頭陀不曾訪着。却遇着鄒珏鄒瑛。便五人搬在一個棧房居住。莊氏小兄弟三個尙都不知道他們師傅是女子。鄒珏等二人也不說破。祇推煩囂。老少兄弟各自分居一個房間。至於鄒珏鄒瑛這回到杭州來。却是因爲接着黑虎大王鄭虬的書信。說妖匪教匪。醫集太湖。我輩亟宜乘此聚而殲之。兄已分約諸俠。尙望兩弟惠然肯來。等話。鄒珏鄒瑛便先期動身。繞道鳳陽。探聽家中訊息。四處訪問。仍無下落。二人便商議。離鄭虬所約之會期尙遠。不妨到杭州遊玩西湖勝景。開豁胸中悶氣。便取道皖南。來到杭州。沿途也做了不少的行俠仗義之事。後事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胡萬春殺兩水卒。非寫胡勇。更非枉死兩卒。蓋以襯出崇島之兵精耳。鄒雷聞兩姊訊息及見姊。兩次寫其心中震盪。致忘身在險境。皆入情入理之筆。

第一百零四回

聚羣英孤瑩悲冷月 議大計杯酒貫長虹

話說鄒珏鄒瑛等到杭州的那一日。便聽說有個會飛的餅店伙計黎世鳳。和一個劍俠鄒雷。拏住了個賊知府。二人聽了。知他兄弟在此。便立意暫時不走。想尋着兄弟見

一面。離情滿紙羈旅人。不忍卒讀。

從此日間滿城尋訪。不得蹤影。便着小花榮莊金仞等三個齊去訪

問。後來聽得狄家聽潮居出了事。

又將九十六回中事一提其聖歎所謂草蛇灰綫法耶。

便疑鄒雷避走了。却又想到

鄒雷的氣性。必不肯受這種氣苦的。

雖然令弟已非舊日阿蒙矣。

此時一定還在杭州。對待這班官府

如此一想。更不肯離開此地。且不分晝夜的出外訪探。恐怕鄒雷有甚舉動。好即時挺

身出來幫他的忙。那一日。鄒珏出門閒逛。偶爾聽見萬之一在馬行裏說話。是關東口

音。關照到九十九回中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

心中一動。想道。聽說那犯事的狄家餅店裏能飛的伙計黎世鳳。

即是關東大盜遼東鶴。南邊省份關東人極少。不要他就是那遼東鶴吧。想罷。便立住

脚細聽。愈聽愈似。便退兩步立在僻處等候。萬之一出來。想要探他的行止處所。不料

萬之一積伶之極。那馬又快。鄒珏在這鬧市之中。又不敢展施陸地飛行法。祇好看

他如飛而去。回到棧房。和鄒瑛兩個密商。鄒瑛道。照您聽得的言語看來。俺想那人今夜一定到都統衙門去的。俺們祇到都統衙門去候着。定可以遇見。并且俺昨夜到都統衙門去探聽狄家訊息。暗中聽得老小兩個韃子商量要害狄家。咕嚕了許久。議定要將虎弟和萬之一也辦成個大逆不道。奏明皇上。繪影圖形。捉拏他倆。俺心中大怒。便想下手那騷韃子。轉念一想。兄弟還沒尋着。且不要闖禍。便忍住氣。回來悶睡。您昨夜什麼時候回來。俺也沒知道。今日俺醒來時。您又出去了。飯後。俺一人坐着悶想。想一會。氣一會。倒氣出一個方法來了。俺想去盜他的奏摺。給他換上一個。好在莊金仞能幹這玩兒。俺便教他寫了一個請獎狄家的奏摺。莊金仞家學淵源。辦此事自能勝任。愉快作者調度有方。不愧為軍事學家。那萬之一俺們雖不認識他。想來名下無虛。他既然能夠傳名萬里。必也是我輩中一個出類拔萃的英雄。便也將他和俺們虎弟名字敍上。并說他倆不願爲官。好圖個輕鬆身體。好走江湖。今夜因此事。俺們也須到都統衙門裏去走一遭。如今帶着去候萬之一。那麼再好也沒有了。說着。鄒瑛便將莊金仞寫的摺。給鄒珏看。鄒珏展開一看。楷書

寫得一泓秋水一般。澄澈清朗。不覺贊了一聲好。再看那文法。有些懂得的。有些不懂

的。寫二鄒略識文字便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倘寫得能文能武即出乎人情矣便依舊疊好。向鄒瑛道。如此辦最好。俺還想着那強

奪別人牲口的扎薩克圖。如此行爲。若不除去。終是百姓之害。處處關心民瘼不愧俠士尙臨民者如此存心民生問題

能決久矣。且不管俺見的那人是不是萬之一。這扎薩克圖却非宰了他不可。二人商定了。

昨夜驟觀此兩字似是錯誤及細算時日九十九回中事此際敘之確是昨夜於此足見作者之心比髮尤細矣黃昏。鄒瑛鄒瑛兩個飛進旗營。擒住巡

夜的小兵。問明了扎薩克圖的營頭。將小兵縛了。依他所說的尋着了扎薩克圖的營

房。鄒瑛躡進去。將他刺殺。割下首級來。便到文案房屋頂上。去偷換奏摺。直待萬之一

和狄家姊弟進了旗營。鄒瑛和他一前一後的守着兩個牕戶窺探。後來萬之一差狄

金兒姊弟倆去鬧鬼。鄒瑛便乘機將奏摺取出。拆開下面封口。對換停當。順手取了桌

上漿糊。此文案桌上第一工具也依原封好。擺在原處。纔暗隨着萬之一後面。直趕到棲霞嶺。可惜那

夜月色不亮。兼之村屋牕戶過矮。鄒瑛在屋上又恐怕萬之一錯會來意。遂不敢冒昧

下去。所以沒看見鄒雷。更因在上面聽不清說話的聲音。祇斷定了見的那人便是萬

之一。却不知他兄弟鄒雷也在這屋裏。所以祇將扎薩克圖的首級攢下。人却不下來。及至鄒雷首先搶出房來。鄒珏已走。鄒瑛眼快。在對面屋上。雖看清了出來的是鄒雷。却陡然一想。這事似乎是蓋了萬之一的面子。因此發了幾句話。便走了。本想今夜瞞却此事。再去相會的。因此日間姊妹二人一高興。便去進城隍山。纔闖出清涼寺這個亂子來。大家說明白了前後事情。都恍然大悟。自九十九回一個悶葫蘆至此纔打破。不但當說話時東方已白。莊金人莊金傑兄弟已醒。莊金初過去喚了來。見過鄒雷。又談了一會。

鄒雷便說起在清涼寺搜出巴豆的話。斷定鄒珏是中了賊忒下的巴豆毒便要莊金初去請醫生。待到辰

牌時分。醫生纔來。此醫生已算大慈大悲的據吾所知無論中醫西醫無論古今凡業醫者其學業尙毫無所得時即先學擊腔作式寅請亥到還說診務忙不過來抽空而來的實則五日不開張

也是非捱不可謂非如此不見其身分嗟乎病者延喘待救家人惶懼企盼之情不獨不足以當大醫之願念且益促其架子之加大吾誠不知其何心倘予解剖至少其血必是涼的其色必是黑的。診過脈

便問鄒珏患的什麼病症。絕倒診過脈反問病者何病又何必診脈咧鄒雷將誤喚巴豆的話說了。醫生道。對呀。

俺診脈時。便看出是中毒了。絕倒罵盡吹牛欺人之庸醫幸而遇着俺。不然就難救了。說罷。便提筆寫

了個條子。叫店小二到藥店裏。贖了一帖除毒散和正氣湯來。交給鄒雷。乾嘉以前醫生包製藥餌此等

處非作者錯誤蓋保存書的時代性也 鄒雷取四兩銀子謝了醫生。彼時最紅醫生之謝禮不過一兩得此者國中不過二人耳當時人之筆記可考證鄒雷一擲四兩無怪此

公事極 那醫生懸牌三十年了。不知牌下有若干冤鬼 從沒見過這般大手筆。他還以為鄒雷着急

病人。拏錯了。怕他省得時翻悔。不敢假謙讓。連忙塞在袖裏便走。燃犀鑄鼎形容盡致作者之筆亦未尖刻矣不怕有

傷忠厚耶 鄒雷將藥煎好。給鄒珏服下。漸見好些。便叮嚀鄒瑛和莊氏兄弟好好服侍。抽身

回到棲霞嶺來。將前事對狄葆興夫婦和王三夢說了。祇沒說他倆是女子。狄葆興聽

了大喜。道。師傅何不請來這裏同住。一來俺應盡地主之誼。二來師傅骨肉團聚。俺也

歡喜。三來能人多幾位。俺們這些廢物又好託福仗膽。安心許多。說罷。便催鄒雷去接

來。王三夢也在一旁攛掇。鄒雷連忙答應。一定搬來同住。可是日間怕惹人眼目。還是

夜裏搬來。於是大家匆匆喫過飯。狄葆興和冉氏夫婦二人忙着拾掇房子。王三夢便

準備在鄒雷住的房裏加鋪兩張牀。鄒雷連忙止住。拉狄葆興到一旁。暗將他兩個是

女子改扮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他。葆興方纔明白。忙要王三夢開了後進。暫時將後面

中間一間拾掇。打掃乾淨。鋪設好。王三夢聽了一怔。暗想怎好哥兒們不住在一間房

裏親熱些兒。倒要分開另住。是何道理。但是又不便細問。祇好糊裏糊塗依着葆興說的。將後進正中一間開了鎖。領着妻子去打掃去了。鄒雷和葆興夫婦二人又談了一會。已近黃昏。房屋已拾掇完畢。鄒雷便出門。慢慢的歎步而行。向岳王墳走來。將到墳前。老遠的望見那墳前跪着的四個鐵人。前面有個少年學生模樣的人。在那裏對着四個鐵人奔來。跋往走近一看。却正是鄒華兒。換了衣服。還載了一頂小帽子。背對着鄒雷。正在依次踢打鐵人。鄒雷看了。暗暗點頭。學劍者必具忠義之心。華兒如此舉動。雖屬兒戲。其意志可嘉。鄒雷蓋深許之矣。便近前低喚一聲華兒。低聲二字將鄒雷愛許之意表露無遺。鄒華兒聽得回頭一望。正是鄒雷。心中大喜。道鄒爺。俺候了半天了。鄒雷問道。你在這裏幹些什麼。鄒華兒道。俺沒幹什麼。等了許久。還沒黃昏。俺心裏焦燥。看着這四個東西。想起在寺裏時。聽得寺前書場上說書的人說。這四個東西便是謀害岳爺的奸賊。俺恨極了。便打他兩下子出氣。打了沒幾時。您鄒爺就來了。鄒雷聽了。微笑道。隨俺回去罷。鄒華兒聽了。絕不遲疑。歡天喜地的隨着就走。在路上向鄒雷說道。鄒爺。清涼寺給火燒了。燒的成了一個垃圾堆。可是你老幹的麼。

稚氣如畫●作者借此了却清涼寺一案蓋燒成了拉圾坪被殺的屍骨當然也成焦炭而被認為焚死也。鄒雷聽了向他急瞪了一眼。鄒華兒嚇的不

敢再則聲。悄然同到棲霞嶺來。鄒雷領着他。見過狄葆興夫婦。和王三夢等。便寫了一封信。要他去接鄒珏。鄒瑛。莊金仞。莊金人。莊金傑等五人來此居住。鄒華兒去後。約摸到初更時分。便同着鄒珏等五人前來。狄葆興。王三夢等自有一番殷勤接待。不必細說。此時鄒珏已經痊愈。鄒雷便和兩姊日夕聚談。閒時指撥莊金人。金傑兄弟的劍術。教導鄒華兒武藝。整日價足不出戶。借此消磨歲月。過了幾天。王三夢來說。金井工程完竣。慧仁和尙也親自來說。彌勒庵功德將告圓滿。看看四月十五日的葬期時近。鄒雷祇日夜盼望萬之一回來幫忙。忽一日。夜晚過後。鄒雷等一千人都在狄葆興房裏閒話。忽見門帘一動。躡進一個人來。狄家夫婦大驚。鄒雷忙定睛一看。却是狄金兒。隨後狄正祥也跟着進來了。狄葆興夫婦這時也看清了。便叫他倆和在座諸人相見過。連忙一人拖住一個細問。狄金兒姊弟二人帶笑帶說。將以前各事細說了一番。并說大家約定在靈隱寺會齊。萬師傅去等候衆人去了。所以還沒回來。却叫俺倆先回來。

送訊。鄒雷聽了大喜。狄葆興夫婦二人也非常高興。方要找王三夢商量預備酒飯。菜蔬和住的房子。却不見他了。鄒華兒便起身去尋。一時回來。說王三爹正在宰羊。王三媽和小傻子在燒飯。一會兒就來。

插此數句雖是滑稽插科亦寫王三夢之熱心慕俠

正說間。果然黃玄子殷玄珠萬

之一等領着許多人到來。鄒雷一一接待道謝。狄葆興也忙着招呼在座諸人如鄒珏等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的。鄭虬便兩面代通姓名。說明行藏。衆人一番敘舊結新的歡欣。自不必說。寒暄既畢。王三夢已擺上酒菜。大家同到大廳落坐。開懷暢飲。自有一番歡敘。不必細表。天明席散。鄒雷萬之一和狄葆興引着衆人歸房歇息。一夜無話。次日清晨。衆人起身。鄭虬和萬之一商量先派人到彌勒庵去護柩。恰好早飯時。胡萬春和聞福疇二人也飛步趕到。便議定黃玄子殷玄珠黃岫雲董玉寶先行。胡聞二人帶了柩夫隨後。都往彌勒庵去。將近黃昏。衆人起身步行。到了庵裏。與慧仁相見。說明原委。便到玄化和尙柩前。黃玄子和殷玄珠與玄化和尙同門學藝。而且交情最厚。那一番哀痛。真是敘說不出。就是黃岫雲董玉寶也悲痛不止。一時聞福疇胡萬春二人率

領着王三夢代雇的槓夫十多個人到來。慧仁和尙勸衆人止住悲聲。隨即領了八衆僧人。鑿鉞齊鳴。魚磬合響。來到柩前誦經。繞柩三匝。慧仁和尙唸咒畫符。遍灑楊枝水。這時槓夫已將柩紮好。托槓在手。黃玄子等列在柩旁。祇聽得慧仁念念有辭。大喝一聲。八個槓夫應聲吆喝。一齊扶槓上肩。飛步將柩擡出。慧仁至此也不免灑了幾點慈悲淚。衆人的悲哀自不必說了。靈柩出了彌勒庵。黃玄子代鄒雷謝了慧仁。說明不便親來的話。又請慧仁轉謝僧衆。並請免送。慧仁念畢。便謝了僧衆。獨自隨着黃玄子等送柩。殷玄珠攔謝再三。最後慧仁說要到棲霞嶺墓上定向至。殷玄珠等方纔讓他先行。路上十六個脚夫換肩槓擡。一氣奔到棲霞嶺來。鄒雷迎在路邊跪接。狄金兒姊妹隨跪在後。鄭虬方農顧縉李自芳鄧元姑盧多兒郭玉瓊印瑞芬孫志雄等都攔柩行禮。鄒珏鄒瑛莊金叵莊金人莊金傑鄒華兒也都跪在道右。祇狄葆興王三夢在墓上招呼沒來迎接。祇留着小傻子在此設祭桌擺供品。槓夫打杵立住。待衆人一一祭過。撤去祭桌。方擡到小山上墓地前歇下。衆人繞隨齊到。黃玄子殷玄珠鄒雷等固然

是痛徹肺腑。淚如泉湧。衆人無論和玄化和尙識與不識。想到玄門事業未成。老成遽謝。無不掩面而泣。這時已近三更。慧仁在月光之下。是十五夜間特寫此語。事點醒讀者細膩之至。看過羅盤。昂起

頭來。看過羅盤之後說話自然。是由低頭而昂頭細極。

向衆人說道。時辰到了。可以落葬大吉了。

堪輿口。吻逼肖。

黃玄子便

招呼衆人。自狄葆興起。一一祭拜。直至王三夢止。都拜過了。鄒雷一旁還禮畢。槓夫和

土工便一齊動手。扶柩落土。雖是靜寂寂不欲人知。然而那種戚惋。較那大吹大擂談

笑告窆的強勝萬倍。

此語意遠言長。讀者當細味之。

破土封棺禮畢。大衆泣奠一番。鄒雷直哭得昏倒在

地方。農連忙將他抱起。鄧元姑趕到屋裏去取薑湯。

特寫方農爲親情也。特寫鄧元姑則有深意存焉。

衆人圍着低

聲呼喚。

低聲二字不忘。前議之秘密。

方在慌亂之際。突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大羣人。直奔墓地。跪

下便拜。狄金兒狄正祥姊弟連忙跪下。代鄒雷還禮。可是他兩個心裏却和衆人一般

的驚詫。不知來的是一班什麼人。黃玄子等忙在月光之下。定睛細看。却是神刀俠士

顧鵬。西方朔梁玄通。白面天官裴世勳。雙鎗將蕭方。通臂猿穆玄莊。賽尉遲馬騰雲。玉

面哪吒紀寶璉。神捧唐采蘋。海龍王張斌。小典章李世龍。賽仁貴郝國雄。不平頭陀朱

奇。不平頭陀之姓名至此方點出奇極

千里俠莊廷鏢。白額虎梁洪。錦毛獅梁廣。金錢豹梁孔。小悟空孫彪。

八臂哪吒童天虎。笑面虎夏小燕。白面金剛蕭忠。銅鎚蕭厚。鐵爪馮裴國虎。貫日虹裴

國鸞等。一班老少男女英雄共二十三位。衆人也有認識。也有不認識的。俟他等哭拜

過後。互通姓名。其中有久別乍逢的師兄弟。有感恩知己的好友。有情誼深重的師徒。

有分手已久的刎頸交。見面之下。都十分感慨。但最親切而又悲痛的。要算神刀俠士

顧鵬和冲霄鶴顧緝。以及那穆玄莊的弟子千里俠莊廷鏢與小花榮莊金切花班豹

莊金人飛鏢莊金傑等四人。骨肉流離。驟然相遇。直哭得淚竭眼昏。不省人事。這一陣

亂騰騰。早驚動了嶺上嶺下的四鄰八舍。都出外觀探。西方朔梁玄通遼東鶴萬之一

怕釀出事來。便和黑虎大主鄭虬邀衆人到屋裏寬坐敘談。狄正祥和鄒華兒攪着鄒

雷。隨着衆英雄一齊進屋。狄家父女叔姪帶着王三夢夫妻父子連忙調擺椅櫈。細極

見說部中敘及多人驟集絕不顧及坐椅作者獨於此等不經意處着眼兒女英雄傳外堪稱獨到衆人到了大廳。略序齒輩。便紛紛坐下。序次是

慧仁和尙。裴世勳。顧鵬。梁玄通。黃玄子。穆玄莊。殷玄珠。朱奇。馬騰雲。鄭虬。莊廷鏢。萬之

一。黃岫雲。方農。鄒珏。鄒瑛。鄒雷。李自芳。李世龍。郝國雄。孫彪。童天虎。張斌。鄧元姑。孫志雄。顧湘。梁洪。梁廣。梁孔。紀寶璉。唐采蘋。胡萬春。聞福疇。董玉寶。莊金仞。莊金人。莊金傑。郭玉瓊。印瑞芬。盧多兒。夏小燕。蕭忠。裴國虎。蕭厚。裴國鸞。等。捱次而坐。狄金兒。狄正祥。姊弟兩個在下首主位相陪。狄葆興夫婦幫着王三夢一家子整治葷素酒筵。鄒華兒同小傻子奔來跋往的斟茶沖水。慧仁和尙茶罷告辭。鄒雷起身謝了衆人都起身相送。然後歸座。坐定後。梁玄通方要開口。第一個快嘴不愧西方朔之稱鄒雷早離座向裴世勳雙膝跪下。裴世勳大驚。連忙起身還禮。攙他起來。道。賢姪有話好說。何必如此。鄒雷灑淚。言道。爲俺恩師墓碣。需求老叔大筆。說罷又拜下去。裴世勳連忙還拜。道。義不容辭。當得效勞。鄒雷又謝了。方纔歸座。梁玄通這纔開言說道。俺自創立赤霞莊。便四處尋訪同道。因爲聽得鄭虬賢弟說。白眉師兄祇爲要創一個立足之地。纔來浙江尋訪溫處一帶。張煌言老前輩的舊部。因此在杭州感疾坐化。俺們後死者固然應該繼他未完之志。這大家託足之所。也是萬不可無。而且萬不可緩的。故而俺便想取洞庭兩山爲俺們復

國的根本。去年在河南遇着不平頭陀朱賢弟。俺見他已出家。問起來。纔知他在天台雁蕩做和尚。便詢問浙中音訊。就此知道莊廷鏞賢弟從穆師弟學藝以後。到西川行道。遇着北方第一大俠鎮天劍呂曙村先生。同入天台學劍。萬之一聽到這裏。連忙向莊廷鏞朱奇二人細望。却正是他在天台雁蕩遇的那和尚和老者。心下恍然大悟。讀者讀也恍然大悟插此一段了結第九十五回事接聽梁玄通說道。朱賢弟說雁蕩山最好隱藏。俺便同去探望。那知

呂先生方要同他姪女呂四姑。姪孫女呂四娘等浮海去另闢江山。他說天台祇可遁跡。不能屯兵興師。俺也極以爲然。那處所非你我飛行絕跡的人。不能出進。如何能作圖大事的根基咧。俺便邀朱賢弟幫俺奪洞庭。朱賢弟將他孫女託付莊賢弟。還有一匹坐騎是呂先生留給他的。大弟子的。都交待過了。關照前文掩映成趣便同俺探過一次洞庭。果然好個所在。那西山四面是水。百餘里膏腴之地。宛在水中央。東山祇一面連陸。三面是水。兩山都紆迴曲折。易守難攻。後來數攻洞庭屢折兵將於此先伏一筆後來探得山寇唐士熙是野遊神元元真人唐天虬和他嫂嫂養的私生子。山裏的強盜頭兒和什麼三龍七虎都沒甚要

緊。祇有那余太元余飛熊等一班妖匪。都會邪術。却不易對待。俺倆便決定分頭約請同道英雄。并求曼師和呂先生來破妖法。先請了鄭賢弟到來。俺倆纔抽身分途尋請。并叫俺三個小孩子和紀唐倆女弟子到各地邀請同道。裴大哥蕭大哥兩家子便是俺接來的。裴大哥正因端方正直被參劾丟官。斯言也語重心長良吏豈易爲哉作者於此其有所感觸而發乎俺就特請他

來。攀劃。曼師也答應就來。祇因人不大舒適。沒肯同行。俺回來後。將赤霞莊外事託鄭賢弟。內事託莊大哥。俺復到雁蕩催請。却祇遇朱莊兩位。呂先生早已動身去國了。朱賢弟將孫女帶了。和莊賢弟齊離天台。到赤霞莊。孩子們也請得各地同道到來。却又得着白眉師兄的凶訊。因此大家連夜趕來送殯。俺這兩次漫遊。得着幾個不好的訊息。說出來時。有干連的各位同道好友。千萬垂着急。一樁是五義寨兩個山頭。都被官兵放火燒了。這是鄭賢弟知道的。好在俺們就要取洞庭了。沒什麼緊。二是俺們同門師兄弟神拳太歲李玄真。現在正在洞庭西山。暗中主持。最後一事。俺們的不幸太大了。曼師於四月初四日圓寂了。姜輔仁送信來的。現在還在俺莊上。說着。撲簌簌掉下

淚來。當時座中玄門諸人聽了。無不大驚失色。有痛哭失聲的。有猛然昏去的。有愕然失覺的。紛紛攘攘。頓時大亂起來。馬騰雲萬之一斐世勳。李世龍。郝國雄。張斌等。連忙救喚勸慰。止住這個。喚醒那個。鬧的嘈做一團。朱奇便埋怨梁玄通。太嘴快了。這事應該慢慢的說出纔對。梁玄通哭着說道。俺先本想暫時不說的。故上文有沒肯同來之語而不言其病狀後來一想。橫豎是要哭一場的。不如早些說了。大家好作個計較。朱奇見衆人哭的沒休歇。紛紛勸勸也不是事。便和裴世勳商議。裴世勳立起身來。走到大廳當中。高聲說道。衆位俠士。曼師既已歸西。大家應該商議盡禮。繼志和一切大事。纔是道理。衆位俠心壯志勝我百倍。怎也如世人俗態。不說兒女子態。恐觸座客也。下語極有分寸。不愧是老官僚。這事豈是一哭一急。所能了的。還望衆位節哀細想纔好。此一段話活脫是一個老翰林聲口作者。真繪人是人。繪神是神。文章之能事極矣。這話一出。果然衆人齊止悲聲。接着又嗷嗷紛紛的亂議辦法。殷玄珠急向梁玄通詢問。曼因病狀和逝世情形。梁玄通將遺書取出。衆人便將曼因的遺書。和鄒雷先時取出的馬玄化遺書。補筆亦省筆循環傳觀。兩書都異常悱惻。曼因書中并囑依佛教教規。火葬遺骸。衆人觀畢。仍交梁玄通

鄒雷二人收好。便商議要到開封奔喪。計立門徒衆和與曼因道義之交。要去的有顧鵬。梁玄通。黃玄子。穆玄莊。殷玄珠。朱奇。馬騰雲。鄭虬。莊廷鏢。黃岫雲。鄒珏。鄒瑛。鄒雷。鄧元姑。孫志雄。顧縉。梁洪。梁廣。梁孔。紀寶璉。唐采蘋。董玉寶。莊金仞。莊金人。莊金傑。郭玉瓊。印瑞芬。盧多兒。夏小燕。蕭忠。蕭厚。裴國虎。裴國鸞。狄金兒。狄正祥。等數十人。其餘沒大交情的。胡萬春。李世龍。郝國雄。也要同去。於是大家議定。分三路啓程前往。第一路。顧鵬。殷玄珠。馬騰雲。黃岫雲。鄧元姑。孫志雄。顧縉。等。取道南京。第二路。梁玄通。黃玄子。穆玄莊。鄭虬。鄒珏。鄒瑛。鄒雷。梁洪。梁廣。梁孔。紀寶璉。唐采蘋。等。取道安徽。其餘的人爲第三路。陸續動身。隨便覓路前往。又議定請萬之一護着狄葆興夫婦往赤霞莊居住。大刀聞福疇。隨同海龍王張斌。穿雲燕方農。雙鎗將蕭方。去崇島守島。就請蕭方主持事務。替換邱家兄弟往開封成禮。還有不去的。如小豹子李自芳。小悟空孫彪。八臂哪吒童天虎等一班人。全住赤霞莊守莊。并請白面天官裴世勳暫時主持赤霞莊的內事。遼東鶴萬之一主持外事。李自芳并到河西坤去帶了神犬小黑龍就到莊上守門。

商議已定。裴世勳便取筆伸紙。代玄化和尙題了墓碣。交給王三夢去置辦。這時酒菜已俱擺上。狄葆興讓衆人落坐。便要親自斟酒。馬騰雲伸手拉他坐下。道：「老哥哥，您也坐着喝一杯罷。休這般酸鬧了您瞧。這許多桌。這許多人。要依您這一來。明天這時候或許可以坐下去喫。今天可就祇夠斟酒的了。說罷。不管三十一。便硬捺住狄葆興在他身旁坐下。狄葆興還想讓到下首主位上去。祇因拗不過馬騰雲膂力大。抵住了。跑不開。祇好坐了。馬大哥久達了精神。猶如往日。令我浮一大白。快人快事。世之愛酸者。倘得使其常逢馬大哥。捺住他。豈不快哉。酒過一巡。梁玄通開言說道。此老口快。猶如往昔。俺這回到這裏來。第一樁要緊的事。固然是給白眉師兄送葬。却是又因聽得玄門同道中有許多人到了這裏來了。俺便想乘此大家聚會。商量一個法則。圖咱們的大事。如今殷師妹和崇島諸位又都來了。俺們這可算得第一回大聚會了。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切應該做的事。不妨大家就此商量定妥。也好大家知道。各自努力。鄭虬答道。這話極是。俺的意思以爲第一着。還是要得個地方做根本纔好。白眉和尙和俺到杭州來。就是爲此而來的。俺們今天送他入土。更應該記得他這番卓

見。繼成他的遺志。說到這根本之地。俺先祖所經營的臺灣。却是一個最好的地方。慚愧俺和臺灣人太沒交情。諸位更是生疏。那個島地面也太大。不是俺們幾個人走去。就可以制治的。況且自俺家敗走後。韃子派重兵駐守。恢復更難。俺們現在所有的。赤霞莊。祇能作個幾個人秘居的地方。不能大展。這是誰也能想得到的。崇明外島俺也到過了。雖是形勢天然。很可以屯聚人馬。嚴守待時。但是島內多是砂地。可耕的極少。并且地面不寬。樹木雖有。造屋不易。現在聽說還是邱大福邱大壽哥兒倆。將他倆在北京宮內盜得的一支珊瑚樹賣給波斯人。得了幾萬銀子。纔辦糧釘船。珊瑚樹至此得不露痕跡俺們倘要是在那島內屯兵大舉。糧草打那裏來咧。打劫不是俺們肯幹的。就

算不得已而爲之。也不是個長策。萬一被圍。沒處打劫時。豈不是束手待斃麼。方農接聲言道。如此說來。俺想祇有兩處地方。俺們好佔做根本的。一處是俺師傅現住的湖廣洞庭湖。湖中荒洲極多。島嶼也不少。若要屯兵。足敷三五萬人耕墾的。張斌師弟最歡喜這所在。他說出兵容易。此張老英雄屯的海島。要好百十倍。那一處便是蘇州的

洞庭東西兩山。俺曾探問多時。這兩山合計足有二三百里寬闊。土地膏腴。居民稀少。且多是避秦之人。正和俺們志同道合。聽說唐士熙便是拏滅清復明四個字。騙那兩山百姓歸順他的。山上出產極多。除了鹽一項之外。什麼東西都全。關起門來。過一百年兩百年也不要緊。梁四爺看定了這個所在。真可算得巨眼獨到。梁孔接着說道。俺曾探過東山三次。混進西山四次。暗探一次。那東山地面。沒西山那麼好。荒地極多。秀山也不少。將來俺們佔了。要是都墾熟了。真可以養活好幾萬人馬。樹木却比西山多。還有幾十戶窰戶。任憑要造多少房屋。也用不着着急。那八卦教的什麼真人大王三龍七虎都在東山。沿湖都釘了梅花樁。有一座木城。還不打緊。那外面包着一座竹城。却是厲害。周圍六七十里。全是密密層層圓筒大竹排紮的。絲風不透。竹子迎風搖擺。滑輒異常。爬是爬不進去。頂上竹枝輒嫩。也無處立脚。外面仰望裏面。一點也看不見。裏面要看外面。却看得明明白白。要是裏面伏着弓弩手。外面去攻時。祇好去一個死一個。去兩個丟一雙。西山便另是一樣了。四面是山。裏面也是山。從湖裏望。去就像一

座無人無路的高山。可是進了山。便見阡陌縱橫。果樹參差。那纔真是世外桃源咧。唐士熙等都在這山裏。現在屯了有一萬多人馬。糧食堆集如山。山裏百姓都是農夫漁戶。目前都被唐士熙騙伏了。他們原是不降清。不納稅的。唐士熙聽了他軍師白面書生王雄健的。嚮窠那俗語說的強盜也要留三十里寨子的話頭。本山百姓倒也鷄犬不驚。桑麻遍野。西山四面靠水。唐士熙築了許多礮臺。外面水裏又有四隊船隊。大小有千多號船。閒時打漁送魚。有事時大船領小船。四面一圍。便是一座水城。入情入理匪夷所思兵卒是練好了的。長鎗硬弩是滿足的。鳥兒也休想飛進去一隻。慢說是人。借梁孔口中細說兩山厲害一

為將來難攻折將張本一為衆人將來託足張本且梁孔在本書中尙未露面說話故借此表出作者不寫一閱字不錯使一人不亂說一語如此可證●兩山情況敘來八面威風却不落舊小說窠臼此等超羣文字殊非易

衆人聽了。都舉杯仰飲。齊讚道。好個所在。萬之一起身。高聲說道。放着俺們南北兩派。四十餘個俠士。若不能取得這一拳土。做個立足之地。豈不令天下後世英雄笑殺俺萬之一……顧鵬起身搶說道。咱們同道。要不能滅却妖盜。佔得洞庭者。有如此酒說畢。將一杯酒潑的倒在地下。兩眼圓瞪。銀鬚亂舞。呼氣也傳神之筆男女衆俠齊聲應道。願拚

此身。這時直把個王三夢在旁邊看得眼直涎流。恨不得也說句什麼纔好。絕倒夾敘王三夢狀態一

爲筆墨休歇二爲襯託衆人雄風三爲旁寫較正寫容易出色讀者幸勿祇認爲滑稽穿插或故示閒暇辜負作者之用意也。衆人都灑酒發願畢。梁玄通又向衆

人說道。洞庭唐士熙。雖是掛着個滅清復明的大招牌。却祇是拏來騙人的。以往八卦教所做的事。俺們都是知道的。似這等。不要說他們復國仇是口頭禪。就是他們真個復了國仇。那百姓的苦也就夠喫的了。何況他們專和俺們作對。俺們就是不要這洞庭一片土。公義私仇。也得滅却這夥妖盜纔是道理。衆人聽了。齊聲應是。說話時。已近天明。狄葆興便叫小傻子將稀飯小菜取來。衆人喫過。王三夢已將後進房屋。一連七間。收拾乾淨。祇是鋪蓋不夠。好在四月天氣很熱。王三夢平時本帶着織蓆賣錢的。此時將所有的木料。便支起幾十張板牀。都鋪上鋪了新草。蓆狄王二家甚是過意不去。滿口賠罪。在衆俠士都是歷慣風塵的。視此已是乾淨享福了。舊小說中每遇衆人聚會輒不顧問其會所中食住等用具之敷用否此書獨於此席散後。鄒雷萬之一已將房間讓給裴世勳。裴世勳執意不肯。無柰衆人都在後進。分別男女房間。各據一牀。鄒雷萬之一等也在內談天。就是他兩個

孫兒孫女。裴國虎。裴國鸞。也不肯到前面來。狄葆興乘此竭力邀請。裴世勳方到前面。廂房裏安睡。後進屋裏。衆位俠士。也有師徒朋友。叙問別後事情的。也有骨肉手足。細說家常體己的。也有講究武藝的。也有議論大事的。紛紛攘攘。此往彼來。都不肯辜負這難逢的盛會。直到紅日上昇。依舊團聚暢談。沒人上牀睡臥。辰牌時分。王三夢和他兒子小傻子。父子倆個。挑了幾擔連夜燒好的熱水。和狄葆興叫小傻子將買來的面盆。盥巾。嗽盂。梳篦等項。送後了來。衆人盥嗽梳洗畢。都到前廳落座。稀飯已經擺上。狄葆興陪衆人喫過。顧鵬便道。俺們這多人口。久住此地。諸多不便。雖是咱們不怕那官府怎樣。却是鬧起來。不但無益。而且白眉和尚墓工未完。很多妨礙。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雖是盛會難逢。須知盈滿鬼妬。依俺的意思。開封弔唁以後。崇島還要聚首。此刻不如且散爲佳。悽然惋然。雖俠士仍不免於受壓迫。吾輩平民弱者。毋怪死無地矣。悲乎。穆玄莊道。穆玄莊之名見於第一集至此始見其開口發言。此等佈置奇絕。匈奴未滅。不是我輩聚樂之時。就是到了開封。因喪而忘國事。也不是曼師陰靈所許。何況在此地咧。咱們走罷。壯哉明哉。心雄理激。洵乎俠士之言。穆玄莊一鳴驚人。至此始說話。故作者特爲寫此壯激之言耳。衆人聽了。一唱百和。紛紛

向狄葆興告辭。狄葆興雖殷勤留住。但是人多語雜。也不知向那個說的是好。不一時。白面天官裴世勳已將孫兒孫女託付黃玄子帶往開封去奔師祖的喪。自己便要動身。獨是此文人先走蓋諸俠猶有與不去者話心事敘離情獨裴天官灑然無罣無牽故耳作者特寫此身以反襯諸俠之紛此爲烘託注若俗手寫此必早忘裴之非俠士而混同寫之矣才子之筆畢竟非凡鄒雷順便託雙鎗將蕭方將鄒華兒帶往崇島。并叮囑如接眷南來時。務將張智王勇帶來島內。蕭方答應了。於是到赤霞莊去的和到崇明外島去的兩班人除萬之一外。都先行啓程。接着顧鵬梁玄通等除鄒氏姊弟三人外。也都走了。其餘的衆俠士都由朱奇領着。鄒雷將墳墓事情重託了王三夢。王三夢拍胸擔承。狄葆興催着冉氏拾掇。好在他家住此沒有幾日。包裹都未打開。傍晚時。便拾掇停當了。萬之一護着狄氏夫婦下嶺雇船登程。狄金兒狄正祥姊弟和王三夢送過了。回嶺來。衆人便飽餐一頓。黃昏過後。一個個展開陸地飛行法。齊奔開封而去。他們走盡後。王三夢父子去拾掇牀蓆。不料蓆下都有銀子。五兩十兩不等。陡然間發了財。直將王三夢夫妻倆喜的心都炸開了。語妙千古父子倆連忙收集了。裝在喝完了酒的紹興罈子裏。作者不肯作一筆勉強文字故窖銀即連想而用衆人喝了酒的罈

子玲瓏心思
令人佩服

窖在園地裏。不料方纔窖好。便聽得播鼓也似的有人打門。王三夢父子都嚇得說不出話來。不敢出頭開門。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砰的一聲。大門開了。湧進無數的牛頭馬面一般的兵勇來。便一聲吆喝。衝進狄家祠堂去了。亂搜一陣。沒得什麼。絕倒王三夢家裏却因是破屋茅檐。他們沒來光顧。却將四鄰帶去了。關了幾日。詐了些錢財了事。後事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回爲全書總結束以前之一大關鍵。既團結以前各地之老少男女英雄。復敘明本集中以前之一切疑陣。筆酣墨恣。如怒龍蟠空。蜿蜒夭矯。極文章之能事。

王三夢給得銀兩。是作者特以報其忠厚尙義者。

本回結尾寫官兵來搜。其線索已伏於衆人在墳上哭擾。驚動四鄰之時。作者不明言其故。頗耐人尋味。至其寫官兵至此時方來。固爲衆俠灑然脫身計。而暗寫清初緝捕之緩而無用。亦作者主意之一也。

第一百零五回

奮雄威拔髮續弓弦 逞絕技飛羽射狼牙

話說衆俠都往開封去弔俠尼曼因。雖是分成三路西行。却并不是結成三隊行走。祇不過選定兩條道路。其餘一路。是隨便取道的。如今且說邱大福邱大壽哥兒兩個。兩邱

冷落久矣本回開首即接敘二人調劑得宜

把守崇島。晝夜不息的逡巡。那俠猿袁振華曾經守海島失事。如今

他見又是守島。恐再蹈前轍。也格外的留心。目不交睫的沿島瞭望。好在這時唐士熙正在整頓軍馬。聽信余飛熊王雄健等之言。抽了一千名精壯僕儷。練做神兵。故此無暇來侵犯崇島。邱家兄弟得以平安無事。過了幾天。雙鎗將蕭方等來到崇島。水面巡查漁船接着。通報進島。邱大福等出島相迎。進寨坐定。敘過別後情事。蕭方便將曼因圓寂的話告訴了二人。并說杜橫魯杜老英雄也一定要到開封祭奠的。黃玄子要您倆前去走一遭。乘此相會。還有事計議。邱大福聽了。便與兄弟兩個收拾動身。并將島內一切事體交待給蕭方接管。蕭方便命張斌專管水路和教授僕儷。李百芳專管陸路和打探消息。袁振華專管巡查。閩福疇往來赤霞莊河西坤和崇島通氣。佈置已定。

邱大福邱大壽便拜別登程。蕭方等送過回島。從此便在島中教導鄒華兒武藝。并調派一切。又命人入京接眷。喚張智王勇來島。分統僕儈。又將神犬小黑龍派往赤霞莊守戶。諸事妥備。暫且不提。再說邱大福邱大壽二人。取道蘇常南京。渡江來到銅山縣。那銅山。便是三國時劉備和呂布爭奪的徐州。原是南北要道。市塵如雲。行旅輻輳。熱鬧異常。邱大福恐惹是非。不願在城裏落店。

邱大福一次遊北京便經驗富足許多隨處小心謹慎可見人生以閱歷爲最要

便招呼

他兄弟穿城而過。直到離城二十里。一個小村莊上。尋着一個小飯店。打中伙。店小二見有客人進店。連忙趕過來。張羅。邱大壽便叫切五斤熟牛肉來。五斤膏粱酒。店小二聽了。發楞道。客人馬上就要呀。還是待會兒。可是還有伙伴沒趕到麼。邱大壽也發楞道。沒有呀。你怎的問這個咧。店小二道。俺想着你老要的酒菜。兩位客人恐怕喫不了啦。邱大壽笑道。你休管帳。橫豎給錢便了。店小二不敢再說什麼。便去照數取來。一饅頭。一大盤牛脯。擺在桌上。邱大福一面喫着。一面叫店小二再做三升白米飯。煮兩斤豬肉。

此一段驟讀似如武俠小說寫「英雄喫法」之普通文字焉。知小八俠乃因此一餐而聚首設想奇絕佈局尤匪夷所思

店小二答應着。自去整治。二人

風捲殘雲般。不到半個時辰。早將五斤酒五斤牛肉一掃而空。那時店裏正面上房中
有一個客人。約摸三旬上下年紀。在房中踱來踱去。踱來踱去大約是在打肚算盤門帘縫裏看見邱家
兄弟。兩個是弱冠書生模樣。却是這般狼吞虎嚥。想必是異人。恰好邱大福等二人
喫畢飯便再要趕路。那飯店裏的女掌櫃殷勤留客。說前面不遠。有座山。山上近來有
了好幾隻山猫子。知縣太爺下了諭帖。叫地保傳知。已前申後。不許過山。如果飯店掌
櫃不將此事告訴客人。或是放客人晨昏離店。就要辦罪。邱大壽不待他說完。便哈哈
大笑道。俺道是什麼九頭獅子金毛犼。原來祇是幾隻山猫兒。也值得這般大驚小怪。
女掌櫃急道。大爺。您休大意。就算您是打虎的武都頭。也祇打得一隻啊。您大爺有能
耐。福氣大。可是俺這小店經不起風浪。這裏地保就住在前面。祇要看見您大爺從俺
這裏走出去。他也不攔您。也不向您說話。回頭祇說俺飯店裏違了太爺鈞諭。少也得
三五兩銀子纔得開交。昨日俺還爲此丟了個五兩頭啦。伏線寫地保肆虐如太真燃犀。不阻行客而責飯店豈爲公耶無非爲
孔方兄易於到手耳。您大爺可憐見俺這孤孀小店。祇算積德。委屈您兩位大爺住宿一夜。俺情願

不要宿錢。祇求您兩位大爺代俺脫了這干涉。免得受罰受敲。俺就感激不盡了。說着已流下淚來。旅店主人不收宿錢而泣。留住客可謂互古未有。此知縣能關心行旅之安危而懸禁例。猶不歎革惡者可不盡歎作者敘此有所觸而爲之乎。何其言之切而痛。邱大福見他如此。一顆雄心早已輟了。回頭對邱大壽說道。

壽弟。俺倆幹倆人。熊也不算什麼。河況這幾隻山貓兒。不過那是爲救人的。俺們這時一走。却是人還沒救得。先便害了人了。不如明日俺們依時到山上去。候着黃昏時。宰

那孽畜。替行旅除患。便與這店沒相干。豈不兩全其美。邱大壽見女掌櫃那般慌急。哥

哥說的又近情近理。便道。既這般。便住一夜也可以。其言則許之矣。其意若有憾焉。寥寥數字。將邱大壽之性情心境及當時之心事形狀無

奈之神情一一表現無遺。傳神阿堵。妙曼絕倫。女掌櫃聽得這兩位少年客人肯宿一夜。也無暇細聽其他言語。祇

要催不走。便喜得眉開眼笑。此數語倘不寫在此處。却是騷艷文字。作者其故意弄此雙關狡滑乎。忙叫小二拾掇左邊正房。拏

乾淨鋪蓋。伺候茶湯。忙個不了。邱大福所說的話。那女掌櫃雖沒聽明白。那正面上房

裏的那個客人。却一字不遺的留心聽得了。待邱氏兄弟進了房。那人便拏張名帖。叫

店小二送過來。說要過來奉看。邱大福接過名帖一看。上面恭楷寫着。教弟吳仲榮頓

首拜八個字。心中暗想。俺和他素無來往。怎的忽然來拜望咧。忽又一想。或者江湖上曾遇過。忘了姓名。也是有的。正在遲疑。邱大壽走過來一看帖子。便道。讓他進來坐坐罷。大概是個讀書朋友。懼怕山貓。想明天結伴同行的。俺們見見他何妨。如果俺料的不差。便答應他就是了。邱大福聽了。又想他稱教弟。還把俺倆當作書生啦。這通衢大道。量無他事的。此時之邱大福其細心處不讓鄒雷近朱者赤信然便向小二道。就請這位吳爺過來閒談罷。拜望是

不敢當的。店小二應聲去了。不多時。便引着個三十多歲年紀。兩撇鬚鬚。滿面黃瘦。長

挑身材的斯文人兒。走將進來。邱大福邱大壽二人連忙起身相迎。敘禮落坐。通過姓名。吳仲榮便說明來意。道。小弟這次隨家兄解送賑款到河南。協賑黃河水災。家兄尙在徐州有點小應酬。明日午牌時分。准可趕到。小弟因爲略帶了點東西。何物耶度不過倚勢偷關漏稅

之私貨耳先行一步。到此候着。愚兄弟這一趟。雖是苦差。但是這事關乎賑濟災黎。一毫也

不敢怠慢。比辦上司的差。還要小心十倍。此之謂官話因爲解着許多賑款。家兄本想在省

裏或徐州請個鑣客保鑣的。但是差費有限。不夠聘禮。家兄又不忍以賑活哀鴻之款。

挪來做保鑣費。所以祇帶了幾名護勇。

說得冠冕堂皇未經宦海之二邱自易上當

誠恐路上萑苻不靖。有些差

池。愚兄弟不足惜。其如千萬災民何。

說得真好聽

因此愚兄弟晝夜憂煎。適纔見兩位兄台

的虎威兼聆雅論。極佩兩兄文武兼資。英雄蓋世。且是榮行河南。

馬屁工夫很好不愧是個官兒

欽仰之

餘。便想附驥。總望兩兄可憐災黎。使這項賑款得託福平安到地。不僅愚兄弟感激不

盡。千萬饑民也沐恩不盡了。小弟本不敢妄干。祇因為賑務計。覬顏奉懇。想兩兄俠心

義膽。決不推辭的。邱大福聽了他這番言語。又酸又腐。很不合胃口。但是一念到災民

可憐。不由自己的便答應下來。吳仲榮喜不自勝。又極力頌揚一番。并竭力挽請邱氏

兄弟二人。務必屈候家兄到了再行動身。邱大壽道。俺們一總答應便了。老兄先請安

歇罷。不耐煩聲

吳仲榮連連稱是。

此是磕頭蟲奴隸官兒的唯一看家本領

又寒暄了幾句。方纔告辭回房。一夜無

話。次日已牌時分。果然騾馬奔騰。奴僕喧嚷。

此是解賑款的排場無錢聘鋪客却有錢帶許多奴僕

簇擁着一個紅頂

花翎。頂是血染的翎是骨製的此紀元前一年黃花崗革命後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以善殺黨人受清廷上賞時人諷刺之語也大可移贈此公

的官兒。乘着綠呢四轎。在

那飯店側邊一座廟裏打尖。吳仲榮便連忙肅整衣冠。足恭走去。兄弟也猶如此官饑耶淫威耳不多一

會滿面笑容的回來。向邱氏兄弟說道。家兄請兩位兄台到隔壁廟裏相見。邱大壽圓

睜兩眼。方要發話。邱大福連忙向他使個眼色。吾愛邱大慎重更愛邱二豪直對吳仲榮道。俺倆鄉下人。

有點兒怯官。請上復令兄。不敢瀆謁。俺倆祇和老哥一道隨着解款走便了。倘老哥不

見諒。咱們還是各行各道。兩得其便。吳仲榮見他倆神色不大好。恐怕弄僵了。便連忙

應了幾個是字。又擊出看家本領來了又到廟裏去了一會。纔回來。對邱氏兄弟二人說道。謹遵台

命。一切費神。容當後謝。酸得夠受的了。金人瑞批施君美水滸傳謂其寫賊便是賊寫淫婦便是淫婦寫英雄便是英雄誠哉不錯吾謂楊塵因亦具此才筆觀其寫廿四俠之個性儼

然廿四個不同樣的英雄而萬之一等又另是一流人物固不讓施君美之繪三十六人也。且本書第一集中所

寫之貪官與此回之贓官又截然不同其聲口復維妙維肖各極其致。一若真有其人栩栩活躍於紙上呼之欲

出。施君美未嘗作賊而能窮盡賊態賊情為金人瑞所極端崇拜。本書作者楊塵因不僅非貪官贓官直未嘗一

日從政臨民而其著新華春夢記及本書則於專制時代之官民國時代之官無一不窮形極像則其寫生妙手

又豈後於施君美耶。邱氏兄弟祇點了點頭。吳仲榮便請二人揀牲口。二人更不客氣。選了兩匹長

頸細腰。祇此四字便活畫出良駒來松雪雖善畫馬恐無若是之簡而明也的駿馬。當即試了一轡。勉強可乘。二人便收拾包裹。

囊弓掛箭。此回極寫箭彈故於此處先作一引和吳仲榮等一路長行。路上詢問。方知那官兒和他不是同胞。却是從堂兄弟。名喚吳之榮。他本名吳仲紫。因為吳之榮做了高官。纔改名仲榮的。

祇此一端便可知其人格祇此一事便可知當時家族之趨炎附勢

這回祇爲吳之榮由江蘇臬司陞河南藩司。吳仲榮本是捐納的江蘇候補知縣。便討了個解押賑款往河南散黃河水災賑的差使。與之榮同行。却也是吳之榮教他討的差使。好借着解賑款的幌子。調兵勇護送。他那宦囊所得。便可安然度過羣盜如毛的徐淮一帶。并且就有仇人遣來刺客。也就無從下手了。算計固周

到其如天網恢恢不饒你何

但是他爲什麼不請鑣行裏派人保鑣。故設此問而爲解釋以免讀者之疑問這却另有道理。

一來固然是捨不得錢。却是這還不是最要緊的原因。實在他雖從貪賊枉法致富。面上却還要裝出兩袖清風的模樣。此官場之通病也作者爲之一語道破如果請上鑣客。說是爲賑款。已有

了營勇了。這是說不過去的。說是爲自己罷。怎聽說得清官有怕搶之財咧。而况那鑣行是不管你官府不官府的。他們另有一種江湖勢力。雖是達官顯宦。也莫敢誰何。要請他們保鑣。他們就先得問明保多少東西。走過些什麼縣分。那是一點也不能瞞他的。你要瞞却一點。他便不擔干係。搶掉了。他還說你合該。如吳之榮這般的銀錢寶物。怎能給鑣客知道咧。若給他們一查數。這清字兒可就抹却了。清官原來如此難做却又何苦做清官但是真正清官却又用

不着如此可見得還是沒錢的
安逸我輩窮措大大可自豪

就是那吳之榮的財寶。要是請鑣客保鑣時。那鑣費也就很可觀了。他本是一錢如命的大老官。要他拏出許多鑣費。怎不肉痛。故而他纔挖空心事。要吳仲榮討了這個押解賑款的差使。調了一哨營勇。一來護衛。二來威風。兵勇們喫的是國家的糧。既不破鈔。又可擺格。清官兩個字兒的幌子也裝的頂像。這算盤真是再如意不過了。可是他也知道營勇是不大中用的。心裏未免有點志志恹恹懷着鬼胎。故此叫吳仲榮先行。自己却代他押着賑款隨後。如果有強盜打劫。吳仲榮是解款的人。強盜自然先劫他。吳之榮却可以聞風戒備了。吳仲榮雖明知他這本家哥哥拏他當個試刀磴擋箭牌。此之謂官的親情却是怕他官大。不敢不從。但是他雖則是遵命前行。却是滿心焦懼。後來在店裏看見邱大福邱大壽那般英雄氣概。知道不是等閒之人。總算眼力不差。心中一動。何不如此如此。豈不是平空請得兩個不花錢的鑣客麼。果然邱家兄弟年輕易騙。給他一陣花言巧語。便籠絡住了。他一路之上。殷勤小心。將邱氏兄弟敬奉得如祖宗一般。有事叫公公無事面朝東古今小人之常態也邱大福倒有些過意不去。邱大壽却坦然不覺着

怎樣行了兩三日。那日午飯過後。吳仲榮和邱氏兄弟二人各騎一匹牲口。揚鞭先行。

不多時。便見前面一帶樹林。路旁不遠還有一座高山。祇此便是一個絕妙的盜窟。寫景極佳。舊小說寫山寨。每是山前一樹林。此

處却獨寫林側。不遠有座高山。細爲一思。覺此較爲更像盜窟。因山不當路。而林却阻道。甚利於盜之行。與藏也。否則林後便是山。無乃太促乎。至若經林且須過山之盜窟。不啻巢於道旁。則非笨伯不能寫出矣。邱

大壽回頭向邱大福。祇用回頭兩字。便將邱大壽一馬當先之勇氣。襯託出來。說道：「福哥。您瞧這所在。」說而不說。意在言外。妙絕。邱大福

點頭不語。吳仲榮聽了。突然便覺心跳。掙扎着。跟定了邱氏兄弟。麻着膽。向林中走去。

剛到樹林邊。祇聽得唿的一聲。邱氏兄弟擡頭一望。此時吳仲榮已不敢望矣。妙絕。便見一支響箭。穿雲

衝起。二人知道了。剪徑的朋友。連忙依照江湖行路規矩。勒住馬。分立道旁。此從前江湖上。匪盜

時所謂「不擋財路」也。輪軌交通後。此道久廢矣。作者注意寫此等典故。蓋欲保存時代性耳。接着便見跳出十多個僕儷來。他們一瞧。邱氏

兄弟。祇二十上下年紀。緊衣闊褲。插箭懸弓。各跨一柄單刀。祇當他倆是新上路的鑣

行朋友。爲首一個。便笑向他倆道：「朋友買賣好呀。有幾個馱子呀。請問是那個字號。不

嫌棄。進到小寨。喝杯茶兒歇歇脚。」強盜對鑣客之門面語也。即考查其是否鑣客也。邱大壽瞪着兩眼道：「俺倆是闖

世的朋友。休認錯了人。那爲首的。頓時臉色一沉。高聲說道：「闖世的呀。那麼請你闖過

這樹林子去罷。邱大福還想上前答話時。邱大壽早聽的拔出紅毛八寶刀來。喝一聲。

狗強盜。兩腿一夾。一馬衝將過去。照定那爲首的一個劈頭就是一刀。那人將手中鎗

向上一架。祇聽得喀叻一聲。白臘桿兒已劈成兩段。虎口也被震開了。寫刀之利兼寫人之勇那人

慌了。一低頭。向後逃去。捏着嘴。打了一個唿哨。這時邱大福也挺着純鋼軋鐵刀。躍馬

向前。那知那地下滿鋪着的敗葉枯草底下。忽然間絆馬索亂起。爲盜必設阱此不待言者也。否則幾個小僕僮便能

擔剪徑之任。耶吾每怪一般武俠說部寫山寨關路者。全恃硬門有水。講筆書在何不一讀然後執筆。今讀此心

意。然於以知作書非設身處地細想後不能走筆。毋怪作者告愚。每寫一段須瞑目冥想。移時方始續寫。良匠

之精神。有如此者。世之人般率爾操觚賣錢買米者。對此能毋汗下。吳仲榮第一個人仰馬翻。被僕僮們按住就網。邱大福連忙

聳身跳起。離鞍落地。施展他草上飛的功夫。那索子休想套得他住。他回身奔到路旁。

殺散僕僮。救起吳仲榮。這時邱大壽已由馬上跳上一棵大樹。夾着刀。拈弓搭箭。四面

射去。衆僕僮應弦而倒。一霎時。遠近都倒的是人。有來不及跑便倒得近有後射的便跑得遠寫得入神絕不似俗手寫的一倒下一堆一人有

兩腿豈有人跑之理。此等處既可判文筆之優劣。復可見理想之高下。邱大壽見僕僮都被射倒了。便緣樹下地。和邱大福兩

是邱大福挾着他。上了牲口。引他進了樹林。祇見那些中了箭的僕僮。方在掙扎。邱大壽揚起寶刀。挨個兒砍去。正砍得高興。忽聽得後面鸞鈴亂響。二人連忙回頭觀望。祇見大路上塵土迷空。一大夥人都跨着牲口。直衝過來。二人連忙將吳仲榮藏在樹後。

此公真累贅

挺刀以待。及至近前一看。那一夥人男女老少都有。當先一個頭戴范陽氈笠。

身披一件青紬長衫。青袴麻鞋。腰懸單刀。約莫四十上下年紀。面如滿月。三縉微鬚。跨一匹長行牲口。後面跟定兩個壯年男子。四個玉一般的十八九歲少年。還有兩個年輕女子。都是繫着包巾。緊衣闊袴。騎驃跨馬。精神振斗。氣宇軒昂的簇擁而來。邱大壽暗忖。這是山上的強盜頭兒來報仇了。便挺刀大喝。道。呔。你們這羣男男女女是幹什麼的。到此則甚。那幾個少年男女聽得。早紛紛亮出刀劍來。邱大福看那形式不對。忙攔向前去拱手。問道。諸位。可是長行過路的麼。當先那個中年人點頭答道。正是。足下問俺則甚。邱大福道。祇因此地不大清淨。愚兄弟打翻了幾個剪徑的。舍弟見諸位趕來。錯會了意思。致有冒犯。望乞勿怪。并望留下大名。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偶爾相逢。

何必稱名道姓。徒煩人意。其名不便說作者乃藉以佈疑陣使鑄一大錯妙絕說罷。將鞭一擺。潑棘棘。一陣旋風般。一

羣人穿林而去。邱大福不覺一怔。忙讓在道旁。祇見那夥人經過時。最後行過的一個

二十來歲年紀。長眉秀目的女子。馬後繫着兩張虎皮裹着許多刀鎗。心中更猜不透

他們是一夥什麼人。正在疑惑。吳之榮大隊人馬已經趕到。吳仲榮便向前將前事說

了。邱氏兄弟上馬。領着大眾。衝過樹林來。那知方出樹林。便見前面一字兒擺開二三

百個儂。戈矛耀日。喊聲震天。衆營勇一見這般形狀。都嚇得如泥塑木雕一般。四名

轎夫將轎子朝地下一擗。四散逃走。較之嚇得不會動之營勇猶覺聊勝一籌一笑邱大壽大喝一聲。兩腿一夾。衝

上前去。邱大繼連忙喝住挑擔脚夫。押住營勇。護着吳之榮。吳仲榮等。退到樹林之中。

吳之榮等都哭喪着臉。顛巍巍。拖住邱大福。直嚷救命。邱大福一面安慰他們。一面留

神望着兄弟的勝敗。祇見邱大壽衝到對面陣前。早有個年輕的女子。挺一支方天畫

戟。從坐下馬。接住廝殺。邱大壽定睛一看。便是方纔在林子那邊看見馬後繫着兩張

虎皮的女子。也更不打話。挺戟便刺。邱大壽使刀急架相還。一來一往。鬥了約有二十

餘合。邱大壽心中暗想。他們人衆。怎能和他鬥力。俺不如以智取他。想罷。便故意將刀法一亂。一連架開幾戟。撥轉馬頭。敗下陣來。那女子見邱大壽刀法已亂。以爲他是真敗。挺戟縱馬趕來。那中年漢子見了。高聲喚道。小燕休趕。此人手眼未慌。神色不亂。必定有詐。說還未了。祇聽得弓弦響處。那小燕早翻身落馬。邱大壽忙回馬舉刀就砍。刀下處。瞥見銀光一閃。早有一柄寶劍。斂的將刀架住。其迅如風使讀者眼光繚亂邱大壽忙要抽回刀來抵敵時。那坐下馬忽然長嘶一聲。股上已着了一鎗。後蹄一豎。將邱大壽掀下馬來。那馬也倒地亂滾。邱大壽連忙頭脚使勁一挺。一個倒豎蜻蜓。乘勢甩了個空心筋斗。就手一刀。向那使鎗的女子砍去。其疾如風而絲絲入扣寫鬥至此歎觀止矣對面衆人見他身手。這般伶俐。暴雷也似的一齊喝采。就是那使劍架刀救出小燕的少年看了。也暗喫一驚。這時邱大壽已和那使鎗的女子交手了兩三個回合。那使劍的少年便揮劍夾攻。三人都是步下。糾作一團。祇聽得兵器叮噹亂響。一陣白雲滾來滾去。也看不清誰擊誰迎。戰了有兩刻多時光。連看的人都忘了是鬥殺。直看得呆了。邱大壽愈殺愈勇。正在大喊大叫。

的迎來砍去。忽聽得噏的一聲。忙一縮身。將刀向上一掃。果然將對陣放來的一支冷箭。掃落草地。邱大福在後看着他兄弟落馬時。方要奔來相救。忽見邱大壽身手矯捷。

已經轉危爲安。滿心大喜。非喜其脫險蓋喜其技藝高強爲邱氏之光耳便一心保住衆人。留心觀戰。忽見對陣一

個長瘦男子。坐在馬上。拈弓搭箭。向邱大壽射去。方要叫喚兄弟小心時。邱大壽已將

那箭掃落。因此一箭。却猛然觸起他的機來。便也扣弓抽箭。觀定了對陣放箭的那男

子。前胸射去。祇見他身軀一縮。將頭一偏。便將邱大福的箭夾在肩頸之間。乘勢一扭

身。還射一箭過來。祇因離得太遠。那箭到得邱大福跟前時。已無大力量。一樣的距離而言邱箭力盡而

言都箭無力暗示女子力量較弱含蓄有致被邱大福一手抓住。一看。却是一支雁翎金簇翠管狼牙箭。此箭非錦

有此好麗的箭名那桿上還鐫着『錦毛豹』三個魏隸。秀邁有致。百忙之中乃有閒筆贊及鐵筆瀟灑已極便將來搭

在弓上。向那當場鬥殺中使劍的少年射去。那少年鬥的正酣。毫沒覺着。這支箭看看

奔到。險極祇聽得錚鏦一響。兩箭同落。原來是那陣上中年漢子。見林中有人放冷箭。

要喊又怕亂了戰場上人的心。便也抽箭射去。恰好將邱大福射還的狼牙箭橫攔射

落兩邊看的人見了。都大聲喝采。這時邱大壽一人力戰雙雄。已覺喫力。邱大福看見他刀光遲鈍。便顧不得吳家衆人。跳下牲口。一擺刀大呼而出。直奔戰場。那使劍的少年便接住廝殺。邱大福是生力軍。那使劍的少年是已戰乏了的。怎敵得住。不到三十個回合。便被邱大福一刀緊似一刀。逼得氣喘汗流。看看要敗。這時那放箭的錦毛豹望見跳下馬。手使雙股劍。衝來助戰。便五個人混戰在一起。直殺到日影偏西。還在狂呼酣鬥。那中年漢子見了。將鞭梢一指。兩旁四個男子一齊奔出。刀鎗齊舉。頓時將邱氏兄弟團團圍住。這中年漢子便揚起一柄大刀。領着那被邱大壽射中肩頭的女子。放馬直衝過樹林來。小燕被射中肩頭至此始點出趕散營勇。祇用一趕字便將營勇之無用莊廷鏢夏小燕之不屑殺之情形顯露無遺將吳之榮吳仲榮二人捉小鷄兒一般提將過來。小燕也將吳家婦女擒了。拍馬而回。中年漢子便高聲大叫。賊子已被俺擒得了。衆位賢姪休放走了這倆小子。衆人聽了。精神百倍。兵器如雨點般向邱氏兄弟逼來。邱大福見難已取勝。又因見吳家兄弟被擒。想着苦戰無益。不如抽身再設別法。想罷。便叫一聲壽弟。走罷。邱大壽聽了。便與他哥哥合力

打開一條生路。落荒而走。衆人那裏肯捨。各挺兵器。隨後追來。無奈邱氏兄弟天生快腿。看看跑遠。那使鎗的女子忙夾住長鎗。取出彈弓。那知邱大壽已回頭望見。便也取弓在手。待他彈子打來時。低頭讓過。乘勢欺扭狼腰。翻身一箭。那女子忙將彈弓架撥。不料鏗的一聲。那箭已將彈弓的弓弦射斷。那女子大怒。一把將頭髮打散。齧牙一拔。拔下一把頭髮來。一面跑。一面將頭髮續好弓弦。一連發出五顆連環鴛鴦彈。鴛鴦彈係一彈相間打出者。非故意杜撰之豔名也。邱大壽驟不及防。一彈中在股間。痛極蹲地。乃被衆人趕上。邱大福扶住他兄弟。向衆人說道。殺剛聽便。俺兄弟已受傷。俺也願與他同死。龍潭虎穴去就是了。但請你們不要給零碎苦給俺兄弟喫。手足之情。盎然天性。讀之。憐然。那錦毛豹答道。好俺看你倆武藝很好。可惜錯投其主。且同俺去見俺世叔去。俺世叔最愛才。總不會給苦你倆喫的。你倆放心罷。邱大壽怒目橫眉道。誰怕喫苦。休多說走罷。可是他股傷甚重。兩腿已軟。衆人便牽了一匹牲口來。扶他坐上。收了他倆的兵器。押着回到樹林裏來。這時衆僕僮已擡了吳氏家財和賑款。都屯到林子裏來。祇有那中年漢子和他領着的那中箭

的女子小燕和另外一個黑臉大漢。立在林中。他見衆人解着邱大福邱大壽二人到來。便笑臉相迎。柔聲問道。兩位朋友貴姓大名。

莊廷鏞竟以鏞客待二邱妙絕

邱大福昂立不語。邱大壽

挺胸答道。俺姓邱名大壽。綽號穿山甲。他是俺哥哥鐵羅漢邱大福。那中年漢子聽了。

詫異道。兩位壯士怎的保着這賊官吳之榮咧。邱大壽道。俺倆祇爲護送河南水災賑款。沒管他賊官不賊官。俺又不曾受他分文。中年漢子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鐵掌真人兩位壯士可認識。

改稱爲壯士已知其非鏞客矣

邱大福恐怕邱大壽說出玄門真話來。臉面無光。便

搶先答道。俺們不知道什麼鐵掌真人銅掌真人。中年漢子方要說話。那中箭的女子再也忍不住了。搶前說道。兩位恩公。何必如此。俺夏小燕早已認出是兩位恩公了。祇因賊官須誅。不敢相認。如今兩位恩公的一片爲災民的心事。已經大白。這裏都是玄門徒衆。彼此一家人。不過沒聚會過罷了。指着那中年漢子道。這位便是咱們的前輩。千里俠莊廷鏞世叔。那邊兩位是霹靂子鄒震春的兩位令姊。錦毛豹鄒珏。粉面狼鄒瑛。這位兄弟和妹妹都是恩公見過的。裴天官的文孫。鐵天王裴國虎。貫日虹裴國鸞。

莊世叔身後三位都是他令姪。小花榮莊金仞。花班豹莊金人。飛鏢莊金傑。邱氏兄弟聽了。仔細一看。果然他便是他倆救出的夏小燕。先時事情緊急。竟未看出。如今見是他。又聽說鄒雷的兩姊和裴國虎裴國鸞再一一細看。裴家姊弟雖已長大。面貌却未大變。那鄒珏鄒瑛男裝打扮。形狀竟和鄒雷一般無二。二人至此。方向莊廷鏢行禮。將行蹤說明。莊廷鏢指着身旁黑臉大漢。向二邱說道。這位便是此地韓家莊的寨主。追雲豹尤慶。別久矣原來在此。這回逃不脫矣。俺先遇着你倆。時還不知是保着吳之榮那賊。并沒經意。進

了樹林。小燕告訴俺。說起你倆大名。俺記得黃玄子曾說。曾託您倆守崇島。現時要取您倆到開封。聚會玄門與天下英雄。爲曼師盡禮。知是一家人。深悔當時過於仔細。不會通得姓名。便想要暗中相助。出林時。會着這位尤朋友。帶着許多僕僮。趕來。小燕亟思盡力報恩。更不答語。祇一合。便委屈了尤朋友了。辭令妙品。俺問他端的。尤朋友說。他要劫那賊官吳之榮的錢財。去救河南水災。其言甘其心狠。不料吳賊雇了兩個鏢客。傷了許多弟兄。故此特來報仇。這吳賊是俺莊家的世仇。俺一聽是他。便將俺家史案慘禍。向大

衆說明。要乘此報仇。大家聽了這話。都錯會了意思。以爲賢昆仲受財變志。當時議定。要活捉兩位到開封去評理。小燕恐他人向前。傷了賢昆仲。因此他先告奮勇。并說決不徇情。却不肯使兩位受傷。俺又和尤朋友說定。賊欺歸他。人却歸俺。這便是方纔咱們鬥殺的原由。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了。說罷哈哈大笑。尤慶乘此請衆人到山寨歇息。邱大福便道。尤寨主。現在咱們話說開了。事弄清了。咱們莊世叔先和您說的是賊欺歸您。這項賑災銀子却要請您交出來纔好。不知尤慶這樣回答。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建虜入關。蹂躪吾族者無所不至。於文字獄尤爲橫暴。尤爲殘忍。莊廷鑑之獄。爲康雍乾七大文字獄之第一件。卽世所謂莊氏史案者是也。其主要罪魁。卽本回賊官之吳之榮。吳之榮爲歸安令。罷官。欲圖復職。以莊廷鑑竄名而刻之。朱相國明史事。告訐於將軍松魁。并挾嫌誣攀大員鉅紳。株連者數十人之多。以達其陞官發財之慾望。其罪惡滔天。冤抑一代。可謂漢賊中媚夷賣族惡辣兇

狠之尤者。亦可謂現代政海中。賣國求榮媚上陷良之老祖師也。記者引證舊籍。考據名著。作爲勸善懲惡。纂述本書之中心材料。然而遍搜羣籍。莊氏史案之主凶。其後結果。終難得詳。但萬惡如吳之榮者。雖不明正典刑。亦必受天誅。本書作者爲莊氏公憤故。偏欲借題發揮。在本回中竟將千古黑天冤枉之大獄主凶。代天行罰假俠士之寶劍。雪莊氏之奇恨。調劑法律之不足。平反人間之不平。天乎。天乎。快哉快哉。莊氏有知。必吐氣揚眉於九原矣。

俠魂又曰。恩仇分明。爲行俠仗義者之主要條件也。夏小燕受恩於邱氏昆仲。臨危挺身暗助。使邱氏不遭意外之禍。確爲俠義之正宗。且適合乎舊道德之知恩報德。及新道德之互助主義。

貫日虹。裴國鸞。於急遽匆促。逼不容瞬之間。拔髮續弦。其從容不迫。急智應變。頗具智勇氣概。誠不愧爲小八俠中之翹楚。使人讀之神往。亦作者提倡女權尊崇女德之至意也。

此
页
空
白

第一百零六回

雪奇冤半路殺仇人

耐聞氣客途防小寇

話說邱大福要尤慶將賑災銀子交出。尤慶聽了。兩眉倒豎。便待發作。回頭一想。知道立門弟兄不是好惹的。曾經喫過苦頭來。便改換笑容道。邱朋友……邱大壽攔住道。您休這般稱呼。俺倆無力開山。也無能耐給人保鑣。請您甕這樣擡舉罷。尤慶連忙改口道。邱大哥。您說的不差。不過您倆既沒保得到地頭。這銀子您倆取去。又怎樣交待。咧。俺本來要劫了贓官的銀子去捐賑的。不如由俺帶去。方便的多。您倆請放心罷。說罷。挺胸而立。擺出十分威風來。邱大壽聽了。冒火道。朋友。俺倆不好送去。您怎好送去。咧。尤慶道。俺本想捐一個十足的指省候補道。弄個二品銜紅頂子戴戴。俺也管管百姓去。這一來。不就將賑項銀子交去了麼。莊廷鑑是個喫足了官府苦頭的人。聽了這話。強盜也捐官兒。罵盡捐官及以金錢買差的觸動前情。氣的七竅煙生。好在他飽經憂患。涵養已有工夫。便擦住氣。說道。吳之榮的贓款。不說別的。祇他在俺家所得的那一筆。也儘夠捐三。五。個。十。足。頭。銜。候補。道的。了。您何必定要掣人家捐的賑災銀子。做自己的事。咧。尤

慶聽了。一時回答不出。臉色通紅。急的惱羞成怒。因利心而生戇性。高聲回答道。捐着官兒不打點使費。就能得缺嗎。這筆錢是俺探聽着了。特來攔劫的。爲這事。還壞了俺許多弟兄。難道你們還想平空奪去不成。話纔說完。祇聽得後面大喝一聲。不要臉的狗男女。接着便見尤慶的腦袋。單另飛出一丈多遠。身子却躺在原地。頸子上直冒血。殺一人耳語句滑稽至此使人讀之莞然衆人轉眼看時。祇見鐵天王裴國虎。此兒可謂一鳴驚人手中提着一柄血污

狼藉的單刀。怒目而視。邱大壽大叫痛快。衆僕僮見了大慌。頓時亂竄。此中已伏有回山送信者莊廷

鏢大叫道。你們休慌。要亂跑時。一個也休想逃脫。且都站着。俺決不爲難你們。衆僕僮

聽了。祇得提心弔膽的站着。莊廷鏢便向他們說道。你們且隨俺上山。自有辦法。衆僕

僮以爲莊廷鏢要做大王。一齊跪下。吡喝道。情願伺候大王。莊廷鏢也不和他們分辯。

祇問他。山寨裏還有什麼人。衆僕僮道。山上還有二大王。小張飛。宋金龍。是去年投來

的。莊廷鏢便和衆俠押了吳之榮一家人。和金銀財寶。向林旁山上走來。方到山邊。祇

見山上衝下一大夥人。爲頭一個。居然頂盔貫甲。手執蛇矛。坐騎黑馬。故意打扮的和張飛一般以實小張飛之

線號直兒
戲舉動耳

滿口吆喝着。活畫一虛張
聲勢的草包

直衝下來。邱大壽睜眼一看。那來的并非別人。便是那

孟家莊的宋煥兒。那宋煥兒一見邱氏兄弟。威風頓時矮了九分。却又素性好虛張謊

誇。不肯在僕儼跟前丟人。祇得硬着頭皮。喝道。

此喝不知怎樣讀
去似毫無氣力

呔。姓邱的。殺不死的賊。

前次本大王

此稱奇絕不
愧「草寇」

饒你不死。你竟敢領人來慝本大王。休走。看矛。嘴裏雖硬。怎奈

手腕却軟。

罵盡吹
牛者

舉不起長矛來。邱大壽聽了。滿心火發。也忘了傷痛。拍馬舉刀。將他

照頭劈爲兩半。衆僕儼齊跪乞降。莊廷鏢喝叫起來。問他等可還有頭領。都說沒有了。

方纔有人回山報說。大大王被殺。二大王特來報仇。寨裏祇剩下二大王的壓寨夫人。

莊廷鏢便領衆人。押解人物。齊上山來。那山上祇有五間草寨。和許多茆棚。衆人來到

中間草寨裏坐定。邱大壽將宋煥兒的事說明。莊廷鏢便令夏小燕。裴國鸞去搜殺宋

煥兒之妻。又令莊金仞。莊金人。莊金傑去搜集山寨錢財。不一時。裴國鸞提着一個女

子首級。前來復命。莊金仞等也搜得百多兩銀子。兩條赤金。四十多串大錢。還有兩個

包裹。一個是尤慶闖江湖賣藥時的行頭。裏面有不少的傷藥膏藥。都號着字。註明用

法。隨手拈來爲醫傷之用才子之文其彌縫應用俯拾即是

一個是女人的衣服首飾等物。莊廷鑑便親自取了些傷藥。分給夏小燕邱大壽。又取了一包止血定痛藥末給裴國鸞敷在拔去頭髮的所在。又點過財物。安排已畢。便叫裴國虎將所有的僕羅喚集在山頂平地上。莊廷鑑和衆人都來到山頂。向衆僕羅說道。衆位。大概都是不得已纔到這裏來落草的。不必細問。俺也知道不是官府逼迫。便是無法謀生。都是和俺一般。滿腹含冤。無處伸訴的可憐漢子。普天下受壓迫者當同聲一哭祇是衆位跟着尤慶宋煥兒這樣的膿包主兒。不但是永無出頭的日子。他們何曾知道衆位的艱苦。可憐。衆位在這裏。除却混了一碗苦飯。依然是有冤無處訴。和從前所受的一般無二。他們幾曾顧及俺方纔查得了這山寨裏的銀錢。全數折算攤分。衆位每人不過可得幾百文。但是那壓寨夫人却獨自藏着三十幾兩金子的首飾。還有八百多兩銀子。和許多衣服。就此看來。衆位給他拚命打仗劫搶。做盡惡人。歷盡艱險。却祇是給他們老婆賺私房產業。試問衆位可曾過着一天舒服日子。可曾均勻分過一回帳。因此俺知道衆位一定是無路可走的。設或稍許有一綫生機。斷

斷不肯在這裏再受這氣苦。俺代衆位一想。除却犯了官府的法。

官府的法四字細味之意義甚深蓋所謂不能犯者

祇是片面利益的官府所有之法耳斯言誠得體且沉痛

不能歸農做百姓的以外。那爲衣食而來的。俺即使分給許多銀子。遣送下山。那官府紳士地棍鄉霸也斷不許你去做安分良民。一定要敲詐完你的銀錢。還要取你的性命。所以俺便仔細代衆位籌謀個安身立命。有飯喫。不受氣的處所。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過幾天痛快日子。這地方在那裏咧。便是那江蘇松江府不遠的崇明外島。雖然和這裏差不多。也是山寨待人做事。却迤是兩樣。那島上的朋友。除却打仗時。分頭領弟兄外。平時沒什麼上下。都是一般過活。分錢製衣。都是一樣均勻的。誰有理。誰便說。誰有事。憑公斷。任誰也不能給人氣受。大家都快活過着日子。俺如今想送衆位到那裏。也過那麼幾天舒服日子。免得受一輩子委屈。

不平等下之民衆同聲一

衆位願去的都站到左邊。不願去都站在右邊。還有一句話要說明白。不論去與不

去。每人都給十兩銀子。話未說完。衆僕僮也有哭的。也有喜的。也有長歎的。也有嬉笑

的。表現雖不同其受感則一也寫得真好●他書如此等處每以「歡呼」「都願去」等辭句了之殊不知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不得圖省事而一筆統寫之也。紛紛都向左邊跑來。

一霎時便聚了一大堆人。那右邊祇賸着一個人昂然立着。莊廷鏢等衆人見了都覺詫異。便問他何故不願到崇島去。那人祇搖頭落淚默然不語。莊廷鏢便轉問在左邊的衆人。那衆人中有個快嘴鄭七答道。他是個霸王。俺們伙伴中沒人不怕他的。他常說俺們不配和他在一起。活畫一造謗的莊廷鏢搖手止住道。俺問的不是這個。你祇說他因何投在這寨裏。姓甚名誰。本領如何。這句是莊廷鏢最注重的那快嘴鄭七又答道。他姓陳名素。江蘇吳江人。販賣私鹽出身。一家人都是幹這營生。因此被官府宰完了。賸下他一個人。一驚氣便不再販鹽了。投到這裏當個僕儼。初來時因爲他有能耐。武藝高強。大大王很歡喜他。常說要陞他做個總頭目。後來二大王打翠微林。好豔麗的地名走過和大大王一交手。便拜了把子。一流貨色自然一拍就攏過了一個多月不知怎樣。二大王憎他。大大王便也憎他。不多幾時便派他挑水做飯了。忌才欺抑另有他故歟作者絕不肯作直寫讀者試就此點猜之則思過半矣他使兩條鐵鞭。俺們都叫他鐵鞭陳素。論本領大大王二大王都怕不是他的對手啦。莊廷鏢聽了連忙走過去拉住陳素雙手道。兄弟俺比你癡長兩歲。大膽叫您一聲兄弟。您受了這

般委屈。難怪您不和他們合羣。但是您爲什麼不願到崇島去咧。那島裏地面寬事體多。就是您不願和他們在一起也容易呀。這又何必煩心咧。陳素兩淚交流道。我不是爲這個。我和衆伙伴也無仇隙。祇不過快嘴鄭七愛譏誚人。常拏我尋開心。和他鬥過幾次口罷了。他的話。請你老囊聽他的。我也沒甚本領。投過兩三個山寨。左右不過如此。因此我也不想再投山寨了。十兩銀子我也不領。我祇願憑着一肩蠻力。跟你老當一名馬夫。便心滿意足了。莊廷鑣聽了。纔明白他的意思。便安慰他道。這個容易。且待俺遣送衆人登程後。俺倆再細談罷。說罷。回頭向莊金仞道。你且陪陳壯士到屋裏坐。莊金仞答應着。自和陳素同進草堂去了。莊廷鑣便和鄒珏邱大福等將吳之榮吳仲榮的箱籠打開。祇將銀兩取出。雖散之榮之財不啻莊廷鑣自散其財揀十兩一錠的小鏤兒。按人發給一錠。共計四百四十八名。都給過了。小銀錠兒還贖下兩箱。分散畢。便叫他們各自去收拾行李。回身到草堂裏。修了一封書信。給雙鎗將蕭方。說明白衆人的來由。要他收錄教導。備將來之用。待衆僕儼收拾好了。便將路程告訴他們。命快嘴鄭七賣信先行。叮囑

他不許多說閒話。陳素的事不許提起。鄭七諾諾連聲的應了自去。莊廷鑣又選了十多精壯老誠的僕僮。叫且休走。是何用意讀者試一猜之其餘的都三五個一起。歡天喜地的分班前

往。安排既畢。便查點吳之榮兄弟二人的財物。計有大錠銀兩約計一萬多兩。小錠還

贖四百餘錠。敬僕僮之贖款也金條一大箱。金葉一大箱。衣服珍寶不計其數。總盛着三十多箱。

莊廷鑣便叫留下的十名僕僮。一齊動手。將寨後油篋取出。將吳家財物 and 山寨裏搜得的金銀。一併裝在篋內。除衣服沒裝進去。足足裝了二十八篋。縛紮停當。已是申牌時分。莊廷鑣便叫僕僮做飯。陳素聽了。應聲而起。莊廷鑣笑着按住他道。這事可不要您幹了。俺另有大事託您。說着。便將崇島的情形和衆俠所抱的大志。一一向陳素說了。并說現在島中既不出外打劫。又不訛詐漁戶。因此糧餉不足。現在想託壯士將這幾十萬財物護送到島裏去備用。陳素拍胸擔待道。這事交給我好了。這條路是我家鄉熟路。敢保萬無一失。莊廷鑣大喜。便又寫了一封信。將財物開明。并贊陳素之勇毅可用。寫好了。便交給陳素。這時飯已做好。衆人便團團坐下。飽餐一頓。席間。莊廷鑣向

陳素問起宋煥兒何以和他不對的根由。細極雖已知其勇毅猶未悉性情故以此探之陳素便坦然說出。原來宋

煥兒因打不過尤慶。投降託足。他妻子便和尤慶有染。宋煥兒自不敢過問。後來竟說

明了。二人共妻。陳素眼裏看不下去。曾向尤慶說過兩次。勸他另娶一個。休這般胡混

不清。聲名難聽。不知怎樣這話被宋煥兒知道了。說陳素不應該離間他們的交情。奇

世間竟有此等人因此便把陳素降做火頭。莊廷鏞聽他訴說明白。方知其中底細。極力安慰陳

素一番。陳素異常感激。飯罷。莊廷鏞便叫他三個姪兒。將吳之榮、吳仲榮等一家人提

到草堂。却沒綑縛。此是作者力避他人窺白處莊廷鏞叫他們全都坐下。吳之榮等被擒時。已嚇得魂

靈出竅。接着便被鄒珏、鄒瑛二人押着。二鄒久不露而此處特點出一爲看守吳之榮等之補筆一爲照應二鄒筆鋒圓活已極不敢動彈。

及見莊廷鏞等肅清山寨。又和邱氏兄弟講交情。吳之榮心裏一寬。暗想。這夥人都是

江湖上充俠士的。吳之榮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爲衆人不過充俠士蓋猶不信世間真有俠士也祇須拏言語騙騙他們。便可無事。

或許還保俺到任。也未可知。及至莊廷鏞叫他坐下。更加放心。且慢歡喜着就有好看的來忽見莊廷

鏞對他兩淚交流。不覺又有些忐忑。轉一想。他或者見俺是個大員。有什麼冤枉。向俺

聲訴求雪。也說不定。且待他說出時。隨便應着。脫了身再說。好心思到死也不改其奸正在胡思亂想。

忽見莊廷鏢轉換一副似笑非笑的面容。此心中慘痛已極之表。現也描寫深刻已極向他說道。吳大人。俺們萬

想不到在這裏相逢。真是天緣湊巧。我道是天吳之榮忙答道。義士不知在那裏和本司

見莊廷鏢呼之爲大人。便自稱本司將死。猶不忘驕真鑄花緣中兩面。眼恢復相會過。本司年老健忘。還望義

士原諒。莊廷鏢淡笑。心更痛矣。描寫入神道。吳大人。幸而俺從前沒見着你。倘使你認識俺時。俺也

早見闖王了。說到這裏。心中一酸。再也禁不住。便大喝一聲。惡賊。吳之榮。你害得俺家

好苦呀。今日你落在俺手裏。真是天可憐。教俺代俺一家人伸一口怨氣。惡賊。如聞其聲俺

莊家與你何仇。你害死俺一家。劫俺財產。作你陞官發財的門徑。惡賊。俺叔侄幾個含

辛茹苦。臥薪嘗膽。十多年。祇爲要手刃你這惡賊。……回頭向莊金仞道。仞兒。將桌子

擡過來。莊金仞忙將桌子拖到天井中。莊廷鏢便一把拎起吳之榮。走到桌前。叫僕儻

取一盞清水。將吳之榮按在地下。灑淚。向天叫道。莊氏列祖列宗。亡過的兄弟叔侄。俺

廷鏢。仰託靈佑。習藝八年。得於今日。拏住惡賊。爲莊氏吐一口惡氣。但望繼顯神靈。使

俺他日得活擒韃酋也。如今日宰給你們看。悲壯雄慘是聲是淚是說罷將左手拗住吳之

榮的辮子。辮子之爲用祇此而已此外犯了法好捉吊落水好拖起提起他的頭來。右手拔出寶劍。

從他衣領插下。反手一繳。劃開他的衣服。先時吳之榮還哀求邱大福邱大壽救命。後

來便莊祖宗莊爺爺饒俺狗命。情願拜給你做兒子。此時何不的亂喊亂叫。及至衣服劃

開已駭得叫都忘了。絕妙暈死過去。莊金仞莊金傑莊金人三個忙向前攀住吳之榮前

膀。踏住他兩腿。莊廷鑣將寶劍撬開他的口。照喉直刺下去。祇見吳之榮口中湧出一

般鮮血。兩眼向上一翻。哎呀也沒叫得一聲。就此死了。快痛莊廷鑣抽出寶劍。遞給莊金

仞。割下吳之榮的首級。叔姪望空灑淚拜奠一番。衆人齊聲向他們道賀。莊氏叔姪大

仇已報也。滿心痛快。謝了衆人。回身向草堂來。剛轉背上得臺階。祇見吳仲榮直挺挺

跪在當地。眼直口開。如泥塗一般。邱大壽見了。心中怒起。走過去。伸手便打他一個耳

光。喝道。賊你騙得俺好。休要裝死。俺總得收拾你的。吳仲榮被他這一掌。將魂魄從陰

司地府打了回來。連忙磕頭如搗蒜。說道。爺爺呀。家兄該死。真該死。俺情願代爺爺殺

他祇求饒俺一條性命。莊廷鏞也不理他。祇笑着拉了邱大壽的手。進內坐下。道：「這賊哄騙兩位賢姪。罪該萬死。祇是俺們殺他。人家不知道的。祇說俺們度量不寬。自古罪人不孥。還望兩位賢姪饒他一死。」邱大壽沒答言。邱大福道：「任憑世叔吩咐。」莊廷鏞起身仗劍下階。將吳仲榮辮子拖住。吳仲榮便殺猪也似的叫喚起來。莊廷鏞也不理他。揮劍先將他兩耳割下。鼻子削去。再將劍尖在面上劃了個省寫的「賊」字。細極賊字筆畫太多必劃顯也。纔放他就地倒下。接着便將吳家眷屬一律割去。鼻子家丁僕人除了女的。都削去兩耳。處豈太輕此輩豪奴何不一概殺却祇將吳之榮的兒子留下。其餘的施過刑。都趕下山去。處置已畢。莊廷鏞便叫僕僮將寨裏牲口全都牽來。揀下一匹好的。給邱大壽做坐騎。細極其餘的十多匹。都做馱馬。將油篋縛紮停當。叫鐵鞭陳素領着留下的精壯僕僮。扮做客商。將馱馬及吳之榮的兒子押着登程。送往崇島。陳素領命拜別。自去。這時天已黃昏。莊廷鏞便叫莊金人莊金傑兄弟兩個。隨後下山。暗中護衛陳素。并跟着他。察探他的舉動。倘有異心。便殺了他。接着馱馬護送回島。如他心口相應。不出岔子。送到島邊。不必

進島。便趕來開封。二人一一領命。收拾了隨身用物。辭別衆人。跨馬而去。莊廷鑑將諸事佈置完畢。各牽牲口。離了草堂。放起一把火。纔一齊上馬。下山長行。在路上。曉行夜宿。不覺已到河南開口鎮。這日。因爲裴國虎的牲口生病。不能行走。以下正裴氏兄弟正傳故從國虎敘起申

牌時分便落了店。洗盥畢。都到外面客座裏喫飯。祇見客店老闆走來。向莊廷鑑笑着央告道。老爺子。有椿事兒。得和老爺子商量商量。求老爺子千萬別動氣。我這小店裏地方逼窄。客房太少。祇因有個河南路上的鑪師王大爺到了。他每回打這裏路過。都是住的老爺子。您現在照顧我的那間上房裏。他如今仍一定要住那間房子。我和他說了半天了。這人真不講情理。沒法。祇好求老爺子您成全我。明日我再好好的弄幾樣菜。給老爺子道惱。我想老爺子年高有德。一定能夠體貼咱小買賣人的爲難的。所以老着臉兒來求您老爺子賞個臉兒。莊廷鑑還未答言。以下已入裴氏兄妹正傳故寫國虎出頭早拍桌嚷道。喂。休嘍。俺們花錢住店。先來先住。管他什麼鑪師不鑪師。難道鑪師便不講情理。硬叫人讓他的嗎。爺們不要舒服。也不住上房了。你叫爺們讓到那裏去。要爺們

住上房也是你。叫爺們讓也是你。你過來。俺瞧瞧你有幾個舌頭。這般翻三倒四的……莊廷鑣忙搖手道。休和人家爭閒氣。隨便那裏住一夜好了。如果這裏沒客房。俺們就走罷。說罷。便向客店老闆道。煩你將俺們行李搬一搬就是了。這有什麼要緊。客店老闆聽了。滿心歡喜。高聲應了個是呀。又哈哈笑道。過謝。便去將莊廷鑣的行李搬到客房裏。忙着叫伙計收拾房子。莊廷鑣一面喫飯。一面留神細看。祇見那老闆一霎時奔到櫃房裏。領着一個開路神一般的黑大漢直向上房去了。裴國虎等一班小英雄看了。氣得兩眼冒火。祇礙着莊廷鑣攔住。不許闖禍。強捺着氣。瞪目而視。一時飯罷。客店老闆忙走來。引莊廷鑣等到客房來。衆人進房。擡頭一望。祇見那房子黑魃魃的。如陰司地府一般。靠牆桌上。點着一盞油燈。半明不滅的吐着慘綠火燄。沿兩面牆根攤着幾張參差歪破的板牀。門邊還有一隻尿桶。沒進門。便臭着那陳尿的臊臭味兒。村鄉飯店客房景致描寫逼肖。吾恐數十年後交通便利。物質文明。人們必不知世間曾有此種地獄旅邸。則此書誠有歷史價值矣。裴國虎本是個公子哥兒。生長衙署。就是這次出門。也都住的上房。何曾見過這般的屋子。頓時怒從心上起。大罵混帳……

。莊廷鑣連忙使眼色止住他。便向老闆說道。請你把這尿桶給提出去罷。咱們使不着這東西。老闆諾諾連聲。方要去叫伙計。鄒瑛喚住他。道。喂。掌櫃的。俺們進店時。和你說過。要點個上房。男女分住。如今就算你說的那個王鑣師點了一間。也還有一間啦。俺們就在那一間裏擠一擠罷。這屋子實在太髒的難受了。快給俺們般回那一間去。老闆裝着笑臉兒。答道。客人對不起。實在祇怪得小店客房太少了。那王鑣師這回同了兩個兄弟。還有一位道長。所以三間上房。全得點下。求你老照應點兒。明天我再給各位賠罪。鄒瑛接說道。既是如此。你再給俺們弄一間客房。也讓俺們分個男女。可好。老闆聽了。躊躇了半晌。方纔答道。今天委實客人到的多。客房都有人住下了。就是這一間。也是央告客人騰挪出來的。因為小店裏就祇這一間大些兒。旁的客房。不但是小。而且也沒法騰挪。祇是承各位客官賞臉。讓上房。我沒法想也得想法。纔是道理。如今祇好將我自己的房子讓給兩位大姑娘。也不要算得房錢。我和我那老伴兒。且到後面牲口草料房裏住一宿。再說。鄒瑛等聽了。便不再說話。老闆便轉身去騰挪房間。

莊廷鑣忙一手拉住他道。天時還早。店裏已經收市了。您忙什麼。咱們且閒磕牙兒解悶。不強似警在牀上嗎。老闊連忙答應。便伸頭出房吩咐了伙計尿桶提出去。并叫他去關照內掌櫃。騰挪房子。方回身坐在門前牀沿上。陪衆人閒話。莊廷鑣便有一搭沒一搭的。和他談些生意經。慢慢的說到開客店的苦處。老闊低聲歎道。說給您老爺子聽。我們這碗飯。可真不是人喫的。譬如遇着您衆位這般體貼我們的客人。真是天佛照應。如今最不得了的就是三種人。真難招扶。莊廷鑣問道。那三種咧。老闊道。第一是過往的八旗爺們和小官兒。那大官大府。自有地方上辦差。還碰不着我們什麼。惟有那旗人和小官兒。架子比皇親國戚還大。錢却一文也捨不得花。一點不週到。便要拏片子送人到衙門裏去枷打。千央告。萬央告。央告得不送辦了。他便借此爲由。白喫白住。撒腿走了。若想他們給還兩個本錢。真得低頭屈膝的奉承。至多也不過照價得個五六折。還要被跟班管家打去一個九五扣。第二就是老萬歲手裏養的俠士劍士等人。結隊傳徒。橫行霸道。動不動就要動傢伙。要是稍許和他們論兩句道理。他們便豎

眉瞪眼成羣召伙的和你賭。狠說不定就要弄得你家傾業。盡第三是八卦教的師兄弟。喫要喫好的。住要住上房。臨走時。不但分文不給。反要索幾文規矩錢。輩分高的。一兩二兩。小兄弟們也得個三錢五錢。纔能開銷他動身。這宗錢。花了還不敢聲響。要是說他們兩句不是。馬上就有他們教友來尋岔子。這班教友。比那前兩種人。還要厲害。到處都有他們的人。王法是管不住他們的。官府有時還怕他們。和他們拉攏。我們小百姓。誰敢老虎嘴上去拔毛。惹了他們這班殺人不眨的魔王。管叫腦袋瓜子搬家。因此我們這開客店的。便成了衆人的孫子了。裴國鸞笑道。老闆。你這話不對。客店既然這般難開。你不開他。難道不行嗎。此言我亦要問且看作者如何補此漏洞老闆也笑道。這個。怨不得大姑娘要駁我。這話實在駁的在道理。祇是我們也另有苦衷。近年來。年歲不對。像我這般年紀。五六十歲了。田裏的活也做不來了。祇好靠着這店混碗飯喫罷了。要是收場不幹。沒飯喫還是小事。奇詭天下無如喫飯難。豈尚有難過喫飯之事。嗟乎高壓之下。民衆求生不得。當然視喫飯較易而安身為難矣。識此令人油然而生革命之心。第一就是地方上人和衙門裏人。第二便是八卦教友和山寨裏英雄。一聽得你是好好的歇業。就

說你發了財了。明敲暗詐。擄搶訛索。終要弄得你死不得。活不得。比開着店受的罪。還要厲害幾百倍。我們如今祇悔當初不該幹這營生。弄得騎虎難下。如今世界祇有兩條路。要是有錢便捐官。沒錢便入教。除此便再沒生路了。可憐我錢是賠完了。要入教年紀大了。教裏不收。所以祇好硬着頭皮。禁住火性。一天天的捱命。客官您想我們苦不苦。莊廷鑣乘勢逼他。道似這般說來。那王鑣師也一定是個教友了。老闆聽了。陡然一驚。道。方纔說話忘了神。沒記的他在這裏。說着。連忙起身向門外兩邊張望。見人影兒也沒一個。方始放心。重復坐下。縮頭伸舌。道。好險呀。描寫入神幸而這裏離上房遠。沒被他們聽得。要不然。我固然不得了。還要連累衆位客官啦。說着。便低聲細說道。老爺子問那王鑣師嗎。他是老萬歲爺宮裏喇嘛僧的弟子。本身是個四品軍功。在八卦教裏。當河南一帶的教首。打得一手好鐵球。黃河兩岸。都知道戲珠龍王霖的名頭。余太元。余仙師。身邊有三龍七虎。他便是第一條龍。掛着個鑣師招牌。往來傳教籌錢。這河東道上。沒人不怕他。身兼三項可怕的要素自然沒人不怕真是咳嗽一聲。就能要人的腦袋。我爲的衆位客官

是遠客。恐怕不明白。噢他的眼前虧。所以央告衆位。讓他一步。大家圖個安靜。莊廷鑣道。原來他有這大的來頭。多承您關照。祇不知他同來的都是些什麼人。爲甚沒見進店咧。老闆道。我也沒見。祇聽得他這般吩咐。有兩個兄弟。一個道長同來。要我整備酒筵。他們都是高來高去的。說不定。半夜裏纔來啦。莊廷鑣聽了。已經明白。心中暗自打算。鄒珏、裴國虎等也都會意。便不再問。祇和那老闆閒談些不大緊要的話。初更將近。老闆向衆人道了安置。便起身領夏小燕、裴國鸞到外面帳房裏去。莊廷鑣喚住夏小燕。向他附耳說了幾句。夏小燕微笑着點頭默會。自和裴國鸞去了。此笑大有道理。讀下文便知。鄒珏便將房門門上。轉身悄問莊廷鑣道。世叔可知俺要住做兩間房的道理麼。莊廷鑣笑答道。是不是犄角應敵。鄒珏、鄒瑛一齊拍手道。着呀。鄒瑛接着說道。俺倆見那王鑣師到上房去時。幾次回頭細看咱們。那店小二也不像老闆這般老實。一直和那王鑣師鬼鬼祟祟的。不時來窺探俺們。因此俺姊妹倆商量。暗中關照了小燕國鸞倆。借着男女分住。想埋伏到王鑣師隔壁上房裏去。後來老闆說辦不到。便逼着那老闆弄間外

面的房子。守着前進。俺想那姓王的久走江湖。必定已識破了俺們的行藏。看那店小二鬼頭鬼腦。必是他們一黨。這河南地面的教匪極多。俺們倘和他相鬥起來。店小二必幫着他去喚黨羽幫鬥。甚至關門斷路。放火燒殺。都做得到的。國鸞有打虎的能耐。守着前進。擋他們的救應。開俺們的出路。還有小燕幫着。便可萬無一失了。莊廷鏢笑道。您倆向掌櫃的要房間。俺便早已明白了。邱大福聽了鄒瑛的話。陡然觸起一樁心事。不知邱大福想起什麼心事。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清初天下甫定。吾漢人遭其塗毒者。一則爲各省駐防八旗兵之把持地方。蹂躪漢族。二則爲官闈侍衛血滴子之狐假虎威。恃勢凌人。三則爲八卦教徒白蓮教匪之成羣結隊。霸道橫行。人民爲其侮辱。地方爲其騷擾。不言可知。然在康雍乾時代。教匪之勢燄。尤爲接近社會。其受害誠如河海潢潦。錯流枝節。水銀瀉地。無空不入。此種實錄。於官書私載。歷歷可稽。本書對於此類。特爲誅伐。不遺餘力。本回以客店主人之口。烘托彼時情狀。已形容盡致。大有得一反三之妙。

第一百零七回

刺五虎小女郎施威 和兩族老英雄仗義

話說邱大福聽了鄒瑛的話。觸動心事。便問道。方纔鄒二姑說國鸞有打虎的能耐。不知他是幾時打虎的。這時俺到記起一樁事來了。俺哥兒倆離銅山縣一小站。便在一家客店裏遇着吳仲榮那賊。那店主人是個娘兒們。他說前面山上有許多虎豹。不讓俺已前申後過山。俺倆原想除了那擊畜的。後來給吳仲榮一纏。便忘却那事了。不知裴國鸞賢妹打的可是那山裏的擊畜。鄒瑛指着裴國虎道。您問他便知道詳晰了。邱大福便轉問裴國虎。裴國虎道。俺妹子打的正是您說的那山裏的畜生。不但是一隻。總共大小有五隻。全被俺妹子宰了。您見小燕姊姊馬後有兩大張虎皮。裹着俺們的長兵器麼。那就是那畜生的皮。邱大壽道。既然打死五隻。爲什麼祇有兩張虎皮咧。裴國虎道。這話說來話長。您說的那個小客店。叫做寡婦店。俺們在浦口鎮撞着。便結伴走到銅山縣。因爲正逢馬市。想買幾頭牲口。選來選去。纔選得了這幾隻牲口。耽擱了兩日纔動身。將莊廷鏞等行在邱氏兄弟之後的原因暗暗補出那天又晏了一點。未牌時分。走到寡婦店歇腳。那女

掌櫃也是說官府告示已前申後不許前行。還說那天有兩位河南藩臺的鑣客也沒敢下午過山。如今想起來他大概就是說您倆罷。莊大叔見他留的懇切便住下了。次日卯牌時分鄒大姑送了那地保一兩銀子說俺們是闖江湖賣武的有許多人不怕那山貓兒要他讓俺們過嶺。彙和寡婦爲難。他果然不說什麼告示。反說衆位都是英雄不妨事的一定一路平安。

馬。上。宗。旨。變。過。言。語。兩。般。錢。可。通。神。於。是。足。見。人。生。一。日。無。此。君。便。行。不。開。路。讀。之。令。人。感。喟。無。既。

寡婦店掌櫃的和

他再三說清白不是店裏不竭力留客。地保反說他不明世故。您看好笑不好笑。俺們當時也沒理會他。大眾祇一條心事向韓家山奔去。到了半山涼亭。莊大叔便關照俺們。大家準備弓箭暗器。這時滿山白霧迷濛。玉帶一般團在山腰。奇景令人神往俺妹子從來沒見過這般的景致。這時異常歡欣。他那頑皮性子一發便蹦蹦跳跳向山上直闖。莊大叔連忙吆喝他叫他休大意。他嘻皮笑臉的嚷着不要緊不要緊。寫來一片天真令人愛煞羨煞莊大叔便要俺和莊大兄弟趕去叫他轉來上路。俺倆纔出涼亭忽見俺妹子站在山澗邊呆看着俺高聲叫他。他纔拍掌喚道虎哥快來快來。您瞧那不是一隻豹子麼。咱們去

捉他去。孩氣活現此之謂天真令人愛煞

俺聽了。忙趕過去一看。果然澗那面有一隻小馬兒。那麼大小。

的一隻花斑豹子。俺方要放箭時。俺妹子早兩脚一迸。跳過澗那面去了。俺一把沒抓

得他住。正在着急。他已和那豹子鬥起來了。他跳過去時。豹子張嘴呲牙。前脚一撐。身

子向後一坐。兩眼放出兩道怪光。便向俺妹子躡去。呼的一聲。就要咬他。從來小說寫虎豹總不脫施君

美武松打虎之窠曰獨本書自虎豹之嘴直寫至虎豹之腿眼全身如畫可謂特別不羣之筆俺忙和莊大兄弟都跳過澗去。想幫助他。那知他

却一閃身。將那豹子兩隻耳朵抓住。左手抓住右耳。右手抓住左耳。接着兩臂一拗。此段

寫得入神已極蓋豹子冲來襲國鸞閃身讓過而以兩手交叉捉豹子之兩耳然後兩手還原閃成下文之妙事那豹子本來和俺妹子同一個方向頭朝

東。先是豹子對妻國鸞衝妻固向西也。乃因其閃身。被他那一拗。便拗的那豹子轉了個方向。還

要了個大翻身。肚皮朝天。俺怕俺妹子腕力不濟。放鬆那畜生時。反要喫他的虧。便高

聲叫他快攢。他果然兩臂一縮。再向上一甩。將那畜生從他自己頭上攢過去。接着翻

身。使個鴛鴦腿。一隻小脚兒蹬着那畜生的肛門。那隻脚便向他肚皮上踢去。那畜生

先還掙扎着。想強起來。後來捱了這兩脚。纔嗶嗶的怪叫兩聲。瞪着眼睛。斷了氣了。那

知他這兩聲一叫喚。祇聽得四面呼呼的虎嘯。接着大風吹的樹葉亂滾。豹聲召虎寫來層次井然這

時。莊大叔和鄒大姑鄒二姑。還有金人金傑哥兒倆。全都到了澗邊上來了。看見那般

情形。又聽得虎嘯。便都跳過澗來。俺妹子見這豹子這般容易打。他更加高興。聽得虎

嘯。不但不怕。反望崖上爬去。女孩兒心性愛好天然莊大叔叫他下來。他還說沒相干。再幹這麼三

五隻也不打緊。好勝是少年所不免的。斐國鸞當然不能例外。寫得入情入理。正說着。莊大叔已看見崖上伸出個虎頭來。便

指着叫道。國鸞還不下來。崖上不是一隻虎嗎。你下來射殺他罷。莊廷鑣見虎不自射亦不欲他人射而喚斐國鸞下

山射之蓋深知小兒女心性不欲人奪其功故特呼之耳若此心事以為父母則慈以為師傅則有方以為夫婦則愛以為友朋則仁義以治民則民大樂情之至者惟此體貼二字能安慰人能得人亦惟此體貼二字耳莊廷

鑣真善待青年善體貼人情者惜乎其不克治民衆人聽了。都彎弓搭箭的要射。莊大叔連忙止住。俺妹子怕人奪

了功去。忙爬在山崖半腰裏。左手抓住一把柴草。左脚抵住崖壁。半邊身子倒懸着。右

手一伸。崖上那虎便倒撞下來。俺們看時。那虎的喉間正正當當鎖着一支銅袖箭。俺

們方在看那死虎。忽聽得俺妹子歡呼長嘯。女孩兒性體描寫入神忙擡頭一望。他已爬上高崖。背

對崖下。高聲呼叫的跑得不見影兒了。俺這時恨極了他那頑皮不聽話。恨不得立刻

將他抓來。罵他一頓。

雖曰恨之其實愛之口吻逼肖

便也向峯上爬去。莊大叔說：看國鸞這樣歡喜。一定

是在崖上。又看見虎豹了。俺們快去幫助他去。休使他獨自一個。鬥得力乏時。喫虧。但是俺們休和他爭虎豹打。他女孩兒家好勝。俺們祇可暗暗幫他。待他不濟時。再打接應。衆人依言。都施展壁虎爬牆。向崖上爬去。莊大叔却用草上飛的功夫。先上了崖頭。俺走在頭裏。便也到了崖上。展眼一看。大石坪裏。死了兩隻小虎。俺妹子却在一座低頭巖下面。和一隻小水牛般的斑斕猛虎正在狠鬥。莊大叔忙領着俺。飛步趕去。一面走。一面叫道：國鸞。使兵器呀。怎和他笨鬥咧。這時。那虎正在拚命。腰上方着了俺妹子一拳。便退了兩步。豎起桅桿般的尾巴。屁股磨了兩磨。一聳身。跳在半空裏。直向俺妹子頭頂上罩下來。俺暗自喫驚。寫得好。裴國虎喫驚。所莊大叔急躡過去。要救他。他却一面答說：兵器沒了。一面低頭朝前一躡。虎腳踏地時。虎尾已被他抓住了。依樣畫葫蘆。照定那虎的肛門一脚。兩三頁書中一豹一虎一樣。踢死兩番。寫來各有精彩。故意作此雷同文字。以求出色。非才大如海者不辦。他那小腳兒鞋底尖上。殷師傅原給他裝上鐵葉鋼刀的。那虎怎經得這一脚。大吼一聲。立着不動。俺妹子便

左一脚。右一脚。使勁儘着踢。莊大叔笑喚道。國鸞。虎死不倒屍。孽畜死已多時了。你還踢他則甚。他聽了這話。纔住脚。伸手一摩。果然的皮毛都涼了。他便傻子般。嘻嘻笑笑。向莊大叔說。大叔。那邊倆小的兒。也是俺打死的。不知山裏還有麼。咱們向巖前巖後。再尋搜去。一齊宰却。免得留種害人。不尷不尬。這時。俺看他雖是逞英雄。裝作沒事人兒一般。臉色却變成灰白的。滿頭是汗。俺便上前攙着他。此處絕似耐廠寫武松必如此方近情理倘如俗手寫得面不改色反覺不近人情了想覓路下嶺。纔轉身時。衆人已都趕到了。齊誇他連殺五虎。英雄蓋世。他那一番得意。就是皇帝拏江山給他。辭換也不見得肯換。莊大叔恐怕還有虎豹出來。他再好勝要鬥。便催着俺。扶着他。照着採樵的小路下崖。他實在力乏了。也不能再逞強。獨走。將全身靠在俺肩上。慢慢的來到嶺上。莊大叔領着衆位。提了大小三隻死虎。到崖前。摔下。飛身下崖。將四虎一豹一齊抱起。過了澗。回涼亭裏來。俺妹子一頭走。一頭向衆位說。他殺死兩隻小虎的情景。原來他到崖上。便見着三隻虎齊向他奔來。他忙放袖箭。射死一隻小的。讓開那大虎。再拔刀刺那隻小虎。那小虎腰上中了一刀。恰遇大

虎撲來。他連忙一讓。沒來得及拔刀。那刀便被小虎帶跑了。

武行者打死一虎。黑旋風殺四虎。皆名震梁山。姑娘打死兩隻。射死

兩隻。砍死一隻。兼武李而過之矣。

說着他便記起那把刀來。問時。鄒大姑已取在手裏了。

你看他補筆之中。用補筆補筆之中。還有

補筆極盡五花八門之致。而絕不牽強。

俺們到涼亭時。已是午牌時分了。涼亭裏坐着許多歇腳客人。俺忙看

那牲口東西都在。方要進涼亭時。那些客人見俺們拖着四虎一豹一齊大驚。竟有怪叫起來的。一窩蠶將俺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的亂嚷亂問。莊大叔將打虎豹的事。大略說了幾句。內中有個王三。是當地地保的外甥。過嶺到親戚家喝喜酒去的。聽了這事。他喜酒也不去喝了。搶頭報似的。向山下去報訊。一面要衆人留住俺們。不一時。便有許多人都騎了牲口。飛也似奔來。俺們被衆人纏住了。不得脫身走路。待得這幾個人趕來。千纏萬懇的。便攙了俺們從原路下山。到地保家裏。這一來。便驚動了遠近許多男女。盡來看人看獸。鬧個不休。未牌時分。山那邊的人也來了。堅邀俺們到山那邊去。款待。俺們細問那孽畜的來歷。原來前年夏天六月下半月裏。有一夜。山那邊忽然失了一個睡在田裏乘涼的人。問尋了兩日。纔在山上涼亭後面草地裏尋着兩隻脚

掌。虎豹食人如貓食鼠。上半月留頭。下半月留脚。此理之不可解者。余曾親證之。再仔細一看。山上有許多虎跡。纔知有了虎了。隔了

兩個月。便有人看見兩隻虎。從此這山前山後的人畜。和過往客商。也不知被他損了

多少。地方上便打公稟報官。請懸賞打虎。那知不報猶可。這一報時。官府雖則懸了賞

格。打虎一隻。花紅銀一百兩。虎却沒人打得。這山前山後的百姓。可該死了。獵戶是一

月兩比。壯丁是一月一比。限內打不着虎。便要捉到衙門裏去打屁股。怕打屁股的。便

要挈銀子去搪塞。加上告示一出。遠近都知道這路上有了虎了。客商都繞路而行。因

此生意全無。差役的需索。却反比尋常倒加了好幾倍。苛政因虎而加甚。苛政且猛如虎。民無噍類矣。地方上簡直

毫無生氣。去年三月裏。有大膽的村人上山去打樵。瞧見了兩隻大虎。領着兩隻乳虎。

一隻小豹。虎生三子。夾一豹。生四子者。亦夾一豹。此豹之凶猛。且甚於虎。見耀廠筆記。從此知道了大小五隻虎豹。官府纔出示

不許已前申後過山。俺們代他除了這一窠孽畜。那些村人將俺們一班人看待得如

神聖一般。俺們苦苦的告說有事。不能見官請賞。又說了許多好話。次日纔放俺們過

山。山那邊的人接着。又鬧了一日。他們剝了兩張大虎皮。送來給俺們。却無論如何不

放俺們走。俺們怕耽擱路程時日。半夜裏悄悄逃走的。連夜趕着。纔趕到這裏。便追上您哥兒倆了。邱大福邱大壽兄弟聽了。大爲贊服。又去牀頭拏那虎皮看看。嘖嘖稱羨不已。正說着。聽見外面已打二更。鄒珪道。咱們歇息一會兒罷。回頭說不定要使大勁啦。妙語解頰作者慣作此等耐人深思之辭句莊廷鑣也道。真個的。俺們休大意了。說罷起身。取了彈囊彈弓。帶

在身旁。衆人也各將兵器準備好。展開包袱。攤在草席上面。各自打坐運氣。練習內功。

這時。天氣暫熱。衣裳單薄。用不着格外紮靠。時近三更。裴國虎先下牀。束腰帶。接着衆人也悄悄的下牀。收拾停當。莊廷鑣輕輕的到房門後面。立在門角裏。此尿桶之所以必須

細心讀者不知其妙輕輕拔開門門。猛的將門虛開一開。此江湖秘訣之一。恐門外有埋伏。貿然而去。致蹈危險也。然後將門敞開。揚

刀窄身而出。衆人隨後都躡出房來。循着甬道。走到天井裏。忽聽得前面叮噹亂響。似是兵器相撞的聲音。衆人暗想。難道他兩個倒先動起手來了不成。正沉思間。猛見前面屋檐邊。一朵紅雲。滾將過去。裴國虎眼快。看見是個渾身穿紅的女子。衆人心中大疑。連忙一齊躍上屋檐。縱眼四望。那女子影兒也不見了。便翻過屋脊。來到前進。這時

是四月下弦。

點清時日

雖有星光。却無月色。莊廷鑣悄悄叫邱氏兄弟守在屋脊兩頭。自己領

着鄒珏鄒瑛裴國虎莊金仞等。向檐口來。說到這裏。作者却不能不抽筆回筆。另寫一

枝人馬。使讀者容易明白。

作者狡猾。此要緊關頭。忽如橫雲斷山。另寫一事。使人急煞。雖此等筆法。使人彌增趣味。不忍釋手。

如今且說。那狄金兒

狄正祥。盧多兒。印瑞。芬。蕭忠。蕭厚。六人。結伴同走。鄒雷因爲男女不便。殷玄珠因爲曼

師歸天。心事已亂。都已先行。他們六人。便挽了李世龍。郝國雄。兩人。便道到赤霞莊。狄

金兒。探望父母。都還安好。便和衆人起程。萬之一因爲莊上人少。誠心留下李郝二人

幫忙。二人因爲情意難却。便打斷了到開封的念頭。暫在赤霞莊。幫同守莊。萬之一見

他六個都是孩子家。不大放心。便親自送到南京。過江從浦口鎖而行。想沿大路追上

任憑一個年長的玄門子弟。好託付照應他們。此意却沒向他六個說出。恐怕小孩兒

好勝。反倒因此警氣闖禍。祇悶在肚裏。連夜趕去。到了安徽邊界。恰遇着涌臂猿穆玄

莊。獨行至此。抱病在店。萬之一纔暗中重託了穆玄莊。又叮囑了六人一番。方纔自回

赤霞莊去守莊。過了兩天。穆玄莊病體稍好。想着奔喪。急於星火。不敢耽擱。領了雲中

龍狄金兒。二郎神狄正祥。小玉女盧多兒。銀鎗印瑞芬。白面金剛蕭忠。銅鎚蕭厚等六個。就地雇了長行牲口。迤邐而行。一路曉行夜宿。倒也平安。一日來到一個村鎮。名曰大橋鎮。全鎮有二三百戶煙竈。街市上各行買賣都有。甚是熱鬧。穆玄莊便領着衆人到鎮中一家悅來飯店打尖。行旱道路上喫飯而不住宿謂之「打尖」店小二攔在街心裏。一吆喝。那長行牲

口是慣熟了的。便一匹接一匹的轉身進店。穆玄莊等下了牲口。店小二自帶到槽上

去上料。另有招呼店堂的小二調排桌椅。問菜問飯。穆玄莊隨便要了幾樣葷素菜蔬。

幾斤白酒。大家坐下喫喝。正喫的高興。忽見外面街上人如潮湧。一齊向北奔逃。吆喝

雜沓。好似後面有大兵殺來一般。狄金兒等連忙停箸擱碗。跑到店前觀看。少年好事愛看熱鬧作者

因此特將六人與穆玄莊分寫敘述極爲得體穆玄莊便也起身趕來。祇見那街市上奔逃的人手裏都擎着兵器。

或是鐵鍬扁擔之類。驚驚慌慌。四面亂躡。祇聽得悅來店的老闆慢騰騰的說道。今天

孫家又打敗仗了。看這光景。倪家的教師本領真不錯。穆玄莊聽了。方要去問他仔細。

忽見另有一班人趕進鎮來。也都是手擎鐵器傢伙的。吶喊震天。衝將進來。爲首一人。

滿頭白髮。頰下銀鬚。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當先飛跑。穆玄莊見了。暗喫一驚。原來那

來的人便是他同門師兄弟神拳太歲李玄真。背後是他幾個徒弟。穆玄莊便將身一

縮。藏在人叢中。讓他過去了。方纔伸頭。叫衆人進店。坐下。便要店小二請他老闖過來。

叫他坐下。穆玄莊和他寒暄過。問他姓名。纔知道他姓袁。名保。便問他方纔是怎麼一

回事。袁保歎道。這事在俺們這裏算是見慣了。沒甚稀奇。要是遠地客官見了。真是奇

聞。難怪客官詫異。俺們這大橋鎮。界河兩岸。有兩個大族。河這面的一家。姓孫。全族有

四五千人口。僅算壯丁。也有兩千來人。他族裏有個叫孫大元的。住在這鎮北頭五個

山頭的大瓦屋裏。五個山頭。即五棟屋脊。換言之。即五進之瓦屋也。富有家財。這鎮上人都叫他做孫萬石。年已五

十。祇生下一個兒子。小名牛兒。富家子每以畜類名其子女。謂其易於長成。此風始於五代。至今猶甚。其迷信亦可哂。大元真看的他比祖

宗還要緊。待子比祖宗要緊者。比比皆是。素舐犢者之日衆何。真是含在口裏也怕蝕了。小牛兒十六歲時。便和對河

倪家裏倪成仁的女兒多子有了來往。倪家也有三五千人丁。族內富家也很多。且是

他族裏監生秀才縣丞典史都有。比孫家聲勢大多了。孫大元得知他兒子和倪多子

的事。便挽人向倪成仁求親。倪成仁瞧不起孫家。說他家雖有錢。却無官。和俺家門楣

不對。好大的門楣。笑煞人。執意不允。孫大元便想賭氣不要了。無奈他兒子孫牛兒迷住了。除却倪

多子。便一輩子不娶媳婦。孫大元急了。和本家族人一商量。非弄個官兒不可。好在他

族裏有個在衙門裏當過錢穀師爺的。也好算是他一族的尖兒。他能知道官兒買得

着。此所謂尖子之原因也。好大的經濟好高的見識。絕倒。便獻計。要孫大元花了錢。捐個官兒。大元先時却還不大相

信。疑惑是騙他的。官能買得且出村人。意外寫得深刻已極。後來又到縣城裏一打聽。纔知道本縣太爺本府老

爺都是花錢買的。他便一口氣奔回來。賤價賣了二千多畝田。託人給兒子捐了個知

府。二千多畝田在當時僅能捐個知府。可見田價甚賤。另外還被人家騙去許多銀錢。纔得了部照。這時大元便又託

人到倪家去攀親。不料倪家那些做官的。本家說牛兒的官太大。攀了親不好見禮。此

怪極。專制時代所謂禮教亦規定鄉黨齟齬不敘。爵此等語。非芝蔴官兒道不出。描寫恰合身分。仍然不答應親事。大元聽了。氣了個半死。設誓

再不和姓倪的結親。那牛兒偏不爭氣。依舊要和多子偷偷摸摸。倪家族人便說孫家

仗錢多。有意玷辱他家門風。聚了許多人。乘牛兒到多子牀上時。雙雙捉住。將牛兒毒

打一頓。還訛了孫家二千兩銀子遮羞錢。纔放牛兒回去。有錢便羞也。遮却了令人浩嘆。從此孫倪兩家

成了誓不兩立的冤家。也是合該有事。牛兒被打回家。不到三日。便嘔血而死。戀愛的犧牲者

孫家便和倪家理論。倪家恃蠻不理。後來孫氏打聽得多子肚中有了孕。大元便託人

說好話。想要回這產下的孩子。接續孫氏一脈香煙。却被倪成仁大罵一頓。又將來人

打了個半死。孫家忍不住了。便雇了許多打手。想將多兒搶來。倪家便說。孫家如要這

孩子。得給十萬銀子。是時之十萬。駭人已極。幾若現在之千萬。如果多子有個好歹。還要加倍。大元雖說是大富。

却傾家蕩產。也不足十萬。沒奈何。纔約期械鬥。祇因教友都幫着倪家。孫家已打輸了

三次。昨日在老遠聘了個教師來。不料今日仍舊打敗仗。穆玄莊聽了。問道。你們這地

方時常械鬥麼。此間有深意。存焉。聰明之讀者當已知之。袁保道。俺們這裏械鬥。雖是常事。却是這般大陣仗。真

罕見。正說間。祇見一個頭紮包巾的大漢。拄着一條花鎗。領着十多個農人模樣的人。

各各手持鐵器。衝進店來。喝道。你這飯店的老闆。可是姓孫麼。袁保聽着大驚。忙硬着

頭皮。走到店堂裏。裝着笑臉兒。此笑甚慘。柔聲答道。俺這小店。是姓袁的開的。不姓孫。大漢

又喝道。既不姓孫。俺們到了這裏便是客。你們應該盡些地主之誼。纔是呀。袁保連忙應道。有有。便叫伙計快辦酒菜。大漢圓睜怪眼。大喝道。誰要喫你的鳥酒菜。俺們打了勝仗。你們便連賀儀也不送一份嗎。妙絕竟有硬索賀儀者袁保聽了。頓時手足冰冷。酒菜在積威之下尙可奉

承提到銀子便手足冰冷描寫商人心性刻畫入微

大漢見袁保不言不動。便向他帶來的人喝道。這店裏定是奸細。

給俺搜。

聲口逼肖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得來

一個搜字纔出口。那些人便饞狼餓虎般亂向帳房裏擠去。曰。

撲不曰湧更不曰奔而祇用一輕輕的擠字便將當時情形及匪徒心理完全托出家用字之神祇在一二字間能知此乃能握筆為文矣

大漢急從櫃檯上跳將進去。方

要伸手去打銀櫃。陡覺後頸捱了一下。痛不可當。急回頭一望。却是個渾身穿紅的美

貌年輕女子。頓時忘了痛。也顧不得厲害。伸手便想去抱住他。

意欲何為其心可誅

原來那女子便

是小玉女盧多兒。見大漢這般無禮。

豈僅無禮簡直無理

大喝一聲。使一個開門見山。雙手向大漢

一插。再向外一分。接着使個雙插花。嘩啞兩響。大漢臉上早着了兩下。直打得滿面通

紅。眼中金星亂冒。不覺又羞又怒。方要回手。却不知怎樣的便爬在地下了。

絕

急忙翻

身起來。腳還沒立定。撲的又爬下了。這回却休想起身了。蕭厚早照定他後腦。啪的一

銅鎚。祇打得腦漿迸裂。袁保見打死了人。而且打死了倪家的教師。

此教師爺大可與慶頂珠劇中之教師爺結為

手足。嚇得嘖的一聲。仰後便倒。穆玄莊連忙搶過去。伸臂接住。安慰他道。您休着急。俺們

是官府派來專辦地棍痞徒的。

安慰愚昧鄉人祇有此法

有禍事時。不與你相干。他聽了。纔略為放心。

這時櫃房的那班來人。已被蕭忠。蕭厚。印瑞芬。盧多兒。打了個落花流水。抱頭鼠竄。四

散奔逃。穆玄莊竭誠慰藉袁保。叫他休怕。天大的事。自有俺們擔承。袁保心中大定。忽

然一積伶道。他們一定是去喚那老教師去了。俺們也叫人通訊到孫家去。衆位幫着

再打一復場。打贏了時。孫家一定有一份重禮。相謝衆位的。穆玄莊笑着點頭道。你去

喚來也好。可是俺們不是幫他家打仗的。你休錯會了俺們的意思。

蓋恐袁保疑其誑孫大元富有而出頭望謝也

袁保便叫伙計去喚孫家的打手。那伙計去不多時。祇聽得吶喊如潮。接着便見李玄

真領了無數的鄉人。將悅來店團團圍住。自己領着幾個門徒。百節蜈蚣張萬。鎮黃河

古振宗。開山太保李唐。小溫侯呂吉。小羅通王天保。和倪家請的男教師大鵬。周德。女

教師白妖狐宮羨章等。七八個人。闖進悅來店來。印瑞芬不知他便是李玄真。緊一緊

手中銀桿花纓玲瓏雀舌鎗。好雅緻流麗的鎗名蓋作者熟於古兵器有武庫之名故能層出不窮耍了個蟒蛇出洞。一個箭步。

向定李玄真前心刺來。李玄真見他使短花鎗。知他本領不弱。這傢伙功夫不深。休想

使的動。極寫印瑞芬却是藝高人膽大。李玄真祇立着屹然不動。待鎗到胸前。說時遲。那時

快。橫雲斷山故施狡滑妙極李玄真立定身子。祇擡起左腿。攔面一掃。祇聽得噹哪一聲。銀鎗落地。印

瑞芬大驚。方要回身掣背上的寶劍應敵。李玄真喝一聲。賊丫頭。揚起雁翎刀。照印瑞

芬頭頂砍來。印瑞芬忙使個海底撈月。大翻身。讓過了刀鋒。就這翻身裏掣劍在手。此

處眼目思之情景如繪絕非胡譏瞎說可比如此文字非諳武術者不能寫出纔要招架還刺。宮羨章見印瑞芬是女子。便叫道。李爺

讓俺來結果這丫頭。女子無不好勝者寫得切極這邊穆玄莊恐印瑞芬敵不住李玄真。早提起虎眼

竹節鋼鞭。躍來架住李玄真的刀。說道。二師兄。咱們師傅在開封坐化了。大師兄也在

杭州圓寂了。他生病時。你不去視疾。他死了。你又不奔喪。你也有弟子的。這般不講道

理。怎的教訓他們。俺們與你何仇。你何必苦苦的和俺們作對。惹得外人誚咱們玄門

弟兄自相殘殺。依俺相勸。師兄。您且到開封走一遭。也盡些師弟的情誼。李玄真哈哈

大笑道。你休多嘴。俺祇知爲國復仇。興教滅韃。固不錯其如行非何什麼師弟不師弟。你就此快走。

罷。俺念從前相處之情。饒你一死。若再囉嗦。須知俺李玄真刀下無情。穆玄莊氣的哇

哇大叫道。李玄真。你竟這般無禮麼。休走。喫俺一鞭。李玄真微微一笑。休笑多了當心要哭道。穆猴

兒。你定要送死麼。說着。便架開鐵鞭。緊一刀。向穆玄莊咽喉砍來。穆玄莊急架相還。兩

人鞭來刀往。上下翻飛。戰作一團。狄金兒立在後面。看着。便悄悄向狄正祥說道。俺倆幫

穆爺一手去。狄正祥忙抽劍向前。狄金兒也掄刀奔去。一同直取李玄真。李玄真不慌

不忙。左攔右格。祇見刀光霍霍。越殺越勇。張萬。古振宗。李唐。呂吉。王天保。周德等見了。

一齊上前。這裏盧多兒。蕭忠。蕭厚等。也各舞兵刃。上前接戰。頓時混戰作一團。就中單

說印瑞芬。獨戰宮羨章。周德兩個。將劍使得風雨不透。呼呼作響。宮周二人聚精會神

的向他進攻。無奈尋不着一絲破綻。三人戰了三百多個回合。宮羨章見印瑞芬的羅

漢劍法。精熟異常。便心生一計。將身向後一退。趁這空子。扔却手中兵器。却拾起地上

印瑞芬失落的銀桿花纓玲瓏雀舌鎗。如此寫門前無古人突的向印瑞芬腿上刺來。印瑞芬沒防

着他忽然換兵器。見花鎗刺來。忙將兩脚一跳讓過。這時周德捉着了破綻。心中大喜。

乘印瑞芬雙脚離地時。盡生平氣力。掄起手中九環刀。照定印瑞芬左腰上砍去。印瑞

芬大驚。在這讓無可讓。架不能架的時候。險極雙脚離地身在空中之際萬不能避而劍在右手不能轉讓左腰如此情形真萬分危險不知作者何法解之

心中一急。急忙奮起精神。仗鐵臂工夫。此功夫極難練習武術家言習此者以沙袋懸樑際日夕掄臂擊之且日增沙一盃於袋中至沙達二百斤時能一聲

而使沙袋觸屋瓦乃為完功以後此臂雖刀鋸擊斧不能損微膜矣將左臂迎着周德的九環刀格去。突的將刀架開。接着使一

個鷄子翻身。再使右手揮劍照周德臉上一揚。待他避讓時。將右臂照定那刀背猛的一

擊。祇聽得噲的一聲。刀環齊斷。刀已扔到二丈以外。寫得神采奕奕情景逼真吾於此歎觀止矣●寫印瑞芬出色已極。這時

宮羨章大急。忙使鎗扎來。印瑞芬伸左手一把抓住鎗桿。同時右手起處。周德人頭落

地。宮羨章大驚。狠命一拔。那知道鎗如銅澆鐵鑄生了根一般。休要拔動分毫。心中一

慌。正想要丟手。說時遲。那時快。印瑞芬怎肯放過這破綻。纔殺了周德。便順手掄劍。向

後橫掃過去。宮羨章連忙低頭一讓。印瑞芬乘此左手使勁。向前一築。那鎗桿兒嘖的

一聲。向宮羨章小腹突將進去。絕宮羨章祇叫得一聲哎唷。仰身便倒。這時蕭厚正和

古振宗對敵。忽見身邊倒下一人。忙轉眼一看。見是宮羨章。順手一銅鎚。可憐年輕貌美。本領高強的女孩兒。祇因所投不正。便落得個腦碎腹穿。身敗名裂。印瑞芬連殺倪家男女兩個教師。精神陡振。四面一望。衆人正在捉對兒廝殺。穆玄莊敵住李玄真。狄金兒敵住張萬。狄正祥敵住李唐。蕭忠敵呂吉。蕭厚敵住古振宗。盧多兒敵住王天保。其中祇有蕭忠。鑷法散亂。看看不敵。印瑞芬便收劍極細挺鎗。直取呂吉。大叫道。蕭大兄弟。您快助您兄弟去。讓俺來殺這賊。李玄真見連喪了兩個教師。衆門徒又不能取勝。便高叫道。孩子們。咱們外面街上鬥去。說罷。便漸漸的朝外面退。想引穆玄莊等到街上。叫衆人圍捉。不料蕭忠得印瑞芬替下。連忙退到牆邊。整紮衣服。帶鬆衣亂可忽然望見李玄真立着不動。祇將刀上下左右。攔架砍劈。猛然的計上心來。覷定了李玄真的後腦。啪的放出一支毒藥袖箭。李玄真和穆玄莊鬥得正酣。兼之年老耳目不及從前。這時方低頭躲過穆玄莊的鋼鞭。不料有支袖箭從後射來。猝不及防。被他射在後頸子上。突然一痛。手忙脚亂。又被穆玄莊一劍劈在腿上。有意不殺而使之受傷用心深甚啊唷一聲。支撐

不住就地蹲下。蕭忠見了大喜。忙躍將過來。舉刀就剝。穆玄莊連忙架住蕭忠的刀。喝道：休得如此。甯可他。不仁。不可我不義。二師兄。您快離此地。俺們萬事皆休。倘您再要

在此橫行。休怪俺不認同門之誼。此乃穆玄莊為袁保着想耳。穆玄莊此舉在舊禮教為神聖舉動。實則李玄真之不肖。曼因應早除之。乃曼因生時不剪除之。則穆玄

莊必以為曼師有所顧惜。而冀其懺悔。故體師心。不為誅惡之劍。劈而為嚴厲之忠誠。是以李玄真之為惡。雖曰曼因縱之。亦無不可。穆玄莊不負責任也。故吾人於穆玄莊此舉。就任何學說立論。皆不能非之。與李玄真前言針鋒相對。張萬、呂吉等見師傅受傷。大慌。無心戀戰。一齊跳出圈子。奔來扶起李玄真。古

振宗一把將他背起。衆人且戰且走。奪門而出。恰遇着孫家壯丁。結隊來打復場。又大

殺一陣。倪家人衆見李玄真受傷。心慌氣餒。此輩吶喊的英雄。祇能仗他抱頭亂跑。自相踐

踏。死傷不計其數。孫家人衆這時氣壯人雄。喊殺震天。亂打亂殺。生擒活捉。直追到界

河邊上。張萬等保着李玄真。見衆人奪船。便落荒而走。倪家人衆一大半奪船競渡。不知

比端陽競渡一小半從橋上逃跑。或謂倪家人衆何以不都從橋上逃跑。豈不便當此乃一大漏洞。斯誠

倪莊則過橋仍未脫險。不如船之可以任意所之。不善讀書者之論調。須知船可任意。他去孫家人衆既獲勝利。必直奔脫離險境。故大半人搶船。謂予不信。請閱下文。不料方過大橋。樹林中孫家埋伏齊起。將倪家

人衆前後一圍。二三百人都生擒活捉了。那奪得船艘的人。在河中望見。也顧不得水

勢汹涌。時正四月桃汛未退。管飛棹而逃。這時孫大元父子已到河邊來。大叫：俺們捉倪成仁去。衆人聽了，便向倪莊飛奔。穆玄莊聽得，連忙趕來，大叫道：休追，俺有話說。要知穆玄莊所說何話，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苛政猛於虎，古今同慨。本書於土豪劣紳之奸惡行爲，寫之極詳，且皆與當時人筆記相符合。此作者極力保存時代特點處，故本書深有歷史價值。寫裴國鸞殺五虎固難，不落人窠臼，而寫其獨自動作，衆人絕不動手相助或分工，則更難而又難。乃作者祇輕輕的以莊廷鑣體貼裴國鸞之女孩兒好勝心，而使衆人袖手，設想運筆之工，直臻化境。

此回敘兩族械鬥，雖是鄉村常有之事，而獨能狀其橫蠻無理，且於家族之害，尤針砭入微。

此段爲莊廷鑣、夏小燕、印瑞芬、裴國鸞之正傳，如太史公之合傳體，且於書中有名而未敘及者，一一補寫，如穆玄莊、李玄真等，此文章之幻化處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52B

姜俠魂先生最近編纂

楊塵因先生評

飛 劍 駭 聞 俠 僊

莊病骸先生批

全書 兩大 厚冊 定價 一元 二角 特價 七角 二分

▲雍正乾隆……三百年來

▲有驚天動地的

飛仙異事 劍俠奇案
一百餘件 盡在其中

飛仙劍俠得天地正氣……日月精華修煉而成
此種傳記為古今名著……才子心胸燦爛而出

近代劍俠……神出鬼沒

極盡擒龍伏虎之能事

三百年來……朝政巷談

純係雕龍繡虎之文章

……有皇族謀刺案……有官場賄賂案……

……有江湖大盜案……有國際不平案……

……本書對於雍正年間之軼事……即如……

江南大俠甘鳳池一傳

由姜先生不惜重金覓得故友……

松江才子朱鴛雛先生遺稿

此傳是有二萬餘言乃根據古塚中秘藏之稿纂

述而成爲劍俠界之珍聞小說中之秘錄也尚有

光緒年間李鴻章軼事與朝鮮大俠馬壽傳白蓮

教軼事大著皆係實事非常名貴其生知友莊病

骸先生大著皆係實事非常名貴其生知友莊病

爲大文豪手筆快人快事皆足以爽心悅目者也

上海四馬路書里 錦里 環球圖書公司 電話 中央 三三 七〇